

吳興掌故

一至七

吳興掌故

八至十七

臣書心拜經蘆舊藏有國記卷尾有國冊
明府手記二行戊辰冬十一月自太湖東山歸
廟居手記手甚作兩冊并記科經題跋記

未錄





吳興掌故集叙



予及徐君伯臣遊於吳興
其俗朴險而學因結廬九霞
坐尻焉 佐掌故集若干卷
寄予大韻采拾湖誌所遺在

正史諸子集可稽證疑是時
者錄存亡如漢人載籍豈令
悉屬之文學掌故云史論北
利曰賤利病所繇并典除大
嬰輒附己意見言臆覺駮詳

予蓋喟然悲傷莫志焉徐君
少奇抱固謨起而建所名
以顯於世乃其時命鬱塞久
之弗克振勉就武縣令文竟
不合弃去今老矣先是徐君

尊公歿卜塋昇輿今其言曰
先子採土所存吾鞶已補甃
湖心曩紆紀事日取閱之嗟
乎徐君不能忘湖人詎能忘
斯壘哉君子遇者而興於位

可以沒區息矣予以莫是集
青可裨湖政者迺與之題其
簡端

嘉靖庚申歲浙江督學使吳
郡范唯齋譟



重訂吳興掌故集序



余繙閱之餘嘗取事閱吳興在
手錄成帙既得長谷先生所刻
掌故集賞其先獲我心會從先
產先躬為校讎索余作序者

余三後斯集至風土記而歎代
逸降如江河日趨於下也吳興
風似往最近古以樸其士人雅
穉率素潤達而峭直猶有先
民典型其里閭力本重穡經

歲勤動唯斤以儉勤長子
孫無敢傲康以墮先業自
樸一散而習於煩貌潤言甘軟
美少滑因是繁縟其節文綢
繆其歎接命曰周委而俗始

趨佻矣迨樸又散而習於夸
具含綺衣競相矜傲室齋民之
蓋藏以矜追逐自謂東能免
俗而俗始趨汰矣迨樸又散
而習於媮業曠惰農游間

陸博幾市與野爭民微貴
者走死地如騶轉嘆昔人無

知而俗始趨蕩矣迨樸又散
而習於澆日詡看語粗巧聞
捷正真為慙清脩為拙譁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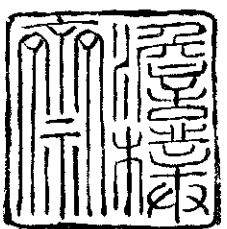
槩於尊親機閤騁於內省而似
流失世敗壞濫觴將何底止
蓋先生松產僑寓吳興每
津之此中風土獨收其樸謂
勝松遠甚今相距特數紀此

中之樸百不存一似翻與松
相習即先生又能與之何語
云已雕已琢還近於樸善近
樸者常塞其翹然自張之溢
情而獨尋穆然渾噩之初意

端在坦夷用在儉嗇本在勿
農道在敵厚其轉移係在
斯土者而共砥風靡士大夫
與有責焉余親先生命篇
首以宦業而即次以鄉賢

命之矣

萬曆乙卯夏日澹樸居士
茅瑞徵伯符書



吳興掌故集引



余自嘉靖丁亥遊於吳興樂其土風晏然
安之也爲作掌故集自正史至稗子諸書
與舊錄所具或至放失及余膚臆之見允
可備誌家之采拾者咸錄焉吳興在澤國
上游其俗素樸厚絕無技巧淫靡之習自
漢以來流寓及宋南渡諸賢類多居此蓋
有自也夫其本俗儉嗇加以君子之遺風

故至於今以尚禮節稱焉顧余以筆札之
役自效其私而衰遲滯薄實多慙負聊附
於野史之家而已山空日永灌園采藥之
暇以其成錄對之几案千數百年故實一
舉目可盡則固山家一種樂事也因序而
藏焉雲間徐獻忠識



吳興掌故集目錄

卷一

宦業

卷二

鄉賢

卷三

遊寓

卷四

著述

卷五



金石刻

卷六

文苑藝文

卷七

藝文

卷八

名園

卷九

古蹟

卷十

山墟

卷十一

水利

卷十二

風土

卷十三

物產

卷十四

雜考一

卷十五

雜考二 人物餘

卷十六

雜考三 宦餘

卷十七

雜考四 記異

吳興掌故集目錄畢



吳興掌故集卷之一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陽閱

後學茅獻徵校

宦業類

吳興自昔為名郡邑賢者樂遊其地自魏晉以後仕者或志慕閒散往往請乞於此志載不深攷索或僅列名職而政行不及或併其名不載蓋自吳萬或而下四十有二人焉予所聞見尚有闕畧仍不能無望於博雅君子云

吳萬或為烏程令與孫皓相善時國內欲立長君或遂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儔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立之皓立後以或為丞相

吳孫河為烏程長邑人吳粲為小吏河深奇之後河為將軍得自選長吏因表粲為曲阿丞

陸璣為吳太子中庶子任烏程令嘗撰毛詩草木鳥獸

蟲魚疏二卷

見崇文總目

館閣書目載璣字元恪吳郡人其書但附詩釋義寔於采拾似非通儒

晉張茂會稽人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攻城殺之先是茂夢大象以問萬推推曰君當以大郡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獸者守也象必以齒焚其身

出異苑

茂妻陸氏吳郡人茂既被害陸氏念恨乃傾家資率茂部曲為先登以討充充敗乃詣闕上書謝茂不克之責詔褒茂夫妻忠烈並加封爵

出本傳

晉庾桓為吳興太守先是孫恩寇陷會稽吳興人邱尅與胡祭部驃共殺吳興太守謝邁以郡應恩謝琰高素討斬之并誅恩所署餘姪令郡人沈穆夫四年恩

再陷會稽殺謝琰時庾桓繼守吳興恐郡民復從亂
殺男女數千人以安之

晉許裴字季顯嘗為烏程令

見世說新語方正篇許侍中註

宋邱靈鞠烏程人曾任烏程令鄉賢類卷

宋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閑刀筆汎涉書史仕

為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按正

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

宋周嶠汝南人任吳興太守

元嘉中吳興人卜天與為左細仗主廣威將軍死於

元亮劭之難郡人沈慶之佐武陵王駿討劭誅之先

是劭加嶠為冠軍將軍時王誕起兵會稽檄至吳興

嶠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邱珍孫殺之舉郡應誕

宋郗顯泰始中為吳興太守時孝子錢延慶為父報讐

殺人自繫獄顯表於朝不加罪

宋王琨為吳興太守因濮陽吳慶之有志節欲以為功

曹答曰走無人性情直以明府見接以禮所以奔走

歲時若欲見吏是畜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

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宋沈文秀為吳興太守

蒼梧王元徽四年蕭道成輔政沈攸之舉兵荊州時沈慶之之子文宿守吳興攸之宗族殺之以報慶之之怨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爲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撰文釋傳於世

齊江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少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爲吳興守以祐爲郡丞

齊邱寂之仕故鄣縣令

寂之字應玄烏程人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

墨旨彧方於車中爲教然後開彧歎曰不意郅君章近在閣下即轉爲主簿後在故鄣專以廉潔御下於時丹徒令沈嶺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爲也政當在季孟之間

王彧爲吳興刺史

見前脚寂之條內

齊袁彖永明中爲吳興太守御史中丞沈深彈去之後至建武中彖從弟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績父在蹴白愜車免官禁錮

梁何敬叔爲長城令平居以廉稱忽榜門受餉得米二千斛他物稱是人多譏之有頃悉以貸貧民輸負租

斗米尺帛皆不留

此一條見志

梁褚潛字士洋由曲阿令歷晉安王中錄事正員郎烏程令兄游亡即棄縣還爲太尉屬潛之爲縣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

梁到仲舉字德言到彥之之孫洽之子也仕爲長城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帝又嘗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於室內由是祇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仲舉爲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爲帝賓客

庾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篤志好學仕爲尚書左戶郎

陳文帝守吳興以爲郡丞

陳陰鏗仕故鄣縣令

鏗罷故鄣詩見文苑上故鄣只今安吉孝豐地吳王昔采銅於鄣山

周文郁仕吳興太守其子寶安重拜吳興太守

文郁字景德陽羨人以材武事陳文帝溫寇除克其功居多及破徐嗣徽蕭勃功成授開府儀同三司歸除吳興太守寶安字安仁折節讀書馭文郁士卒甚有威惠文帝深器重之及平王琳有功重拜吳興太

守襲封壽昌縣公子名碧嗣

唐余蟾丹陽人任烏程令

見弘農楊夔所撰烏程脩建廨宇記

許鏞高陽人爲湖州錄事參軍

見楊夔錄事參軍新廳記

陸龜蒙

張搏俱仕爲吳興郡丞李蔚盧攜景重之志以張搏列

在太守或自郡丞遷授也

顧道衍字正平野王之孫開元中舉進士又登文學優

贍科仕爲湖州司功參軍廉平惠愛獄簡訟息民稱

焉後棄官歸吳築室奉母年七十卒

崔孚博陵人天寶末由越州餘姚令改湖州長城令長

城之里又加於前政成秩滿解印罷去優游自得獨

善其身興元元年疾沒於宋

見白居易博陵崔府君神道碑

張宣唐寶曆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安吉令

前定錄云宣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出謁前夢一女

子年二十餘曰妾有十一口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

後得安吉令乃知陰騭已定及秩滿將選又夢前女

子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然家屬止三口爲累耳及

唱官乃得臨安令三口臨字也其前定如此

揚華任烏程令僧皎然有酬烏程揚明府華雨後小亭
對月見呈詩

夜涼喜無訟霽色搖閒情暑退不因雨陶家風自清
凝結停片景發咏淨秋聲何事禪中隱詩題忽記名
李洪仕爲湖州長史皎然有奉酬李中丞洪西亭即事
見寄兼呈吳馮處士時中丞量移湖州長史一首云
愛君溪上住遲月開前扇山火照書卷野風吹酒罇
爲誰留此物意在眼中青樵子逗煙墅漁翁宿沙汀
主人非楚客莫漫譏獨醒宿昔邢城功道高心已冥
貧將到處士放醉烏家亭

李萼任湖州防禦副使

大曆七年顏魯公刺湖州辟富陽丞李萼爲湖州防
禦副使

權器任湖州判官

先任校書郎

楊昱任湖州判官

先任大理司直

二人俱爲顏魯公所辟公之刺湖以墾草闢田之務
委之李萼其閱簿檢吏接詞政之務委之器昱等而
境內晏然

宋蔣靜釋褐調長興尉獲盜數十人悉貸遣之曰吾不
利汝以希賞汝亦無得爲盜盜感泣後皆爲良民

左文質景德七年攝湖州長史嘗著吳興統記十卷

王堯臣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元曾遇字心傳華亭人宋丞相魯公公亮之裔博學敏

文詞尤攻書學元時以薦授湖州路安吉縣丞致仕

與王昭大詹潤徐順孫齊稱爲雲間四俊

元趙廷芝華亭人第進士調歸安縣丞元世南人登進士自廷芝始

趙與應言蘭溪人宋湖州府通判其弟與言侍在湖遂繼希永後任浙西安撫使生子孟頫字子昂

已上四十有一人新舊志俱不曾錄其名職其名

雖具而政行不詳者附錄於後

晉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爲吳興太守時至姑熟辭桓公因問桓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桓言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祖言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桓間日白云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桓欣然納之時王坦之桓彛在坐見所進惟酒一斗鹿肉一柸皆愕然祖言徐曰明公云飲三升納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桓公諸人並歎其率素勅中厨更設精饌極歡而罷

納守吳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倅恠納無所備乃私蓄數十人饌安既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倅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杖倅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穢我素業

懷帝永嘉四年義興人錢璿反周玘討平之玘乃魴之孫處之子也三定江南瑯琊王睿以玘爲吳興太守於其鄉立義興郡以旌之割陽羨及長城之西鄉屬之

愍帝建興元年周玘卒子總使吳興功曹徐馥殺吳興太守袁瑒尋討平之左丞相睿以玘弟扎爲吳興太

守

周扎守吳興時惠帝第四女臨海公主羊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值亂掠賣長城民錢温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太守周扎以聞於是殺温及女以適譙國曹統

晉成帝咸和二年蘇峻據溧陽反詔以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郡諸軍事峻陷建康潭舉郡兵同吳興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討峻潭母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爾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乃盡發家僮以助戰貿所服環帶以給軍資賊平

朝廷知其憂國忠誠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
安帝隆安元年司徒左長史王厥使前吳國內史虞嘯
父入吳興義興募兵以討王國寶赴者萬計國寶死
厥謀以其衆討王恭兵敗厥走死收嘯父下廷尉以
其祖潭有功免爲庶人

晉謝邁爲吳興太守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
人胡桀却驃等破東遷縣邁姪方明勸邁避之不從
賊至遇害

王子敬爲吳興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
書已有意爲子敬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著新白纈裙

晝寢子敬乃書其裙幅及帶皆盡欣覺遂寶之後以
上朝廷

宋元嘉中謝述爲吳興太守時帝弟司徒義康坐事歎
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惟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
宜其及也

宋泰始二年吳興太守王曇生舉兵應潯陽臺遣吳喜
討之即克義興時都水使者孔璪屯吳興南亭曇生
見璪計事璪大懼墮狀曰臺官所構惟我而已不亟
去將爲所獲即與曇生奔會稽東軍遂敗

宋褚淵字彥回尚宋文帝女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

徽二年以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爲吳興太守史誌稱

而不著其名爲唐高祖諱也

王仲實作彥回碑有云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襟帶實惟股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

謝朓字敬冲孝武初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置數斛酒

寄其弟吏部尚書淪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朓尋棄官去

南史載朓爲吳興時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遁節不全爲清談所少豈以時事不可爲故自汙以免耶

王僧虔爲吳興時以工書見稱人以羲之前爲吳興而僧虔足繼其後然當時孝武欲擅書名虔不敢自顯於大明間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

齊武帝永明六年吳興饑西陵戍主杜元懿乞領攝西陵牛埭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歲可增稅額四百萬會稽行事顧憲以爲吳興之民連歲失稔封土從豐良田饑棘元懿幸災邀利事不可行乃止

齊謝覽與王茂遠約官至侍中不復更謀仕進後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平生不畏強禦由處俗情薄也茂遠爲侍中後亦澹然自守

謝覽出爲吳興時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
橫前守皆折節事之覽將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遂去其
舩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爲
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淪及東海徐
孝嗣並爲吳興名守覽皆過之昔在新安頗聚飲至
是遂稱廉潔時方之王述云

齊王秀之字伯奮祖父敬弘性貞正不與權貴往來及
致仕即隱居吳興之舍亭山秀之爲諸王長史時行
事便歎曰仲祖之識已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
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守吳興郡隱業所在心

頭爲之到郡脩舊山移置輜重

按敬弘本傳舍亭山屬餘杭是時屬吳興

統內即今德清之市亭山也

齊張稷字公香爲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
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
候稷者滿水陸稷車裝逕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
如此

齊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以都官尚書遷吳興太守郡多
標剝有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
路不拾遺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常
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

去境內以清敬則少時屠販於湖至是入烏程市見屠肉斫歎曰吳興昔無此斫是我少時作也乃召故人飲酒說平生殊不自屑

梁王騫字思寂梁祖於鍾山造大愛敬寺思寂有別墅在寺側良田八十餘頃是王丞相賜田高祖遣主書宣旨就思寂求市以賜寺思寂答旨云此田不賣若是勅取所不敢言高祖怒付市評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出爲吳興太守

張纘字伯纘范陽方城人梁大通中爲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靜人吏便之後徵爲吏部尚書

范岫字楸賓濟陽考城人學問該博進止以禮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有梓材巾箱經數十年經費遂不改易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

袁昂爲吳興太守梁武初起獨拒境不受命梁使駕部郎江革遺書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從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

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阻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倉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昂門時事於武至今北地傳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關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托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王昏虐曾無悛改荆雍協舉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後建康平定梁使豫州刺史李元禮巡撫東土勅元禮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臨辱元禮至吳興宣旨

昂亦不請降但閉門撒備而已後徵昂至都使與豫州刺史馬仙理同入曰今天下見二義士

張嶷字四山由太府卿爲吳興太守侯景圍建業遣弟伊率兵赴援城陷景遣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嶷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鑿助神茂擊嶷軍敗乃釋戎服坐於廳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將捨之嶷曰死爲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嶷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向爾處求恩於是皆死

梁吳興太守杜龕王僧辨之壻也僧辨改吳興爲震州

以龔爲刺史龔恃僧辨之勢素以法繩陳霸先之宗族及霸先殺僧辨使兄子禧還長城立柵以備龔龔遣兵攻禧不克已而吳郡義興相繼降霸先陳禧周文郁合兵攻龔於吳興龔將杜泰與禧通勸龔出降龔妻王氏曰仇隙如此何以降爲因出私財募士擊禧等大破之龔勇而無謀嗜酒常醉杜泰開門納陳兵龔尚未醒禧使人負至項王廟前斬之

唐咸通末湖州牧趙濛李超相次俱狀元及第而鄭渾之爲蘇州錄事談銖爲齷院官鍾輻爲院巡俱廣文二郡土地相接時爲語曰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崔元亮與元微之白樂天皆貞元初同年生也元亮名最後自詠云人間不會雲間事應笑蓬萊窟後仙後白刺杭州元刺越而崔刺湖州白以詩戲之云越國封疆吞碧海板城樓閣入青天吳興窟小君應屈爲是蓬萊窟後仙

獨孤問俗爲湖州刺史時寇亂攻陷州縣使將軍辛敬順於金鷺山築城以守亂平兵曹參軍慶澄兼武康德清二縣令復築武康城於餘英溪北上元四年問俗重濬郡城之濠

李師悅之守吳興也廣明中黃巢倡亂犯闕翠華有西

南之幸梁鄭周秦之甲閣手無敵甲辰年師悅以彭門之師擒巢於萊蕪傳首成都明年春帝始還宮悅遂以工部尚書守吳興後帝念其功詔加防禦使始開幕延賓增吏拓制度以節鎮行事於是召烏程令余蟾於間散拔錄事參軍許鏞於曹掾後薨於郡治湖州刺史高彥

唐昭宗時李師悅子李彥徽奔淮南錢鏐取湖州天復二年杭州將徐綰許再思作亂湖州刺史高彥遣子渭將兵入援死於靈隱綰後奔田頔揚行密破頔獲綰檻車送之錢鏐鏐剖其心以祭高渭

昭宣帝天佑三年高彥卒子灋代爲湖州刺史灋性亮忍嘗與州吏謀曰吾欲盡殺百姓何如吏曰如此租賦何從出當擇可殺者殺之耳時灋糾民爲兵有言其怨咨者灋悉集民兵於開元寺前給云犒享八則殺之死者逾半在外者覺之縱火作亂乃閉門大索凡殺三千人吳越王欲誅之灋以州畔附於淮南舉兵焚義和臨平鎮鏐命指揮使錢鏐討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門拒灋灋奔淮南三月吳越王巡湖州以鏐爲刺史留行思爲巡檢使與師友俱歸錢塘行思謂同列陳瓌曰王若以師友爲刺史何以處我

時瓌已得鏐密旨遣行思詣府乃給之曰何不自詣
王所論之行思詣錢唐數日瓌遣其家亦至行思恨
瓌膏已會鏐自衣錦歸將謁行思取鏐擊瓌殺之因
詣鏐所與師友論功奪鏐欲刺師友鏐斬行思以師
友爲婺州刺史

宋滕元發光祿受知神宗以議政與荆公不合遂出爲
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池安許見至國門又中飛
語謫知筠州是時臧舟國東普照寺陳表自辯神宗
大悅以公知湖州乃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
員外郎與公壻何洵直邦美同曹聞公得湖以詩賀

曰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
案吏水晶宮裏謫仙人蓋公初第即倅湖州距是三
十年矣

蘇子瞻守湖州謝表云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
之人亦安臣之教令又云知其愚不識時難以追陪
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表進言者以爲
謗在任甫三月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赴獄一子稍
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穉至宿州御史符
下取書於家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
怖死婦女恚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

悉取焚之

蘇子瞻知湖州建陽陳師錫掌書記軾下御史獄師錫
薦朋友之義安輯其家後子瞻入西掖薦以自代明
著其事仕至殿中侍御史

胡宿知湖州前守滕公適當安定先生教授乃大興學
校費錢數萬未訖工而公去羣小沸然謗公用錢有
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籍胡公於坐折之曰
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公之謀有不減何不早告乃
隕拱以觀其去而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慙
爲公書籍

余端禮字處恭孝宗時知烏程決事風生庭寂如水台
湖嚴三州有口算錢曰丁絹臨安之民口算錢曰身
丁民不能堪公請與復三年

錢顛字安道無錫人熙寧間由烏程令召爲御史裏行
王安石初行新法上疏論安石歷官以來莫不曰尊
尚堯舜遂致公輔今乃首以財利之說言行乖戾剛
狠自任魯公亮位居丞弼被遇三朝反有畏避安石
之心更相稱譽以固榮寵安石大怒貶監衢州鹽稅
覬行謂御史孫昌齡曰君奴事安石以得御史亦當
少念報國君爲美官自以爲得策即我視君犬彘不

若也時人號爲鐵肝御史即是而觀烏程之政可測矣

陳之茂紹興間守湖州因民間丁絹太重因請折絹以五千錢爲一匹仍止歲額爲定不以添丁而增賦詔可其奏自是湖州以五丁科絹一疋嗣後余端禮仍乞七丁始科絹一疋

薛季宣字士龍乾道八年知湖州時

張南軒與書云論及學校之事此爲政之所當先也

湖學安定先生經始當時作成人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

讀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士子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用爲進取之資轉趨於薄此極害事若曰於程文之外明義利之分教薰涵養使漸知趨向則善也又一書云吳興下車寢久學道愛人之志亦可少施否某每念時事若此良由士大夫鮮克務學之故蓋天理之微爲難存氣習之偏爲難矯譬諸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未盡則於彼有尺尋之差矣自惟不敏惕然夙夜不敢遑暇思得良友相切磨以庶幾乎萬一其願見之心誠非可以言喻也

楊長孺伯子嘉定間守湖州彈壓豪貴收養小民治聲

赫然冠蓋之士相與肖像祠於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列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提舉將行辭先聖禮畢坐講堂命取所祠像題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雨色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云可怜戴工部獨樹不成林伯子乃誠齋長子故名長孺守吳興時母夫人羅氏於郡齋種苧躬緝爲衣時年八十餘矣揚公分月俸以奉之夫人忽小疾後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

元虞志道字彥高無錫人以茂異起爲校官其學務在

明體適用文章必本于理教授湖州學受知于趙承旨

踐履篤實後學師尊之所著有雲陽集

見毗陵人物志

宋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脩城郡守趙希觀屬

良貴作記內用浩浩字希觀因時相史彌遠父諱浩欲改之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友玉葉也聞者壯之

吳興掌故集卷之一

吳興掌故集卷之二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鄉賢類

自昔載籍所傳類多華耀之士然猶有檢拾不詳者
焉至於伏藏原野晦蹟關柝雖有卓行殊賢其腐沒
盖多矣予覽吳志亦不能無憾於斯故所采錄頗著
云

漢費汎

仕為梁相
烏程人

吳興掌故集卷二

鄉賢

費鳳字伯簫汎之長子初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宰司舉其才賢乃讓其弟而退身還鄉其後故鄣不靖命君試守即討平之轉堂邑令年六十六而沒其弟仕爲九江太守早卒又以腴田讓與弟之子行義高卓詳見卜者石勛誅辭之碑一子亦早卒遺孫字元宰

吳徐詳字子明烏程人陳壽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確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廈其擢掾之佐乎

聞人顛吳興人晉孝武太乙十二年上疏攻會稽王道

子嬖人趙牙帝由是疏道子

晉吳達烏程人性至孝友值饑年而疫父母兄嫂及羣從幼小十有三人皆卒達在病鄰里咸以葦裹而埋之達夫妻幸存晝則傭賃夜還燒磚伐木期年成七墓塋十三棺達夜行遇虎虎輒避之太守張崇之義其行加羔鴈之禮命補工曹吏以門寒固辭不就後舉孝廉太守王韶之有贈詩見文史類

沈道虔武康人少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兄子共釜庾之資困

不改節郡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乃出鄉里少年相率受學貧無食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學者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常侍不就

宋邱靈鞠烏程人少好學善屬文曾爲烏程令不得志秦始初坐事禁錮太守褚彥回謂人曰此郡才士惟邱靈鞠及沈勃耳乃啟之明帝除太尉參軍

沈麟士字雲楨祖英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樂安令麟士幼俊敏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岳

拊其背曰斯文不墜其在爾乎張永爲吳興守請麟士入郡沈聞郡後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張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沈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文忘其疲倦必欲飾混沌以娥眉冠越客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耳

宋錢延慶烏程人秦始元年其父錢仲期爲吳慶恩所殺時延慶屬役在都聞之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郁顯表不加罪許之宋羊緝之烏程人女名佩絰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爲女表

邵玄之吳興人東遷人能傳五經文句宋時顧歡吳郡之監官人從之受業

宋邱景嵩字彥先吳興人以節義聞父康祖任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畜產悉讓與兄震之震之推齋屋三間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後終於奉朝請沈僧昭字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甲午日夜著黃冠醮於私室時詭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爲太山錄事幽司有所収録必僧昭署名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

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邊有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爲幽司所使實爲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存一乃苦求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口皆殲位止廷尉卿聞人愛吳興人齊高帝時年十七歲結客報父仇爲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齊邱雄烏程人父冠先永明中使蠕蠕不屈節而死武帝以其不辱命以錢一萬布三十疋賜雄雄不受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事臣父成例也今僧朗返塋塚瑩臣父堙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孟景翼吳興人好老氏道齊惠文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竟陵王子良使景翼禮佛翼不肯造正一論大

畧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贍於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有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寶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俾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

齊太子詹事張緒領揚州大中正長沙王冕薦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官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

齊卬仲孚烏程人大司馬王敬則反於會稽兵逼京師
仲孚時爲曲阿令敬則前鋒奄至仲孚謂吏民曰賊
雖乘勝氣銳而烏合易離若收船艦決長岡埭瀉瀆
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則大事濟矣敬則
值涸瀆果不得進兵敗而死

卬仲孚爲山陰令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
一卬蓋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玄相繼宰山陰並有
政蹟仲孚皆過之也

卬令楷吳興人善詩與齊蕭文琰濟陽江洪餘姚虞羲
共打銅鉢響滅卽詩成皆可觀竟陵王子良甚稱焉

吳規吳興人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
及綸作牧郢蕃規從江夏遇張纘出之湘鎮路經郢
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
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
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忿哭
兼至信宿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
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竟不得
其死

沈炯字初明武康人梁元帝徵爲給事黃門侍郎時尚
在王僧辯幕下魏克荊州被虜甚見禮遇以母在東

恒思歸國爲表奏之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靈可
祠有魯就荒大庭之迹無民伏惟陛下降德漪蘭纂
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罍于海浦禮日觀
而稱功橫中流于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
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
落茂陵玉筮遂出人間凌雲故基與原田而撫膺別
風餘跡帶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
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
愚心忝稷非馨敢望徼福但雀臺之帛空悵魏君雍
邱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淒戀奏後遂獲東

歸

梁邱遲字希範靈鞠之子也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
並見異之武帝引爲驃騎主簿出爲永嘉太守至任
下教曰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饌壤一
都之巨會而曝背煦牛屨空于畎晦績麻治絲無聞
于室巷其有耕灌不脩桑榆靡樹遨遊塵里酣脯卒
歲什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徒立高慙
仲蔚而三徑没人是非盛世之民名都之俗草其習
故務其本業維新化理安育老穉雖謝文翁之正俗
庶幾龔龔遂之遺風

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瀟命爲儒
林不就

姚僧垣字法衛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菩提
梁高平令留心醫藥僧垣幼通治仕梁爲太醫正武
帝嘗因發熱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
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殆元帝有腹心疾諸用平藥
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進湯果下宿食而愈金州
刺史伊婁穆病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
自持卽爲處湯三劑初服卽上縛解以次盡除卽爲
合散一劑兩脚疼痺復緩曰霜際此患當愈既而果

然後仕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壽縣令
爲集駢方十二卷長子察南史有傳次子最

沈德威字懷遠吳興人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
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爲國
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遷太
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爲尚書祠部卽陳亡入隋官至
秦王府主簿

姚最字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
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德殿最預爲學士隋文帝
踐極除太子門大夫後襲爵北絳郡公及平陳察至

即讓封於察轉蜀王秀府司馬秀陰有異謀最竟任
爲罪論者義之

沈客卿武康人美風采善談論博涉羣書與施文慶少
相親昵仕陳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辯頗知故
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
事多施行然頗事刻削士庶並責關市之估每歲所
入過於常格後主大悅尋加散騎左衛將軍遂與文
慶俱掌機密臺城失守隋晉王以其重賦厚斂裁之
章華吳興人陳後主時同郡沈客卿等用事上書曰昔
高祖南平百粵北誅逆虜世祖東平吳會西破王琳

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
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
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
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殘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
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
姑蘇書奏即日斬之

吳季德處士名馮菱湖人僧皎然有杼山禪居寄東溪
吳處士詩季德善詩詞故皎然所寄專以詩言

徐孝德長城人生女名惠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八歲
屬文孝德命擬離騷爲小山篇曰仰幽岩而流盼撫

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徃於是所
論著遂傳太宗知之召爲才人遷充容永徽元年卒
贈賢妃後其妹爲高宗婕妤弟齊映映子堅堅子嶠
皆以文學名

揚衡吳興人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登第見其
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寵
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孟東野有悼揚衡詩

沈千運吳興人元結篋中集云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
強振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所爲文皆與
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焉

嗚呼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祿位皆以忠信
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
誰爲辯士吾欲問之

王季友張籍皆有過沈千運舊居詩

沈亞之字下賢學於韓退之與皇甫湜以文往來元和
七年以書不中第李賀有詩送之

杜牧之守吳興時過小敷山弔沈下賢一首

亞之登進士至太和初李同捷反乃授栢耆德利行
營諸軍計會使亞之以殿中侍御史爲其判官會李
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者乃馳入滄誅同捷諸將嫉

其功比奏摺詆之文宗不得已貶者循州司戶參軍
亞之貶南康尉張祐送亞之南康尉一首

嚴惲字子重烏程人皮日休傷之其詩序云予爲童在
鄉校時簡上抄社舍人牧之集有與進士嚴惲詩後
至吳一日有客曰嚴惲予志其名久矣遽懷文見造
於是樂得禮而觀之其所爲工七字徃徃有清便柔
媚時可逸駭於常軌生舉進士亦十餘計偕予方寃
之謂竟有得於時也未幾歸吳興後兩月雪人至云
生以疾亡於居矣噫生徒以文詞聞於士大夫竟不
名而逝豈止此而堙沒耶於是哭而爲詩

詩見藝文類

閻士和烏程橫山人皎然有舟行懷寄詩一首道場山
下有歸雲菴其得名蓋出此詩云二月湖南春草遍
橫山渡口花如霰相思一日在孤舟空見歸雲兩三
片

梁耿茗溪人劉長卿有茗溪酬梁耿別後見寄二首長
卿南謫睦州道出吳興與諸名士游衍故梁有別後
見寄之作

施昌言吳興人寶元間仕殿中侍御史嘗撰唐文粹後
序

姚鉉吳興人集唐文粹一百卷其序充雅可讀蓋一代

文士

丘光庭有弟
明書五卷

丘光庭烏程人列太學博士嘗承縣令余蟾檄請編集
吳興遺事羅隱有酬光庭詩

施肩吾吳興人元和十五年進士後隱居豫章之西山
所居在歸安縣東施渚鎮

李季蘭吳中女冠也高仲武評其詩上做班姬則不足
下比韓英則有餘不以遲暮亦一俊嫗

季蘭與諸賢會集烏程開元寺知劉長卿有陰重疾
戲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托舉坐大
笑以爲美談

宋時吳興狀元及第賈安宅莫儔黃朴三人吳潛雖狀
元及第自是溧水人第後始寓居吳興郡志妄載潛
而不及莫儔儔雖小人而此錄固不可遺也石林燕
語云及第必有賜詩惟莫儔一榜不賜政和末御史
李彥章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詔送勅局立法
何丞相執中爲提舉官遂定命官習詩賦杖一百故
是榜官家不賜詩而賜箴未幾知樞密院吳居厚喜
雪御筵進詩稱口號是後上聖作屢出土大夫亦不
復守禁或問何立法之意何無以對乃曰非謂今詩
乃舊科場詩耳

陸蒙老元光嘗爲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幕官有好讒
同列者一日同會聞蟬幕謂陸曰君可詠此陸卽席
詠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糧莫倚高枝
縱煩響也宜回首顧螿螂其人聞之自是少戢

賈收字耘老有詩名東坡爲守與之遊耘老有二婢名
大小荷葉東坡時時戲之一日乘舟過賈浮暉閣收
不在見其子添丁留詩有云淚垢添丁面愁伍舉案
娥娥指荷葉也坡去卽後有復東云貧固詩人之常
齒落目昏當是兩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又坡東
滕達道云吳興風物足慰雅懷郡人有賈收耘老者

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軾尤與之熟願
公時顧慰其牢落也

賈安宅在鄉校肄業廬後產雙頭蓮花守兵白教授
率諸生觀之折取諦玩葉間隱隱有金書賈君姓名
諸人共致慶語勉之力學以來歲大魁相期輕薄子
笑曰賈癩子作狀元天下無士人也時正病瘡遍體
故云至秋獲薦送廷對爲第一

賈公之子名燿仕爲鄱陽丞

劉一止字行簡宣和三年進士仕給事中僅百日忤秦
檜罷去間居十餘年以次對致仕檜死被召力辭進

雜學士卒年八十三著非有齋類稿五十卷茗溪集三十卷

弟寧止亦中第立朝梗亮論疏凱切

沈復德清人壽皇朝爲板曹貳卿一日上問板曹財用幾何合催者幾何所用幾何虧差幾^何復一一奏對訖於所佩夾袋中取小冊進呈無毫髮差上大喜次日問宰相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爲遂特除簽書樞密院事

倪文節公思立朝剛介不苟合嘗言與其爲有瑕執政寧爲無瑕後官故慶元嘉定之間屢召屢出名重天

下

公與秀郎爲鄰頗爲侵越地界公曰住場好不如肚腸好墳地好不如心地好真良言也其薦揚萬里劄子好賢愛國之心萬世可仰

公生六子祖仁祖義祖禮祖智祖信祖常祖常有崑良之譽

仲疑作作即著

寓簡者

沈仲喆字明遠歸安人紹興五年進士仕江西運官嘗作詩忤魏良臣陷以深文奪三官不得志以卒

章淵字伯深援之孫也博學有文以場屋待士薄如防寇盜遂不就舉後用蔭入仕自號懲室子所居有箬

溪草堂

丁注字葆光元豐間余中榜進士善歌誦有間雅氣象
所居清源門內家有二園一在所居一在奉勝門內
經鉅堂志載施大任參政年九十有二沈持要詹事年
八十有二李季叔參政年八十有一皆耳目聰明步
履輕捷夜書細字三賢難老皆以絕欲早效驗章章
如是

俞汝尚歸安人仕至青州僉判與其妻素達理性汝尚
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去君
俟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汝尚爲文誌其墓

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我亦行矣即熏沐跣坐而化
孫莘老嘗表其墓子有任仕爲節推東坡有送節推
詩

朱承逸爲湖州孔目官夜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視之
一人携妻子欲共投水問之云負勢家錢三百千督
責無以償耳朱即護歸見債家悍僕羣坐朱諭之曰
以三百千錢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吾當代還亟
取券來如數還之其人感泣願爲奴不聽復以三百
千資之而去

慶曆中知州事馬尋會六老於南園六老者侍郎郎簡

年七十九司封員外郎范說年八十六衛尉寺丞張
雄年九十一劉餘慶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貝
琰年七十二胡安定先生爲記

談鑰吳興郡人仕宋樞密院編脩官撰吳興志二十卷
倪祖常字子武歸安人仕宋戶部郎中文節公第六子
有學行

沈瀛字子壽吳興人少入太學即有重名仕止帥幕平
生業多所著述見葉水心序

施仕衡字德求嘗試中校官爲宣州簽幕仕竟不達

吳僧文捷戒律精至孫莘老爲守問呂吉甫如何時吉

甫在潤州持服捷曰只三年便在官家左右更有一
人白皙而肥一人美髯而長後三年吉甫果參大政
同列韓之華馮當世皆如其言

僧居簡號報本長老有知人異術慶曆中蘇舜欽除名
居姑蘇唐詢彥猷守湖州與蘇善蘇過訪之唐命居
簡相視簡乃設榻留之中夜登蘇榻若聽其息者蘇
覺疹其脉良久曰來得也曷更無他語他日蘇將行
又過問之曰若得一州縣官肯起否蘇大不意因不
復言明年起爲湖州長史不赴而卒

宋釋法瑤姓楊氏河東人永嘉中過江遇沈臺真請居

武康小山寺年過七十飯粟飲茶永明中勅吳興禮
致上京

僧贊寧讀書強記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
有安鴻漸者文辭雋敏尤好嘲咏嘗行遇贊寧數僧
相隨鴻漸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應聲
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蓋鄭谷
詩有愛僧不愛紫衣僧之句也

元宇文公諒字子貞湖州人初領鄉貢入浙省試院頭
占一席舍其案上有宇文同知四字後試官閱卷以
文不中式將黜之時坐主龍麟洲先生西老儒也年

八十餘始過江浙力主此卷卒置榜中及會試果登
高第授同知婺源州雖曰爵祿前定蓋亦陰德所致
公年少時嘗館授巨室其閨愛中夜來奔堅拒不納
明旦托以他故歛書告別此非陰德歟出輟耕錄

趙孟頫字子昂以集賢學士家居見夫婦操敝舟爲活
者公識其人惻然問曰我衣食爾夫婦供洒掃鷗波
亭可乎夫婦欣然居之一日公緩步至亭問其居此
若何夫婦感激以爲得所惟憂身後無斂形之具耳
公曰我適行間憶奎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
就亭圖之神速特甚俾鸞爲身後計持至駱駝橋好

事者以十千構之

松雪晚年家居名重四遠有稱雪菴居士書刺謁公公曰青蓮居士耶香山東坡耶不許見公一日送客不覺出門外見一人伏於地問之踟躕不敢言但致願見之誠公曰爾非昨來雪菴居士者乎遂呼使入齋見之禮頗豐又出彬筆兩枚王右丞雪裏芭蕉一軸公遽言爾來欲吾題此畫耶濡筆題而歸之

子昂之內人管夫人能畫與詩嘗入覲中宮命寫梅稱旨命題之云雪後瓊枝嫩霜中玉蕊寒前村留不得移入月宮看

費察仕元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謚榮敏公自吳興別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爲義人稱爲費佛子有牟嶽所撰墓誌在華亭鳳凰山

國朝溫祥卿長興人耿炳文守長興與張士誠相拒以祥卿爲謀主後官工部尚書墓在仁王山西北麓

王升字晉叔德清人其子名軫仕爲崇信縣令升寄書

云自舊年十一月初二日南潯別後至今凡四得書鎮江高郵寧陵鄭州者餘一書不知寄何人必浮沉矣三月十一日汝兄會朶至剛於德清書中簡畧不

知從者何及同遊俱無恙否且言歲中可至任不知
果然乎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黃冊里長及歸安
甲首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也正擬
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弓兵分管十二
都但辦什物勾捉軍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
也家中上下俱無事倘或挈家須在彼稍安詳度可
否然後來取恐川途迢遞或遷轉不常跋涉勞頓今
我稀年又一老景侵尋倘

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以盡餘年若宛
轉仕途則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不審有否

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爲榮若彼處關友則不必也凡
事清心潔己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慎勿以
富貴爲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當此
言爲受用也治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
己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書及
羣經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
不惑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爲範不可縱恣忠定之事
律許則行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倘有的便可買附子
一二枚川椒一二斤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覩也臨川
奴世生俱無疾但諸子未出瘡疹爲憂耳浙西米價

極廉白者半分一升可見太平之時矣雖有來者而往者絕不可得汝之外舅向曾寄書與盤屋俞主簿祇候去若達希聲於十一月望後逝世餘外親俱安就令知之路遠作書不能詳盡

此書寄與御史臺勾管宇文桂被

太祖皇帝搜出特詔獎賚之仍令有司除本戶雜役
余詮安吉人

洪武十六年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恂等年皆七十餘

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

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後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

賜勅放還

見皇明
啟運錄

倪文節公思嘉定初與金人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爲二府功欲遷秩者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已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已盟戎奈何反以爲慶乃止

吳興掌故集卷之二

吳興掌故集卷之三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遊寓類

夫士有四方之志不爲里巷之所羈繫者多矣或山川靈秀觸目寄懷而遂超逸駕或朋儕契偶攬衣結睇遂相聯附或感亂傷時圖存裔孺或絕塵遠俗寄興幽貞非營獨徃之業則存諧素之願固在在有之而吳興爲尤著故以存其跡云

漢錢林字元茂建平中爲諫議大夫後王莽專政來隱於平望鄉陂門里梓山之東穿菴造村背山臨流子孫因家焉

今長興吉祥鄉有陂門里或古平望鄉也

吳羌因王莽亂携妻子隨梅福東隱於吳後居烏程之餘不鄉人因名其所居山爲吳羌山云今其子孫散見者甚衆

沈戎初爲九江從事後徙居餘不鄉其後子孫之盛見於史傳者一百五十八人三十八人有正傳餘皆附見宋梁陳間皇后三人尚主者五人仕宦之多至今

爲吳興之冠

陳達漢太丘長六世孫永嘉中爲長城令遂家焉陳霸先其七世孫也

邛俊漢平帝時持節安撫江南屬王莽篡位因留居烏程後其子邛騰隨光武起義南陽累仕至大司馬卒塋於烏程

庾翼汲郡人仕晉爲蘭^陵令奮節將軍隨元帝過江爲吳興郡丞因居烏程翼生豫章太守鎮鎮生征虜司馬建武將軍欽信欽信生宋晉熙王兵曹參軍黯黯生南臺御史高高生齊驃騎大將軍益真益真生梁散

騎侍郎僧朗僧朗生陳給事中五兵尚書宗見魯公集

晉何徽渡江居吳興生子楷字克準爲吳興太守曾孫

何子平見宋書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人少好學善屬文仕齊爲江夏王
行參軍以曾祖松之嘗令故鄣因家焉

陸羽字鴻漸復州人唐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

嗜茶著經三篇詳見自序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人唐肅宗慕其高尚命待詔翰林
後出爲南海尉遂放浪江湖與陸羽往還因托迹吳

興其兄松齡懼其不返也和其漁父詞云樂在風波

釣是閒草堂松徑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

且須還又兄鶴齡恐其遁世爲築室越州東郭

所著玄真子及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後憲

宗圖其像求之不可得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

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

崔元亮磁州昭義人元和中爲吳興刺史因家於長興

縣西之崔灣

顧雲字垂象池州人風韻詳整與杜荀鶴殷文珪友善

同肄業九華咸通中登第爲高駢淮南從事師度之

亂退居雲川杜門著書後宰相杜 奏雲與盧知猷

陸希聲錢翊韓渥司空圖等分脩宣懿德三朝實錄
書成加虞部員外郎

陸龜蒙字魯望吳江人仕爲吳興郡丞因置茶園顧渚
山著吳興實錄笠澤叢書及松陵集有病卧田舍自
遣詩可知居湖之興味

宋蕭德藻字東夫三山人嘗宰烏程遂家焉所居在弁
山有千巖競秀因自號千岩老人有千岩集行于世
楊誠齋序曰近世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
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岩之工緻皆予所畏也

姜夔字堯章番陽人少從父宦遊古沔女須因嫁焉千

岩老人在沔與堯章相得遂攜過茗雪以兄之女妻
之堯章遂家武康自號白石道人往來吳門與范石
湖厚善詳見癸辛雜志

堯章長於聲律嘗著大樂議欲正廟樂慶元三年詔
付奉常有司收掌并令太常寺與議大樂時嫉其能
盡識其器有司遂以爲器尚不知安可議樂是以不
獲盡其所議人大惜之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愛吳興山水因家焉自幼從學
于魏鶴山嘉定間除史館檢閱官對延英殿陳六事
三策受知理宗嘗曰牟子才好箇士夫歷官至資政

殿學士卒謚清惠所著存齊稿一百卷內外制十卷
四朝史稿五卷奏議二十卷經筵講義五卷口義二
卷故事三卷四書易編三十卷春秋輪輻稿未就卒
子巖仕至大理寺少卿有陵陽集巖生應龍仕上元
主簿以文章世其家有隆山集黃文獻公爲之序
文及翁字時學綿州人徙居吳興仕宋資政殿學士景
定間言公田事有名朝野宋亡元世祖累徵不起閉
門著書有文集二十卷子志仁字心之常州路教授
高斯得字不妄邛州蒲江人宋紹定間仕至端明殿學
士簽樞密院參知政事奉勅同提舉編脩武經要畧

寓居烏程之王村卒塋於九原鄉仙人頂其家有至
元八年朝奉郎守監察御史武信撰墓誌銘

葉達縉雲人仕吳越刑部侍郎夫人封永安郡太君羊
氏塋湖州之弁山遂爲烏程人六世孫夢得仕宋參
知政事夢得父名助字天祐爲睦州建德尉母晁氏
何彥猷字叔遠高堂人紹興中爲大理丞秦檜誣岳飛
下獄彥猷與李若樸論其無罪乃更屬附檜者所論
見黜寓居德清餘不溪上孝宗即位遙贈二階特命
其子伯臨爲徽州文學

方淑字智善祥符人紹興初舉進士爲德清丞愛其溪

山之勝遂家焉以持論平正不附秦檜意旨罷

劉光祖字德脩蜀人紹興間爲殿中侍御史極論朋黨
僞學之禁言甚剴切寧宗初坐留朱熹罷起居郎主
管玉虛觀慶元三年言官論列放棄房州後復職歷
官顯謨閣學士以蜀地險遠寓居德清之新市市人
呼其家曰川劉

章援宋政和間知湖州遂寓居長興其孫淵字伯深

吳潛溧水人登第後寓居德清之新市按溧水志云吳

柔勝淳熙八年進士仕至秘閣脩撰生四子源泳淵

潛淵登嘉定七年進士潛後三年及第二公俱入溧

水鄉賢祠今湖州志乃列潛爲長興人尤謬德清新
志又併吳柔勝收入之秉筆踈妄一至此潛兄弟俱
葬德清縣北之張家山

周密字公謹人其祖少傅公即僑居

郡城天聖寺側至公謹即眞業并號弁陽老人所著
有齊東野語及癸辛雜志等書

孟宗政其先隨州人後徙居歸安南渡後功業大著見

宋史

子珙仕至荆湖置制大使詳見宋史

珙生縉仕至尚書縉生淳字君復以蔭歷官至太守

贈吳興郡公有衡湖集淳子道夫官至府判

程公許字秀與眉山人徙居烏程歷官至刑部尚書謚文簡詳見宋史

陳振字文舉杞縣人宋南渡居錢塘父益中爲餘杭簿振讀書實踐年二十以詩經舉爲蘇州文學掾元末避兵弁山家焉

子洵爲古田教諭洵子敏政中進士官至南康知府蔡洗字子平仙遊人乃端明之後也徙居雪川以父蔭補將仕郎中甲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出知鎮江府游似字景仁南充人孝宗朝進士淳祐五年入相致仕

方爲一條當移此

僦居德清之新市鎮其家山至今猶存

貢師泰字泰甫宣城人泰定四年以國子生釋褐授泰和州判官遷翰林應奉預脩后妃功臣列傳遷宣文閣授經郎拜監察御史至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召爲秘書卿至海寧而卒先寓錢塘後移家烏程之三碑鄉至今子孫爲烏程人

黃玠字伯成慈谿人清苦力學慕吳興山水因卜居卞山下有弁山集及唐詩選纂韻錄子名野得爲湖學訓導孫名定仕至布政使

敖繼翁字君善福州人寓居烏程築一小樓冬不爐夏

不扇惟事經史吳下名士從之遊者甚衆元浙西平
章事高彥敬薦授信州教授有文集二十卷趙子昂
亦出其門

王簡字伯敬霑化縣人父吉昌任濟南府治中元統間
簡以材薦授祁陽縣尹後改尹烏程因家焉後遷福
寧州境至正十二年劇賊王善寇建邵州境簡率
民力戰馬中流矢被執罵賊死節屍不仆亦無血惟
涌白沫而已次子相亦被擒遇害妻潘氏亦守節死
家奴逃還告其長子禎禎往收得父母屍歸烏程
江浙行省上其事贈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

都尉太原郡侯以禎襲父爵除紹興路總管張士誠
陷城亦死於節

張羽字來儀潯陽人元季授安定書院山長因欲卜居
吳興以詩約其友人徐賁曰吳興好山水子我盍遷
居繞郭羣峰列迴波一鏡如蠶餘即宜稼樵罷亦堪
漁結屋雲林下殘年共讀書於是定居於戴山東洪
武初仕至太常寺丞兼置翰林院同掌文淵閣事詩
文竒古尤善畫卒塋九里岡有湖學教授金華童冀
墓銘郡志因其爲潯陽人遂訛以爲南潯土著甚謬
徐賁字幼文蘇州人因張羽之約遂遷烏程之蜀山詩

有北郭集以吳中所居在北郭故也方是高啟楊基
與二君齊名時稱高楊張徐

鄭如幾字維心大末人徙居德清之龜溪從葉石林諸
名公遊以陳壽三國志紀載無法乃作魏春秋仍以
魏紹漢統張無垢九成與相善移書難之復書曰僕
不能趨時媚世守所學至於窮且老因刊正三國之
書以度餘日辱賜教疑其予操而黜備衰病居山無
緣面究欲置不報恐閤下終疑不解敢申其說商系
夏周系商秦系周漢系秦魏系漢晉系魏綿綿系而
不絕者謂之統若以魏篡取黜不使系漢則統其絕

矣春秋列國之君雖篡殺而取者皆得承其統聖人
不沒其實所以著其罪也司馬遷作史記畧準春秋
至秦項呂氏亦皆列之本紀非予之也法應然也

胡仔字元任新安人待制舜陟之子遷居湖州自號苕
溪漁隱所著有叢話一百卷

牛諒字士良東平人後居烏程

洪武初由秀才仕至禮部尚書

薛漢字宗海自永嘉徙居德清仕國子助教

孫一元字太初云關中人詩有骨氣且有道養脩髯玉
貌望之知其高人也與劉公麟施公侃交因居吳興

而娶焉卒塋於道場山歸雲菴之東麓有劉公所撰
墓碑

方勺嚴瀨人慕張志和高踪乃於志和浮家泊宅之所

買田築室自稱泊宅翁有泊宅編十卷

此條在第六張蔡
洗之後游似之前

吳興掌故集卷之三

吳興掌故集卷之四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著述類

吳興自昔稱多賢士者不但樹其勛名以嘉王路而
已精思覃於纂錄博雅見之記注視之他郡邑斯爲
盛焉姑據所聞以章往跡諸郡邑吏留情圖記有關
於土俗者併見

吳興郡疏一卷晉太守王韶之撰韶之在郡中有贈潘

吳二孝廉詩宋四廂樂歌及諸樂府皆出其手蓋文學士也

吳興錄一卷吳常昭作

吳興入東記梁吳均作均居長興南六十里之青山在吳興之西太守柳惲召補主簿始入東境始作入東記以辨山川故實

吳興記山謙之作

三吳土地記顧長生作

吳興山墟名張玄之作見統記

吳興志陸羽作

吳興雜錄七卷唐湖州刺史張文規作載義興造茶及

風物雜占甚詳文規乃張薦之後顏魯公石罇聯句

薦兄弟與焉文規之父名彥遠

武康土地記唐福州侯官縣尉郡人沈常作

吳興地記顏真卿作凡山川陵墓古跡皆入記刻之石

柱故又名石柱記

吳興統記景德中攝湖州長史左文質纂共十五卷分

門別類故事頗詳

餘英志二卷慶元中鄉進士劉灌撰

吳興續圖經紹興中校官郡官同編

吳興掌故集卷四

著述

吳興志舊編淳熙中教授周世南同諸職分撰共十有二卷

吳興志二十卷宋樞密院編脩官郡人談鑰編今所傳誌實皆祖之以其頗詳也

吳興續志

周易兩條

老子要畧

莊子內篇訓注

沈麟士撰

周禮義三十卷儀禮義三十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

二十八卷喪禮經義二十五卷周禮音一卷毛詩音

十卷俱梁沈重撰重武康人仕至五經博士

晉書一百卷四聲韻二卷梁沈約撰比次漢魏以來最

爲詳悉唐人取之以補晉記雖去遷固本意已遠稍

繁雜然亦不可少也

沈休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卷約之文集百卷今所存止

此

五經義一百卷陳沈不害撰

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梁姚察撰

吳興掌故集卷四

著述

宋畧二十卷齊裴子野撰

吳興實錄唐陸龜蒙撰

顧渚山記茶經三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

卷源解三十卷占夢三卷陸羽撰

玄貞子外篇三卷玄貞子漁歌碑傳集錄陳氏曰玄貞

子漁歌止傳西塞山前一章而已嘗得其一時倡和

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賦因以顏魯公碑述唐書

本傳以至近世用其詞入樂府者集爲一編以備吳

興故事

施肩吾西山集肩吾吳興人元和十五年進士以豫章

之西山乃十二真羽化之所因卜隱焉且以名其集

自爲序

沈亞之集十卷詳見人物類

孟東野詩集十卷孟郊字東野貞元十二年進士調溧

陽尉辟爲興元參謀卒郊早隱嵩山性介寡合爲詩

理致而苦澁雖死塋北邙實武康人也

文府二十卷徐堅撰開元中詔張說括文選外文章乃

命堅與賀知章趙冬曦分門討會堅乃先集詩賦二

類爲文府上之

初學記二十卷開元間命諸學士各撰一集於是徐堅

撰初學記歐陽詢撰藝文類聚虞世南撰北堂書抄
皇輿二十卷南宮故事一百卷齊卬仲孚撰
說林十卷梁妣察撰

西聘記王璽記建康三鍾記姚察撰

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姚察撰

江左文章錄卬靈鞠著序起太興訖元熙

江左文章別集錄卬淵之著

錢起詩集三十卷起仕至考功郎中

杼山詩式僧清畫字皎然撰

物類相感志十卷僧贊寧采經籍傳記物類相感者志

之分天地人物四門柳如京徐騎省與之遊

皎然詩文集十卷皎然湖州謝氏子有逸才與顏魯公
于頔諸郡公文惟陸羽至清談終日耻以文章名嘗
歎曰使有宣尼之博識胥相之多聞終日目前矜道
侈義適足以擾其性豈若松岩雲月禪坐相偶無言
而道合志靜而性同吾將入杼山矣于是束所著詩
文火之後中丞李洪刺湖州枉駕杼山請及詩文畫
曰貧道投筆硯二十餘年一無所得冥搜物類徒起
我人今棄之久矣洪搜之人間僅得十卷後相國于
頔序之進於朝德宗詔藏秘閣後人稱曰雪之畫能

清秀

吳興詩一卷知湖州孫莘老撰

苕溪漁隱叢話百卷宋胡仔仲任著苕溪漁隱其自號也取古人詩考之傳記爲叢話即唐詩紀事之類也癸辛雜志宋周密字公謹號弁陽老人著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宋沈括著括博學通方技仕至廊

延經畧使退歸林下屏迹交游思繹舊聞作此

志媿集石林葉夢得自名其奏議爲志媿集序曰進對以來奏藁藏于家者若干篇不忍盡棄乃序以爲十卷夫天下豈無大安危生民豈無大休戚矧戎狄亂

華中原分裂上方擲風沐雨旰食圖功而身遭不世之遇橫被非常之知所言僅如是而已心非木石安得不媿姑自識之留遺子孫庶後世悼其意之不終或有感動奮發慨然少能著見者猶足泄其無功之耻而償其未報之恩也

石林家訓一卷石林燕語十卷石林過庭錄二十七卷俱夢得撰其中子模編輯

玉礪雜書十卷玉礪者石林山居礪名也流從弁山圓證寺東所居在焉所記俱宣和時事

石林避暑錄岩下放言石林建康集十卷石林審是集

八卷石林詩話二卷石林書傳二十卷論語擇言十卷俱葉夢得撰中興藝文傳多采八惟審是集爲門人盛光祖子紹所錄

齊齋甲藁二十卷乙稿十五卷翰林前後稿四十卷掖垣詞草二十卷兼山論著三十卷附錄五經年譜一卷齊齋奏議三十卷掖垣繳論四卷銀臺章奏五卷臺諫論二卷昆命元龜說一卷經鉅堂雜志十卷班馬異同三十五卷俱禮部尚書歸安倪文節公名思字正甫號齊齋所撰公受知阜陵早登禁直紹興間遂位法從立朝有風采天下重之端平初詔以先朝

遺直追謚文

遷史刪改古書異辭十二卷倪正父以遷史多易經語更簡嚴爲一異體當然也然易辭而失其義書辭而與經異者多不可以無考故爲是編經之外與他書異者亦并載

倪文節公言行錄遺奏誌狀碑銘謚議一卷戶部郎中倪祖常字子武輯其先公遺事魏了翁撰碑銘

吳興分類詩集三十卷倪祖義子由編蓋以孫莘老所集太畧而增廣之然亦病於太詳祖義齊齋之子少俊該洽仕未達年五十而死

綺川集十五卷太常主簿倪偁字文舉撰乃齊齋之父也

易說二十卷倪淵撰

張子野集一百卷張先字子野仕爲都官郎中郡志稱其晚年漁釣自適至今稱張釣魚灣死葬弁山多寶寺後李公擇守郡作六客堂子野與焉古今詩話曰客有謂子野曰人皆謂公爲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爲張三影蓋其詩有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斷處見山影隔牆送過鞦韆影故云

沈子壽文集葉水心序曰吳興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絀於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然其平生業嗜文字若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百千首嗚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足以識子壽之文其爲音瑰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讀之者如設芳醴珍肴足飲厭食而無醉飽之失也又能融釋衆疑兼趨空寂又不惟醉飽而已又當消愠忘憂心舒意閒而自有以爲有得於斯文也觀其開闔疾徐之間旁觀而橫陳逸鷺而高翔蓋宗廟朝廷之文非自娛於幽遠淡薄者也

竹齋詞沈瀛字子壽撰

寓山集沈仲誥字明遠撰丞相該之姪紹興五年進士

同菴集施士衡字德求撰

克齋詞沈端節字約之撰

箬溪奏議長城劉珪字希范撰嘗以同知樞密院扈從

隆祐南幸

白石道人歌曲五卷姜夔字堯章撰

泊宅編十卷方勺撰

萍洲可談三卷朱或撰

稿簡贅筆二卷承議郎章淵伯深撰章援之後也其人

博學有文以場屋待士太薄不就舉

丁永州集三卷知永州丁注葆光撰元豐中余中榜進士喜爲歌詞

龜溪集十二卷知樞密院沈忠敏公與求撰嘗奏王安

石之罪大者在於取楊雄馮道當時學者惟知有安

石喪亂之際甘心從僞無伏節死義之風寶安石倡

之此論前人所未及也

非有齋類稿五十卷詞一卷給事中劉一止撰

千巖擇藁七卷外編三卷續編四卷知陝州三山蕭德

藻撰

見南山集五十卷秘閣脩撰劉燾字無言作

長樂集十四卷福建提刑俞尚撰

春秋類事始末朝請大夫章冲字茂深撰子厚之曾孫

葉少蘊之婿

復古編二卷吳興道士張有謙中撰有自幼喜小篆年六十成此書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為証其點畫之微轉側縱橫高下曲直豪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冰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且博如此其辨魏國夫人墓道魏字從山與巍字同乃出於魏伯陽參同契自序文乃說文所無也其序藏魏伯陽三字

曰委時去害依托邱山循游寥廓與鬼為鄰此藏魏字上從山字法書撮要十卷蔡嵩山父撰以書家事實分門條類淳

熙中

兩漢蒙求十卷樞密劉珪撰

避戎夜話石茂良太初紹興初虜人南侵所記遷轉時艱而已

典刑錄十二卷吳宏編凡十二門

楚國圖經二卷淳熙十二年吳莘商卿撰

觀文集折桂集壁水集玉堂湯藁元字文公諒撰

葉清臣集一百二十卷清臣烏程人天聖中仕至侍讀

學士知河陽

劉宜翁文集三十卷奏議四十卷劉誼字宜翁長興人
其子即劉燾

傳言古鑑五十卷篇宋長興劉度撰

劉汝一進卷三十卷諫大夫劉度字汝一科場業也

易小傳六卷宋沈該字守約撰其說以左氏變卦爲文

進之高宗降詔褒獎別著文集五十卷

註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錄各一卷司諫施元之字

德初與吳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

陸放翁序

唐文粹一百卷宋姚鉉集

松雪集元趙孟頫撰

白蘋集四卷宋文林郎單父龐謙孺祐甫撰嘗客居吳

興故作是集以白蘋名

紹興春秋傳建炎二年六月戊辰江端友請下湖州取

崔子方所著春秋傳藏之秘書經解十二卷例要一

卷紹興六年八月子方之孫岩上之

柳軒退稿十卷元程邨著仕至知州歸植五柳於庭扁

曰柳軒烏程人

味外味稿元唐棣字子華撰趙文敏公之弟子以詩畫

吳興掌故集卷四

著述

十一

名家

茶山稿十二卷長興沈貞著

愚齋集武康沈頌著宋濂序

弁山集元黃玠著

花谿集至正中沈夢麟著先任武康尹以儒術緣飾吏

治後居歸安

常軒集洪武中烏程陳援著

陵陽集牟巖撰

隆山集牟應龍撰黃文獻忠公爲序

存齋稿一百卷四朝史稿五卷四書易編三十卷牟子

才著

齊東野語宋周密字公謹著

謝氏蘭玉集十卷吳興汪聞序集謝安而下子孫歷宋

齊梁陳凡十有六人詩三百四十餘篇謝氏子遷葬

安石之墓在長興九鴟岡其後遂居之

衡湖集孟淳著

北郭集徐賁著

靜居集張羽著

箬溪集長興華質義字伯直著

翠微集華廉字仲清著質義之子

吳興掌故集卷四

著述

臨清集德清人車昭字叔明著

釋氏稽古錄吳僧覺岸字寶洲編集寶洲世居烏程之
職里姓吳生於至元丙戌甫七歲父喪母章氏拊育
之口授以論語曲禮年十三捨之本郡天寧寺投普
覺獨孤朋禪師剃髮受具普覺藏多典籍寶洲熟讀
玩味采集爲書至大己酉掌靜慈書記延祐初遂自
知藏分座說法於天寧至治壬戌行化於嘉禾泰和
甲子住松江佘山垂三十年其書自伏羲至南宋紀
年甚詳而佛氏降跡傳派如指諸掌

楞嚴經集解十卷湖州靜覺法師仁岳撰翰林侍讀學

士知制誥胡宿序之曰室中千燈多光互入堂下六
樂正聲相宣鼓吹妙經藻火圓教法施豈有涯哉英
宗治平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入寂全身葬於何山

吳興掌故集卷之四

吳興掌故集卷之五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金石刻類

吳興名郡金石刻視他郡爲多新志悉無所錄名賢之迹所籍以不磨滅者在此而肆然去之必有所見而予獨慨然惜之矣墨妙亭之刻近亦少行於外其所存亡俱未可知然其名不容以不存也其諸縣邑悉考識附見

墨妙亭碑熙寧五年孫莘老守郡作亭於府第之北道
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見
蘇子瞻記

僧智永集羲之書作聖教序記

漢故梁相費府君碑

漢故堂邑令費君碑十首誄辭

漢堂邑令費鳳別碑其陵石勛撰

此三碑名三費碑其鄉因以名之

陳孝義寺碑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徐陵撰唐銀青光祿

大夫湖州刺史上柱國十代孫嶠之書

舞綃堂記齊慶曹撰

射堂記顏魯公書

項王碑陰述顏魯公書

項王蔬食文邱除述

干祿字書魯公書

石柱碑魯公書記

晉吳興太守謝公碑唐刺史裴清撰僧道銑書

太守歷官記自王逸少洎陳任忠凡四十四人唐人所

勒在晉太守謝公碑陰

白蘋洲五亭記白居易撰知州事馬續書

白蘋亭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顧况書

袁高茶山述湖州刺史于頔撰

沈府君墓銘君諱縉字章甫乾元元年京兆韋卓撰并書

胡夫人墓銘天復三年京兆於景休撰并書

金氏墓銘大中十二年鄉貢進士李翊述并書

吳氏墓銘太和九年胡季良書

斷碑二咸通五年于僧翰書一乾元元年鄔彤書

羊欣宋翼二帖

褚令模蘭亭帖俱撫刻在亭後移入沈存中家

秦篆繹山記慶曆戊子摹刻參知政事宋庠跋

寶章法帖一部元祐中劉燾被旨摹刻

梁太守柳惲江南曲至和二年刻寇準亦有江南曲附

張逸碧瀾詩

陳堯佐芳菲園詩

蘇東坡六客詞

東坡墨妙亭記蔣燦書

陳吏部脩城記陳之茂撰

晉謝太傅塘碑先在謝公鄉後移入亭

杜栗長興雜詠子希為郡守刻于亭
葛清孝公仙潭雜詠

州韵又曰禮部
韵質

宋高宗草韻承議郎權發遣湖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

借紫陳汝題其後宣議郎會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臣趙與勳監刊

已上諸刻俱藏墨妙亭

雜刻 郡城

曹士冕法帖譜系云烏鎮張氏以閣絳二帖鋟木家塾
或遇良工摸拓亦有可觀後板歸新市人家每連一
幅可打一段予在三山見一本於向氏叔堅之齋偶
缺兩卷且以元祐間所拓戲魚堂帖足之此刻字畫

稍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錯悞數字為可
恨耳趙宰叔愚云丙戌歲在宗庠有以法帖板質於
齋舍族人偶不記為何人疑是此板

唐令狐楚詩高閑書石本在湖謁待

朱晦翁有乞永帖云欲觀造化之理今藏湖之道場山

瑤阜帖都丞趙蘭坡所刻其別業名瑤阜故以名之

蘭亭刻宋理宗集成一百十七本禡成十冊內乙集有

安吉古苔真草本丙集內古雪斷石本辛集內有劉

無言臨本癸集內有趙菊坡本此四本皆吳興今存

其名以見

勅天下放生池碑唐肅宗御書題額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昇州諸州軍事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柱國丹陽縣開國侯顏真卿撰并書刻在魯公祠

乞御書題額恩勅批答碑陰記顏真卿書

唐開元封文宣王詔大曆四年別駕孫沛立石右軍遠

孫王榮書在州學

宋太宗詔立戒石碑黃廷堅書在知州大廳前

宋真宗玄聖文宣王贊在州學

真宗製文臣七條武臣七條并詔知湖州軍州兼管內

勸農事馬尋建刻在州廳

仁宗獎諭守臣滕宗諒進柑子詩勅書立石在州學

徽宗御書手詔在州廳

徽宗辟雍手詔并大司成薛昂奉旨撰後序崇寧四年

通判林虞立石在州學

御書八行八刑手詔在天聖寺

高宗御書孝經紹興十四年太守張宇立石在州學

孝宗御書獎諭守臣鄭作肅在郡廳

封崇孔宣父故事刺史辛秘記在州學

德本寺碑在文廟碑陰胡季良撰

文宣王新廟碑在州學唐大中年秘書郎鄭言撰并書
按刺史令狐綯作廟本末記云西臨雲水前橫狄塘
梁塹爲橋編木爲柵即甘棠橋文宣王廟也

湖州刺史題名記唐廣德元年補闕內供奉李紆撰又
貞元十六年華陽顧况撰後記又正元十七年刺史
李詞撰後題又宋康定元年知州滕宗諒撰後題

白蘋洲記刺史孫儲撰進士王溥書刻在州廳壁

脩河漊記直學士程文昌撰待制沈樞書在州廳壁

湖州紀功碑太常寺奉禮郎時元佐撰蓋紀刺史辛秘
平賊臣李錡之黨也

吳文皇帝廟碑唐安定中胡季良撰在廟中

大寧寺建功德碑武康令姚章撰前衢州龍邱尉徐浩
書在報恩光孝寺

湖州州學記慶曆中張方平撰蔡襄書在州學

條架閣樓記元祐七年左丞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
事朱振撰刻在樓下

宣德軍節度判官廳壁記天聖八年大理司直節度判
官張侁撰

吳興倅廳題名記嘉祐六年秘書省秘書通判軍州章
衡撰

銷暑樓記元祐五年呂升卿撰并書在樓南

浮玉亭記天聖四年鄭戢撰安吉尹希古書刻在亭中

迎春橋記通判軍州胥偃撰在駱駝橋

儀鳳橋記天聖二年鄭戢撰

廳梁題字記元祐二年林希題在郡治

脩造倉庫橋梁記徐仲謀撰

會景樓記治平二年徐仲謀撰

書記廳集虛堂記校書郎陳師錫撰

重脩開元觀碑

吳興靈鶴贊白居易撰知州事鄭建序在天慶觀

三住銘施肩吾撰在天慶觀

廣化寺華嚴一分塔銘知州事胡宿撰

廣化寺瑞閣記葉夢得撰

顏魯公祠堂記知州事張田撰

郭尚書即廟記唐知州事鄭建撰

曹王廟記

靈濟王廟記

通靈王廟記

項王廟記

石曼卿經史閣三字在州學

湖學田記顧臨撰

重建學田記朱臨撰

重繪三禮圖記劉一止撰

湖州路提管郝侯祠記

米元璋魯公碑陰記

魯公懷忠堂祠記程舍人撰

魯公堂三詩王十朋撰

趙直閣祠堂記軋道中种 撰在魯公堂

東坡先生祠堂記淳熙八年蕭德藻撰在魯公堂

西亭記顏魯公撰

湖州錄事參軍新廳記唐楊夔撰

安定書院燕居堂碑元字术魯种撰

玄妙觀玉皇殿記

烏程雜刻

梁簡文帝吳興卞山楚王神廟碑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顏真卿撰

杼山妙喜寺碑顏真卿

唐進士龔軻墓誌在卞山南杜牧之

烏程縣脩建廨宇記楊夔

烏程縣脩東亭記楊夔

吳興掌故集卷五

金石刻

唐大光大師神異碑先在法華寺後重刻於縣治相國李紳撰

唐大光和尚道蹟碑陳文在撰

唐丞相李紳墓碑在裏山

唐吳興邱氏墓碑在雲水鄉

唐古山索靖廟碑

吳越回文綬帶連環詩碑在法華寺節度使錢惟治作

道場山十聖殿碑太平興國三年知湖州錢信記

瑞現禪院大聖碑祠部員外郎鄭傑記在喜賓院

西餘山弄雪亭碑在大覺寺知州胡宿記

牟先生墓誌銘虞集撰

何山定化院碑朱臨記

卞山龍王廟碑朱臨記

何氏讀書堂碑在何山寺汪蒸記

葛仙翁祠堂碑在普照寺院葛詒方記

真武畫像碑在佑聖宮丞相沈該贊

安定胡先生墓表歐陽脩

張常勝墓誌銘在鳳凰山王安石

烏程縣新建儒學記程卽

烏程令常公德政碑在縣治唐至德二年沈務本撰沈

仲昌書

歸安雜刻

唐重置興國寺碑在無為寺

唐永興寺僧伽和尚碑在鹿苑寺裴述撰

唐永興寺冥道記在鹿苑寺沙門簡章述

永興寺縣令戴公生祠記進士張先

唐東林土地廟記

南園記園在定安門內煥章閣學士洪邁

文昌宮碑

歸安縣新建學記鄒文原

回仙祠堂記劉一止

長興縣雜刻

陳周弘正奉勅製報德寺碑在大雄寺

陳徐陵撰報德寺塔銘在大雄寺子院

唐沙門靈皎城山寺碑在慈氏院

唐沙門清晝魚陂明禪師塔銘在空隱院

宋縣令新廳事碑

縣令許秘丞長興利便事碑

脩謝太傅廟碑治平四年縣令吳濤作

脩謝太傅墓田碑

長興進士題名記劉燾

吳興掌故集卷五

金石刻

東岳行宮記元湖州掾管孟淳作趙孟頫書
東湖書院脩造田記楊維禎

安吉州雜刻

唐施明侯碑

唐李衛公上西岳廟書重刻碑本在廟

輔世忠烈王廟記宋沈樞撰

東禪寺記宋魯伯能

重脩放生池記縣令胡浚明

安吉太守趙公雙節碑

德清縣雜刻

梁沈氏述祖德碑在金鷲山沈麟士撰

沈氏述祖德碑陰記顏真卿撰

唐李諫靈泉記

重脩縣宇記宋鄭如幾撰并書

羅漢禪院記僧贊寧撰

重修孔子廟碑沈與求撰鄭如幾書

法鑒講師塔銘在覺海寺

縱雲臺記宋劉一止撰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嚴墓誌銘范仲淹撰

吳興掌故集卷五 金石刻

趙知縣生祠記在乾元寺
重建縣治記王禕撰

武康雜刻

唐大慈寺鍾記縣令韓章撰

吳越大安寺佛殿記

吳越風山靈德王廟記

宋重建縣學記蕭德恭撰

勅賜淵應廟碑建中靖國年建毛滂撰

呂東萊讀書堂記謝夢生撰

吳興掌故集卷之五

吳興掌故集卷之六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藝文類上

夫文之於人亦大矣其於掌故尤不可畧焉吳興名
勝視他郡邑爲多而題詠贈遺諸作散見於諸集者
采輯獨畧予所不能忘情莫切於是故錄之頗詳云
前溪歌按宋書樂志曰前溪歌晉車騎將軍沈充所制
却昂樂府解題曰前溪舞曲也凡七首予按前溪一

名餘英溪出武康之銅峴山而繞縣治之前故名沈氏在南朝門閥特盛故習樂於溪上其曲不但述林居之盛而長夜之樂亦見焉然第四曲有東武亭第六曲云洛溪邊皆非前溪所宜云者將爲後人之詠如所謂包明月者即大率後四首別是二人作宋少帝嘗擬前溪曲云憂思出門倚蓬即前溪渡莫作流水心引新多舍故殊有古意然亦妓人之詞也

憂思出門倚蓬即前溪渡莫作流水心引新多舍故爲家不鑿井擔甕下前溪開穿亂湯下但聞林鳥啼前溪滄浪映通波澄淥清聲弦傳不絕永興天地并

逍遙獨桑頭北望東武亭黃瓜被山側春風感郎情
逍遙獨桑頭東北無廣親黃瓜是小草憶汝淚交零

此二首是
一人作

黃葛被蒙朧生在洛溪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流還
還亦不復鮮

黃葛生爛熳誰能斷葛根寧斷嬌兒乳不斷即殷勤
按充本詞止當曙復未曙百鳥啼匆匆宋書所收七
曲皆擬作也當名爲吳歌

晉王韶之贈潘綜吳達舉孝廉六首

東寶惟金南木有喬發揮層厓竦幹重霄美哉茲土

世載英髦育翮幽林養音九臯

唐后明敷漢宗蒲輪我皇降監思樂懷人羣臣競荐
舊章維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

仁義伊在惟吳與潘心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
淑聞若蘭吳實履仁心力偕殫因此苦節易彼歲寒
霜雪雖厚松柏九丸

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微猷靡久靡芳拔叢出類
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士無然怠荒
江草奉贄慶祿是荷姜詩入貢漢朝咨嗟勗哉行人
敬爾休嘉俾是王國炤輝京華

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教順彼康夷
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

李顥涉太湖云旋經義興境頓棹石蘭渚震澤爲何在
今惟太湖浦圍徑縈五百眇目渺無睹高天淼若岸
長津雜如縷窈窕尋灣碕迢遞望巒嶼驚飈揚飛湍
浮霄漾懸阻輕禽翔雲漢游鱗憩中許黯藹天時陰
岩堯舟航舞馮河安可徇靜觀戒行旅

梁柳惲江南曲云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
客瀟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應晚不道新知
樂只言行路遠

柳惲贈吳均云寒雲晦滄洲奔潮溢南浦相思白露亭
永望秋風渚心知別路長不謂若燕楚關侯日遼絕
何因附行旅願作野飛鳥飄然自輕舉

又云山樵落晚紅野蕨開初紫雲日自清明蘋芷齊
霍靡離合已鬱陶物華復如此

吳均迎柳吳興道中云團團日西靡客念已蹉跎長風
倒危葉輕練網寒波白雲光采麗青山意氣多所言
飽恩德忘我北山蘿

吳均青山偶書云家住青山下時向青山上青山不可
上一上一惆悵

吳均同柳吳興烏亭集送柳舍人云河陽一帳望南浦
送將歸雲山離曉暖花霧共依霏流連反舌弄下上
渚禽飛桂舟無掩柂玉軫有離徽願君嗣蘭杜時拂
東臯薇

吳均同柳吳興何山云王孫重離別置酒媿峰巖逶迤
川上草參差澗裏薇輕雲紉遠岫細雨沐山衣簷端
水禽息窓上野螢飛君隨綠波遠我逐清風歸

吳均采藥大布山云我本此山北緣澗采山麻九莖日
返照三葉長生花可以蠲憂疾聊持駐景斜景斜不
可駐年來果如偃安得崑崙山偃蹇樹三株三株樹

如茲絳葉凌朱臺玉壺白鳳肺金鼎青龍胎
王子何代無仙才安期儻欲顧相見在蓬萊
吳均夏駕山尋朱思之云秣馬出城闈百里尋故人禽
魚皆舊賞松檜是新親有道干木宮無財原憲貧寄
書鶻冠子惟得與鄭真

吳均送柳吳興竹亭集云平原不可望波瀾千里直夕
魚汀下戲暮雨簷中息白雲時去來青峰復員側躑
躑牛羊下晦昧崦嵫色王孫猶未歸且聽西光匿
吳均別夏侯故鄣云白馬黃金羈青驪紫絲控新知關
山別故人河梁送置此一函書爲子達雲夢

吳均采蓮曲云江南當夏清桂楫逐流縈初疑京兆劍
復似漢冠名荷香帶風遠蓮影向根生葉捲珠難溜
花舒紅易傾日暮亮舟滿歸來度錦城

錦帶雜花鈿羅衣垂綠川問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蓮
遼西三千里欲寄無因緣願君早旋返及此荷花鮮
蕭子雲贈吳均云欲知捷少年本來最輕黠綠沉弓頓
縱紫艾刀應拔誰持命安寵寧知敵可有功終不
言明君自應察

何遜贈卬永嘉征還

卬遲爲永嘉太守有
司糾其不職而還

龍馬魚腸劍蹀躞起風塵結客葱河邊喧喧動四鄰

入墟猶憶舊德巷復疑新窺見應門出遙識下機人
相悲淚欲下離言方自陳

何遜答邱長史遲云宿昔敦遠遊名分乃異路千里沂
波潮一朝披雲霧從容捨密勿纒纒論襟趣披文極
詆呵折理窮章句明鍾信有待巨海誰能踰奔景驟
西傾還途忽東鶩黃花發岸草赤葉翻高樹漁舟乍
回沙禽時獨赴宴年時未幾離歌脩成賦伊我念出
關夫君思替務短翮方息飛長轡日先驅曝腮

走逸翮康時務握手異沉浮佳期安可屢

何遜哭柳吳興云南州擅荆梓上國稱羽儀伊人以載

惠李公傷在期遠識內無愠深衷外有窺清文窮麗
則弘論盡高奇多能誠所貴小善聊復爲百步均射
葉八體妙臨池曲悟全神解龜謀信有知入朝耿長
劍出牧盛層麾納言信加首豐貂亦在移霞區兩借
貪泉一舉卮翰飛矯未極朝露溘先危以茲舊

想况乃西日垂萋草生車轍枯木卧崩坻樽酒爲滿
靈衣空自披眷言尋惠好動哭悲路岐含毫徒有屬
搦管竟無摛

邱遲題琴朴奉柳吳興云邊山此嘉樹搖影出雲垂清
心有素體直幹無曲枝凡耳非所別君子特見知不

辭去根本造膝仰光儀

江淹贈袁常侍云昔我別楚水秋月麗秋天今君客吳

坂

袁昂時為吳興太守

春日媚春泉幽薰生碧草沅湘含翠煙鑠

鑠霞上景惜惜雲外山涉江竟何望留滯空采蓮

江淹黃蘗澗云長望竟何極閩雲連越邊南州饒竒怪

赤縣多靈仙金峰各虧日銅石共臨天陽岫照鸞采

陰谿噴龍泉殘磯十代木廡峯萬古煙禽鳴丹壁上

猿嘯青厓間秦皇慕隱淪漢武願長年昔負雄豪威

棄劍藏名山况我葵藿志松木橫眼前所若同遊好

臨風載悠然

鮑照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云風起洲渚寒雲上日無

輝連山渺烟霧長波迥難依旅鴈方南過浮客未西

歸已經江海別復與親婣遠奔景易以窮離袖安可

揮權觴為悲酌歌服成泣衣温念終不渝藻志遠存

追役人多牽滯顧路慙奮飛昧心附遠翰炯言藏佩

帶

鮑照送盛侍郎餞侯亭云霜襲冠帶驅駕越城闔北

路出塞道南望入鄉津高墉宿寒霧平野起秋塵君

為坐堂子我乃負羈人欣悲豈等志甘苦誠異身結

睇園中草憔悴悲此身

鮑照自礪山東望震澤云瀾漫潭洞波合杳崿嶂雲漲
島遠不測岡澗近難分幽篁愁暮見思鳥傷夕聞以
此藉沉疴棲迹別人羣結言非盡書有念豈敷文

鮑照從庾中郎園山石室云荒塗趣山楹層崖隱靈室
崗澗紛縈抱林障杳重密昏昏磴路深活活梁水疾
幽隅秉晝燭地壙窺朝日怪石似龍章瑕壁麗錦質
洞庭安可窺漏井終不溢沉空絕景聲崩危坐驚慄
神化豈有方妙象竟無迹至哉鍊玉人處此長自畢
按顏魯公杼山妙喜寺碑有云寺前二十步有黃浦
橋橋南五十步又有黃浦亭宋鮑照送盛侍郎及庾

中郎賦詩之所則鮑詩所謂餞侯亭者即黃浦亭也
又妙喜寺碑銘云棚以桂結浦由黃申二庾迺遁三
癸嶙峋庾謂中郎兄弟與盛侍郎皆爲烏程人可知
矣鮑詩於盛則曰北路出塞道南望入鄉津又云君
爲坐堂子我乃負羈人可見盛爲吳人也于庾則遊
其園山石室云洞庭安可窮漏井終不溢則當在北
山洞壑之間若今之黃龍玲瓏者是也

陳後主幸玄武湖餞吳興太守任忠云寒雲輕重色秋
水去來波侍我戎衣定還詠大風歌

江總卞山楚廟云蘋蓼祈明德倚棹息岩阿忽聽鳥鳴

曙非復楚宮歌。闌塔雜宿草。古木斷懸蘿。帷堂故易
晚桴鼓。自相和。感祀流百世。英威言幾何。

陰鏗罷古鄆縣云。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故
道。悽悽對別津。晨風下散葉。岐路起飛塵。長岑舊知
遠。萊蓋本自貧。被~~廉~~恒客吏。正朝不繫民。唯當有一
擯。留持贈後人。

高爽吳興妖神贈謝府君覽云。玉釵空中墮。金鈿色行
歇。獨泣謝春風。孤獨傷明月。

唐宋之間。餞湖州薛司馬云。別駕促嚴程。離筵多故情。
交深季作友。義重伯爲兄。鎮靜移吳俗。風流在漢京。

會看陳仲舉。從此拜公卿。

李白答湖州葉司馬云。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
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岑參餞李尉武康云。潘郎腰綬新。雪上縣花春。山色低
官舍。湖光映吏人。不須嫌邑小。莫即耻家貧。更作東
征賦。知君有老親。

常建送李十一尉臨溪即今德清冷泠花下琴。君唱渡江吟。天
際一帆影。預懸離別心。以言神仙尉。因致瑤華音。迴

軫撫高調。越溪澄碧林。

卽士元送別錢起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共是悲

秋客那知此路分
荒城背流水遠鴈入寒雲
陶令門前菊餘花可贈君

錢起晚春歸山隱居云
谷口春殘黃鳥稀
辛夷落盡杏花飛
始怜幽竹山窓下
不改清陰待我歸

錢起山中酬梁補闕見過云
日暖風恬種藥時
紅泉翠壁薜蘿垂
幽谿鹿過苔還靜
深樹雲來鳥不知
青草同心多逸興
春山載酒遠相隨
却慙身外牽纓冕
未免杯前倒接離

錢起幽居春暮書懷云
自笑鄙夫多野興
貧居數畝半臨湍
溪雲雜雨來茆屋
山鳥將鷓傍藥欄
仙籙滿床

間不厭陰符在篋老
羞看更怜童子宜春服
花裏尋師到杏壇

劉長卿

長卿被誣貶南巴尉有為之辨者改除睦州司馬南行道出吳興類有贈遺之作

過朱處士別業

名杜門成白首湖
上寄生涯秋草間
三徑寒塘獨一家
烏啼村落靜水向
縣城斜愛汝醒還
醉東籬菊正花

過鄔三湖上書齋名載何事東林客忘機
一釣竿酒香開

甕老湖色對門寒
向郭青山送臨池
白鳥看見君能浪跡予亦厭微官

雪溪館云寥寥北堂上
幽意獨誰論落日無王事
青山

在縣門雲峰向高枕漁浦入前軒竹動疎簾影苔生
雙屐痕荷香隨坐卧湖色映朝昏虛牖開生白浮鷗
靜對言暮禽飛上下春草帶清渾遠岸誰家柳孤煙
何處村謫居披瘴癘離思過湘沅從此扁舟去誰堪
江浦猿

苕溪酬梁耿員外別後見寄云清川永路何極落日孤
舟解携烏向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

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惆悵長沙謫去江潭
芳草萋萋

集梁耿開元寺所居院云到君幽卧處爲我掃莓苔花

雨晴天落松風終日來路經深竹過門向遠山開豈
得長高枕中朝正用才

皇甫曾侍御遊烏程水樓留別云悠悠千里去惜此一
樽同客散高樓上帆飛細雨中山程在隨遠水楚思
任青楓共說前期遠滄波處處通

送陸羽采茶相過云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
知深處烟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
然燈夜相思一磬聲

皇甫冉送陸羽栖霞寺採茶云採茶非採茶遠遠上層
崖布葉春風暖盈筐白日斜舊知山寺路時宿野人

家借問王孫草何時汎椀花

司空曙送王師歸湖州云烟蕪滿洞青山繞幢節飄空
紫鳳飛金闕乍看迎日麗玉簫遙聽隔花微多開石
髓供調膳時御霓裳奉易衣莫學遼東華表上千里
始欲一迴歸

崔桐武康郭外望許緜先生山居云湖上千峰帶落暉
白雲開處見柴扉松門一徑仍生草應是仙人向郭
稀

張籍舟行寄李湖州云客愁無次第川路重辛勤藻客
行舟澁灣多轉楫頻薄遊空感惠失計自怜貧煩誦

汀洲句時時慰遠人

張籍西亭晚望云雲水碧悠悠西亭柳岸頭夕陽生遠
岫斜照逐迴流此地動歸思逢人方倦遊吳興耆舊
盡空見白蘋洲

耿綿西亭云高亭賓客散暑夜醉相和細雨凝衣集微
涼待扇過風還池色定月晚樹陰多遙想隨行者珊
珊動曉珂

顏魯公杼山癸亭云杼山多幽絕勝事盈跬步前者雖
登攀淹留限晨暮及茲紆勝分曾是美無度歛搆三
癸亭實維陸生故高賢能初物疏鑿皆有趣不越方

丈間居然霄雲遇巍峩倚脩岫曠望臨古渡左右苔
石攢低昂桂枝蠹山僧挾猿狖崇鳥來枳椇俯視何
楷堂傍瞻戴顓路遲徊未能下夕照明村樹

顏魯公石罇聯句共二十九人
之諸子亦與

李公登飲處因石為窪罇續人事歲年改岷山今古

存劉全白
評事榛蕪掩前跡苔蘚餘舊痕裴循
縣尉叔子尚遺德

山公此迴軒張薦右衛兵
會張著之弟維舟陪高興昔情彌敦道
士

吳藹藹賢哲士依依離會言強嶮嶮橫周道迢遞連

山根魏纒餘列援林野衆芳揖蘭蓀紅德輝映岩足勝

賞延高原魏理
評事遠水明匹練因晴見吳門王脩
甫陪遊

追盛美揆德欣討論嶮器有成形用工資造化源左
輔

元撫州人增廣韻
海至五百卷者流霞方泊淡別鶴寄翩翻劉茂魏
縣尉崔規傾

逸賞新興麗初暄譚醉復接羅倒歸時駒騎喧楊德元
後進

遲徊尚遺迹離別益傷魂陽介南覽事古興屬送人歸

思繁嚴懷賢久徂謝贈遠空攀援崔弘
後進公案鑄遺躅

高名布乾坤豈仲松深引間步葛弱供險捫陸花氣
羽

酒中馥雲華衣上屯柳子深沉列湖渚牢落望郊原

陸士脩
喜興尉白日半岩岫清風滿邱樊裴幼
清旌麾間翠幄簫

鼓來朱幡柳開路躡雲影清心澄水源釋鹿
外萍聯浦

中嶼竹遶山下村顏顓此下
俱魯公子景落全溪暗煙凝半嶺昏

願去日往如復換年涼代温願登臨寄風騷義激舊

府恩

李萼前殿中侍御史

僧清晝

字皎然集中多吳興詩今取人物可考及勝地者著云

○冬日梅溪送裴方舟之宣城云平明匹馬上村橋花
發梅溪雪未消日短天寒愁送客楚山無限路迢迢
○題周諫別業云隱身苕上欲如何不著青袍愛綠蘿
柳巷任疎容騎入水籬從破許船過昂藏獨鶴閒心
遠寂歷秋花野意多若訪禪齋遙可見竹窓書幌共
烟波

○酬李司直縱諸公冬日遊妙喜寺寄長城潘丞述云

連賢貴真隱常懼迹不滅遂與永公期遺身坐林樾
華軒何鞞鞞爲我到幽絕心境寒草花空門青山月
潘生獨不見清景屢盈缺林下長寂寥人間自離別
何時解輕佩來稅邱中轍 李司直居吳興之北山
故又寄云南山惟與北山鄰

○吳羌山破寺云雙峰百戰後真界滿塵埃蔓草緣空
壁悲風起故臺野花寒更發山月暝還來何事池中
水東流獨不回

○兵後送薛居士移家安吉云舊遊經喪亂道在復何
人寒草心易折閒雲性常真交情別後見詩句比來

新向我桃州住惜君東嶺春

○冬日遥和盧使君幼平慕母居士遊法華寺高頂臨湖亭云仁坊標絕境廉守躡高蹤天曉纔分刹風傳欲盡鍾城中歸路遠湖上碧山重水照千花界雲開七葉峰寒空艾綬滿空翠白綸濃逸韻知難繼佳遊恨不逢仍聞撫禪石爲我入從容

和盧使君又一首遊朝陽寺臨太湖惟首四句小異僧靈一茗溪云茗水灘行淺潛洲路漸深參差遠岫色迢遞野人心凍澗冰難釋秋山月易陰不知天目下何處訪雲林

靈一靜林寺云靜林溪路遠蕭帝有遺蹤水擊羅浮磬山鳴于闐鐘燈傳三世火樹老五株松無數煙霞色空聞昔卧龍

靈一天目山云昨夜雲生天井東春來一雨一迴風林花併逐溪流下欲上龍池路不通

靈一與元八處士青山潭飲茶云野泉煙火白雲間坐愛香茶對此山巖下維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李涉在維揚見吳興劉全白員外之愛姬名宋態者流落其地因感昔年之分作詩二首

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綰青絲當時驚覺高唐

夢惟有而今宋玉知

陵陽夜宴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沉
海不見嫦娥二十年

常應物寄皎然云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詩名徒自
振道心常晏如想茲栖禪夜見月東峯初鳴鐘驚岩
壑焚香滿空虛夙慕端成舊未識豈爲疎願以碧雲
思方君怨別餘茂苑文華地流水古僧居何當一游
泳倚閣吟躊躇

李端憶皎然云未得從師去人間萬事勞雲門不可見
山木已應高向日開柴戶經秋問敝袍無由宿峰頂

窓裏望波濤

盧綸奉同顏真卿送李侍御萼賦得荻塘路云雲鱗鱗
滿河瀆疊處淺旋處深撒波寒魚上復沉羣鷺鼓舞
揚清音主人有客簪白筆玉壺貯此光如一持此贈
君君飲之聖主識君冰玉姿

李頻送吳興陸弘云雪後江上去風光故園新清輝天
氣曉綠動浪花春勸酒提壺烏乘舟震澤人誰知滄
海月取桂却來秦

杜牧之茶山云山寶東南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
脩貢亦仙才溪盡停驂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

松澗度喧 等級雲峰峻寬平洞府開拂天聞笑語
特地見樓臺泉嫩黃金涌芽香紫壁裁拜章期沃日
輕騎疾奔雷舞袖嵐侵潤歌聲谷答回磬音藏葉鳥
雪艷點潭梅好是全家到兼爲奉詔來樹陰香作障
花徑落成堆景物殘三月登臨愴一杯重遊難自刻
俛首入塵埃

牧之茶山下題水口草市云倚溪侵嶺多高樹許酒書
旗有小樓驚起鴛鴦豈無恨一雙飛去却回頭

牧之雪溪館云萬家相慶喜秋成處處樓臺歌板聲千
歲鶴歸猶有恨一年人住豈無成情夜涼溪館留僧話

風定蘇潭看月生景物登臨開始見願爲閒客此間
行

牧之消暑樓云晴日登攀好危樓物象饒一溪通四境
萬岫繞層霄鳥翼舒華屋魚鱗掉短橈浪花機作織
雲葉匠新雕臺榭羅家卉城池敞麗譙蟾蜍來作鑑
蟬螀引成橋燕往隨秋葉人空習早朝楚鴻行盡直
沙鷺立偏翹暮角悽遊旅清歌慘沈滲景牽游目困
愁托酒杯消遠吹流松韻殘陽度柳標時陪庾公賞
還悟脫煩囂

牧之弔沈下賢云斯人清唱何能和草徑苔蕪不可尋

一夕小敷山下過水如環珮月如襟

沈亞之村居云有樹巢宿鳥無酒共客醉月上蟬韻殘
梧桐陰繞地獨出村舍門吟劇微風起蕭蕭蘆荻叢
叫嘯如山鬼應緣我憔悴爲我哭秋思

李賀送沈亞之歌并序云文人沈亞之元和七年以書
不中第返歸於吳吾悲其行無錢酒以勞又感沈之
勤請乃歌一解以送之

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竹斷驄馬
小家住錢塘東復東白藤交穿織書笈短策齊表如
梵夾雄光寶鑿獻春卿煙底薦波乘一葉春卿拾材

白石下擲置黃金解龍馬携笈歸江重入門勞勞誰
是憐君者吾聞壯夫重心骨古人三走無摧挫請君
待旦事長鞭他日還轅及秋律

張祐送沈亞之南康尉云秋風江上草先是客心催萬
里故人去一行新鴈來山高雲緒繼浦迴日初波顏
莫怪南康遠相思不可裁

李頻送德清喻明府云返棹雪溪雲仍參舊使君州傳
多古跡縣記是新文水柵橫舟閉湖田立木分但如
詩思苦爲政即超羣

朱長文寓吳興送梁補闕歸朝賦得荻花云柳家汀洲

孟冬月雲寒水清荻花發一枝持贈朝天人願比蓬萊殿前雪

李郢和杜員外白蘋洲至日見憶云白蘋亭上一陽生
謝眺新裁錦繡成千嶂雪消溪影綠幾家梅綻水波
清已知鷗鳥常來狎可許汀洲獨有名多媿龍門重
招引即拋田舍棹舟行

杜牧之白蘋洲云山鳥飛紅帶亭薇折紫花溪光初透
徹秋色正清華靜處知生樂喧中見死誇無多珪組
累終不負煙霞

白居易夜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歡宴云遙聞境

會茶山夜珠翠歌鐘俱繞身盤上中分兩州界燈前
合作一家春青娥對舞應爭妙紫笋齊嘗各聞新自
笑花時客窓下蒲黃酒對病眠人

白居易上強精舍云慣遊山水任南州行盡天台及虎
邱惟有上強精舍寺最堪遊處未曾遊

劉夢得和崔元亮三癖云視事畫屏中自稱三癖翁管
絃汎春渚旌旆拂晴虹酒對青山月琴韻白蘋風會
書團扇上知君文字工

李季蘭寄殷七校書云無事烏程縣蹉跎歲月餘不知
芸閣吏寂寞竟何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因過

大雷岸莫忘數行書

陶現吳興回棹云匡廬舊業是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
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風葉夕陽
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
相迎

張文規吳興三絕云蘋洲頓覺池沼俗苧布直勝羅紈
輕清風樓下草初出明月峽中茶始生吳興三絕不
可捨勸子強爲吳會行

袁高茶山云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
吏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

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忙輟耕農未采
采日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欵壁蓬
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皴鱗悲嗟遍青山草
木皆不春陰嶺芽未吐使君牒已頻心爭造化力先
走鉞鹿均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衆工何枯槁俯
仰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週迴達天涯所
獻踰艱勤况減兵革困量茲固疲民未知供御餘誰
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又慙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
憤何由申

楊漢公郡城樓云吳興城闕水雲中畫舫青簾處處通

溪上五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

許渾雪溪館云山斷水茫茫洛人西路長笙歌留遠棹
風雨寄華堂紅壁耿秋燭翠簾凝遠香誰堪從此去
雲樹滿陵陽

許渾過湖州李郎中舊宅云政成身沒共興哀鄉路兵
戈旅襯回城上暮雲疑鼓角海邊春草閉池臺經年
未堊佳人散昨日因齋故吏來南北相逢皆掩淚白
蘋洲上蓼花開

許渾送客歸吳興云綠水棹雲航洞庭歸路長春橋懸
酒幔夜柵集船檣葉沉溪暖蘋花繞郭香應逢柳

太守爲說過瀟湘

周朴董嶺水云湖州安吉縣門與白雲齊禹力不到處
河聲流向西去倚山色遠近水月光低中有高人在
沙中曳丈藜

孟東野悼楊衡云君生雪水清君死雪水渾空有骨肉
親哭得日月昏大夜不復曉古松長閉門琴絃綠水
絕詩句青山存昔爲芳春顏今爲芳樹根獨恨冥冥
理先儒未嘗言

孟郊失意歸吳興寄劉侍郎云自念西上身忽隨東歸
風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

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辭遠寄高天
鴻

僧法振寄錢郎中云閉門深樹裏閒足鳥來過五馬不
復貴一僧誰奈何藥苗家自有香飯乞時多寄語嬋
娟客將心向薜蘿

僧法振同顏使君送李法曹陽冰西上獻書云漢代中
郎妙周王太史才雲書捧日去鶴板下天來草見吳
洲發花思御苑開羊公借風景欲別幾遲徊

僧明教題資福寺松月軒云築軒居隱謝塵埃聞向松
邊月下開九夏陰陰張翠蓋三更寂寂照靈臺未疑

李白騎鯨去猶恐秦王避雨來欲覓宗師無覓處落
花金粉污蒼苔

包何送烏程王明府貶巴江云一片孤帆無四鄰北風
吹過五湖濱相看盡是江南客獨有君爲嶺外人

楊夔送杜郎中入茶山脩貢云一道澄瀾徹底清仙郎
輕棹出重城採蘋郡疑那得當時稱述職方同此日

榮劍戟步搖當嶂黑綺羅光動百花明謝公携妓東
山去何似乘春奉詔行

顧况送李侍郎從宣城泊洞庭往吳興云世間惟有情
難說今夜應無不醉人君向洞庭山下過也須澆灑

聖姑神

顧况白蘋洲送客云莫信梅花發年來漫報春不才充
野客扶病送朝臣闕下搖青珮洲邊採白蘋臨流不
痛飲鷗鳥也欺人

李季蘭湖上卧病喜陸鴻漸至云昔去繁霜月今來苦
霧時相逢仍卧病欲語淚先垂強勸陶家酒還吟謝
客詩偶然成一醉此外更何之

于頔郡齋卧疾贈書上人云夙陪翰墨徒深論窮文格
麗則風騷後然公我詞客晚依方外友極理探精贖
昭合南北宗畫公我禪伯光明性不染故我行貞白

隨時令得解故我言芳澤雪水漾清潏吳山橫碧岑
含珠復蘊玉價重雙南金的燦耀奇采淒清流雅音
商聲發楚調調切諧瑤琴吳山爲我高雪水爲我深
萬景徒有象孤雲本無心衆木豈無聲倚桐有清響
衆耳豈不聆鍾期有真賞高潔古人操素懷夙所仰
覲君冰雪姿祛我淫滯想常吟柳惲詩苕浦久相思
建此遠爲郡蘋洲芳草衰逢師年臘長值我病容羸
共話無生理聊用契心期

陸龜蒙自遣詩序曰自遣詩震澤別業之所作也故疾
未平厭厭卧田舍中農夫以耒耜事相晤每至夜分

不睡則百端興懷因作四句累至三十絕今錄其有關吳興者五首
五年重到舊山村樹有交柯犢有孫更感卞峰顏色
好曉雲纔散已當門

花瀨濛濛紫氣昏水邊山曲更深村終須揀取幽栖
處老檜雙成便作門

陰洞曾爲採藥行冷雲凝絕燭微明玉枝搞拆琤然
墮合有真官上姓名

一派溪從箬下流春來無處不汀洲漪蘭未碧蒲猶
短不見鴛鴦正自由

賢達垂竿小隱中我來真作捕魚翁前溪一夜春流

急已學嚴灘下釣筒

陸龜蒙紀事詩本作漁釣徒心將逐跡放苦爲衣食累

未得恣閒暢去年十二月身往雪水上病裏見豐登

雞豚聊饋餉菟菽卞山雪凝列不可向瘦骨倍加寒

徒爲厚繒繡晴來露青靄萬仞欽尋犬卧恐玉華消

時時推枕望雖然營衛因亦覺精神王把筆強題詩

粗言瓌恠狀吳興鄭太守文律頗清壯鳳尾與鯨牙

紛披落新唱緘書寄城內塘突無以狀料峭採蓮船

縱橫簸天浪方傾謝公言忽值莊叟喪鄭員外仁規是年受代喪偶

嘿嘿阻微音臨風但惆悵春歸殆秋末固自嬰微恙

歲早弗躬親何由免欺誑今來觀刈穫乃在松江竝
涉浪門外兩潮通波瀾先蕩漾都緣新卜築是事皆
草創爾後如有年還應愜微尚天高氣候爽野迴襟
懷曠感物動牢愁憤時頻翫體平生樂篇翰至老安
敢望駿骨正牽鹽玄文終覆醬嗟今多赤舌見善蔽
謗忖度大爲防涵容寬作量圖書篋麓外關眼皆賸
長餓隸亦勝無薄田家所仰稍離饑寒患古學真可
強聖道麤經營世徒多踉蹌近聞天子詔復許私醞
釀趣使春酒熟呼兒具盆盎宵長擁吟褐日晏開書
幌醉鄉我可還陶然似元亮

皮日休西塞山漁家云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
釣磯中婦棄材拖葉去小兒沙市賣簑歸雨來蓴菜
流船滑春後鱸魚墜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溪相
羨盡依依

皮日休傷嚴子重云十哭都門榜上塵蓋棺終是五湖
人生前有敵惟丹桂沒後無家祇白蘋箬下斬新醒
處月江南依舊咏來春知君精爽應無盡必在鄴都
頌帝宸

曹松遊寓吳興去時別主人云門繫釣船雲滿岸借君
幽致坐移旬湖村夜叫白蕪鴈菱市曉喧漁浦人遠

水日邊重作雪寒林燒後別生春不辭更後醒還醉

太乙東峰歸夢頻

舒州人

鄭谷寄湖州從叔員外云顧渚山邊郡溪將菴盡通遠

看城郭裏全在水雲中西閣歸何晚東吳興未窮茶

香紫筍露洲迥白蘋風歌緩眉低翠杯明蠟剪紅政

成尋往事輟棹問漁翁

張確蘋洲翡翠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

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

翼蘆影暫相從

羅隱雪溪晚泊寄裴庶子云溪風如扇雨如絲閒步聞

吟柳暉詩杯酒踈狂如曩日野花狼藉是當時道窮

漫有依劉感才急應無借寇期滿眼雲山莫相笑與

君須是愛深知

羅隱贈湖州裴郎中云貴提金印出咸秦蕭灑江城兩

度春一派水清疑見膽數重山翠欲留人望崇早合

歸黃閣詩好何妨戀白蘋自是受恩心未足却隨雙

翅羨吳均

羅隱酬烏程卽光庭云正月十一日書札五月十六日

到來柳吟秦望咫尺地鯉魚何處間徘徊故人情意

未踈索次第序述看眼開上言三年隔煙水下有數

幅真瓊瑰行吟坐讀口不倦瀑泉激射琅玕推壁池
蘭蕙日已老村酒醺甲時幾杯鶴齡鴻算不復見雨
後簑笠空莓苔自從黃冠擾中土人心波蕩猶未回
道因合眼拜九列張濬掉舌升三台朝廷濟濟百揆
序寧將對面容姦回禍生有基妖有漸翠華西幸蒙
塵埃三川梗塞兩河暗大明宮殿生蒿萊懦夫早歲
不量力策蹇仰北高崔嵬

迥鎖密良匠不

肯雕散材君今得意尚如此况我麋鹿悠悠哉榮衰
貴賤目所睹莫言頭白黃金臺

方干湖上書事寄長城喻明府云吟霜與卧雲此興亦

甘貧吹箭落翠羽垂絲牽錦鱗滿湖風撼月半日雨
藏春却笑縈簪組勞心遠字人

方干送李秀才遊雪上云娑娑戀酒山花盡繚繞還家
山路通轉揖擬投青草岸吹帆猶是白蘋風淮邊欲
暝聲聲急洛下先寒苑樹空詩句因余更孤峭書題
不合忘江東

張說爲徐堅作挽歌云才美臨淄北名高淮海東羽儀
三省遍漁獵五軍通玉殿孤新榜珠英落舊叢徒存
一寶劍何處訪徐公

朱慶餘送石協律歸吳興別業云識來無定居此去復

何如一與耕者遇轉將朝客踈資身惟藥草教子但
詩書曾許黃庭本斯言豈合虛

朱慶餘陪湖州韓中丞讌云老大成名仍足病強留絲
竹亦無懽高情太守留閑坐借與青山盡日看

周賀送石協律歸吳云僧窓夢後憶歸耕水涉應多半
月程幕府罷來無藥價紗巾戴去有山情夜隨淨渚
離蛩語早遇寒潮背井行已讓辟書稱抱疾滄洲便

許白髭生

喻鳧送石賁歸吳興云同志幸同年高堂君獨還齊榮
恩未報共隱事皆閒訪寺臨河岸開樓見海山洛中

推二陸莫久戀鄉關

僧無可送邵謁及第歸湖州云秦關烏啼罷歸路浙烟
西郡守招延重鄉人仰慕齊橘青逃暑寺茶長隔湖
谿乘暇知高眊微應辨會稽

薛能送趙道士歸天目舊山云愚朴尚公平此心鄰道
情有緣終自蔽何計逐師行日者聞高躅時人蓋強
名口無滋味入身欲羽衣生表乞還鄉遠詩曾對御
成土毛徵到越塵髮倦離京符呪風雷惡朝脩月露
清觀臨天目頂家住海濤聲稟引圖看足參同註解
精休糧一擬問蕊草俟回程

皎然題張鍊師天目山所居云採薪逢野泉漸見栖開
所坎坎山上聲幽幽林中語仙卿何代隱鄉服語亦
楚開冰洗藥苗掃雪候仙侶零葉聚敗籬幽花積寒
渚冥冥孤鶴性天外思輕舉

杜荀鶴寄顧雲云省得前年別蘋洲旅館中亂離身不
定彼此信難通侯國兵雖斂吾鄉業已空秋來憶君
夢夜夜逐征鴻

薛逢送慶上人歸湖州因寄道儒座主云上人今去白
蘋洲雪水蒼溪我舊遊夜雨暗江漁火出夕陽沉浦
鴈花收閑聽別鳥啼紅樹醉香歸僧棹碧流若見儒

公憑寄語數莖霜鬢已驚秋

皎然桃花石枕歌卞山幽石產奇璞荆人至死採不着
何人琢枕持贈君片片桃花開未落劔工見兮可爲
劔玉工辨兮知非石至寶由來鑒者稀今君獨鑿應
欲惜何辭售與常天真幸得提携親玉人河中棄置
君不顧天生秀色徒璘玢四座喧喧爭目玩巧過造
化稱一絕莫言昨日因錯磨看取從來無玷欵六月
江南暑未闌一尺花冰拭枕看高齋正午風颭室
中不減先春寒主人所重重枕德文章外飾徒相惑
更有堅貞不易心與君天下爲士則

皎然杼山禪居寄東溪吳馮處士三首

青雲何潤澤下有賢人隱路入菱湖深迹與黃鶴近
野風吹白芷山月搖青軫詩祖吳叔庠到君才不盡
身當青山秀文體多郢聲澄澈湘水碧沈瀟楚天青
時人格不同至今罕知名昔賢敦師友此道君獨行
孤坐石上月悠然遺塵想邈矣達情說

別時春風多掃盡雲山雪爲君中夜起孤坐石上月
悠然遺塵想邈矣達情說故人不在茲幽桂惜未結
秦系贈烏萃明府云束杖政成時清溪弄釣絲當年潘
子貌避病沈侯詩漉酒迎賓急看花署字遲楊梅今

熟未與我兩三枝

殷文珪題太學博士仰光庭幽居詩云舜軌堯文混九
埃重明宏構集良材江邊雲卧如龍穩天外馳書遣
鶴來五夜藥苗滋沆瀣四時花影蔭莓苔草玄門似
山中靜不是公卿到不開

靈一宿湖州靜林寺云山寺門前多古松溪行欲到已
聞鐘中宵引領尋高頂月照雲峰几幾重

耿締陪燕湖州公堂云謝公爲楚卽坐客是瑶林文府
重門與儒源積浪深壺觴邀薄醉笙磬發高音未至
才仍短難隨白雪吟

吳興掌故集卷之六

吳興掌故集卷之七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藝文類

吳興文獻已具詩辭一卷其記載之文凡可以考見
名跡備掌故之闕者隨檢錄出以表著云誌已輯如
顧況刺史廳壁記白樂天五亭記李直方白蘋亭記
歐陽脩安定先生墓表蘇軾墨妙亭記劉燾長興進
士題名記汪藻何氏書堂記謝夢生東萊讀書堂記

趙孟頫吳興賦山水清遠圖記宇文公諒湖州重脩
府治記李木魯翀安定書院燕居堂碑銘程卽清塘
隄岸記烏程新建儒學記鄧文原歸安新建儒學廟
記王禘德清重建縣治記程敏政孝豐縣記黃衷太
守題名記劉麟烏程便民倉記陸時雍歸安便民倉
記陳寔歸安縣東庫記織簾書院記蔣瑤湖州府學
鄉舉題名記顧應祥湖州歲貢題名記楊上林兩橋
記俱不錄

漢堂邑令費鳳碑

卜者撰

維熹平六年格于無射大荒之歲堂邑令費君寢疾卒

嗚呼哀哉于是夫人元弟

守卜者追而誅之其

辭曰君體履柔和溫其如玉脩孝友于閨閤執忠蹇于
王室立迹州郡仕更右職舉直措枉強禦靡貸貢孝三
署勛譽有則出宰近甸民懷厥德色斯輕翔翻然高潔
王人之職分祿班爵台司見招助鼎調物退已進弟不
營榮祿栖遲歷稔項領滯畜鄣土不庭黔民作慝命君
政化風 逆善遷惡三葦致道有耻且格太守旌
功轉在堂邑垂拱不言而民帥伏三年之間卒以道洽
旻天不弔命也早沒春秋六十六黎儀瘁傷泣涕連灑
豈愛哉躬命不可贖臨終迷眩仁辭內發祖業良田畝

直一金推子弟息辭位讓財行義高邵卓不可及名實
相副有始有卒 人善痛方悽惻

漢堂邑令費鳳別碑

甘陵石劬

君舅家仲孫甘陵石劬字子才載馳載驅來奔于喪庭
肝摧意悲感切傷心瞻彼碑誅懷之好音司馬慕蘭相
南宮復白圭仰之以彌高鑽之而彌堅不堪哀且思叙
詩之一篇庶幾昔子夏起夫子所言其辭曰君諱鳳字
伯簫梁相之元子九江太守之長兄也世德襲爵銀艾
相亞襲遐祖之鴻軌拓前代之休蹤邈逸越而難繼非
羣愚之所頌仁義本于心慈孝著于性言不失典術行

不越軌度清潔皦爾泥而不滓恤憂矜厄施而不記由
近及遠靡不復載故能聞令名而雲騰揚盛聲而風布
踐郡右職三貢獻計辟州式部忠以衛上漢安二年吳
郡太守東海郭君以君有委也之節自公之操年三十
一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神化風靡惠以流下
靜而爲治匪煩匪擾乾乾日稷惠此黔首功成事就色
斯高舉宰司委職位思賢以自輔玄懿守謙虛白駒以
不隄丹陽有越寇沒 命君討理之試守故鄣
長蓋危亂有不謀又畏此之 而 牧奚止其師
旅鷗若飛鷹鷂奮若夫虓虎强者綏以德弱者以仁拊

簡在上帝心功訓而特記轎輿宰堂邑暮月而致道祝

遂據於鄉尹中表之恩情兄弟與甥舅鳶與女蘿性樂松之茂好聞君顯令名舉宗爲歡喜不悟奄忽終藏形而匿影耕夫釋耒耜素婦投鉤莒道阻而且長望遠淚如雨策馬循大路褰裳而涉洧 歌離思黃鳥集于楚惻惻之臨穴送君于厚土嗟嗟悲且傷每食思不絕夫人篤舊好不以存亡改文平感渭陽悽愴益以甚諸姑咸辟踊爰及君伯姊孝孫字元宰生不識考妣追惟厥祖恩蓬首斬衰丈世所不能爲流稱于鄉黨見吾苦君存剝裂而不已一別會無期相去三千里

絕翰永慷慨泣下不可止

此碑先在三碑鄉後移入墨妙亭遂泯亡梁相府君碑止有存鳳二刻歐陽集古錄尚有三碑今亦無考

吳興卞山楚王神廟碑

梁簡文帝

昔者武王詢於太公五神之禮正伊陟贊於巫咸三篇之義作抑又玄矩司於坎宮漢興北時黃蛇感於通夢秦作西郊幽則鬼神其來已尚楚王弘茲釋教止獻車牛既舍黃駒安事駢角掌激無左滌之勞牧人止徧衝之務周房殷俎惟有玄澗芳芝玉擘瑤樽止存丹桂清酌漸符不殺之教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

朱髮茂矣哉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太守元
景仲稽諸古典於茲往烈永傳不朽式樹高碑翠石勒
文事偕神掌靈龜負字還擬洛書

吳城賦

梁吳均

古樹荒煙幾百千年云是吳王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鑄
劍殘水西有舞鵲故堙縈具區之廣宅帶姑蘇之遠山
僕本蓄怨千悲億恨况復荆棘蕭森叢蘿靡漫亭梧百
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本或至杪而無華不見春荷
夏撞惟聞秋蟬冬蝶木魅晨走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
海乃復有此吳城

長興報德寺刹下銘

陳徐陵

昔者明王大孝感動神祇助月致景星之祥非烟流慶
雲之色然而嚴敬之道惟事盡於配天明發之懷誠不
過於享帝豈如以梵宮之樂資乎廟堂靜土之因歸於
圓寢雖復青雲誰郡之境界水春陵之節上幼懷凝重
未曾遊陟年將志學即事登庸宣力淮潯屬有嘉夢其
夢也畢陌弘敞橋山屈盤氣象靈長風煙騰薄使隊雙
表其高有尋左則青龍蟠蜿右則白虎蹲踞軒轅之駕
譬婉婉而多慚吳王之墳狀耿耿而非擬有人指其地
云此是國陵自爾迄永定初其間二十餘年至歲紀頻

移崇瑩乃作觀其山川形勢王相徵圖瞻拜高巒宛如前夢大矣哉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者歟銘曰壯矣金表傍依壩垣高連彩電極睇翔鸞梵伎宵唱雲花晝翻三心斷縛六道除冤趙夢天樂秦遊帝閤王靈在上巨勝奚論福被羣品星排大昏皇家七百於萬惟孫

西亭記

唐顏真卿

湖州烏程縣南水亭即梁吳興太守柳惲之西亭也繚以遠峰浮以清流包括氣象之妙實資遊宴之美觀夫構宏材披廣榭豁達其外睽畧其中雲軒水閣當亭無暑信爲仁知之所創原乎其始則柳吳興西亭之舊所

焉世增崇之不易其地按吳均入東記云惲爲郡起西亭毗山二亭悉有詩今處士陸羽圖記云西亭城西南二里烏程縣南六十步跨苕溪爲之昔柳惲文暢再興吳興以天監十六年正月所起以其在吳興郡理西故名焉文暢嘗與郡主簿吳均同賦西亭五韻之作由是此亭勝事彌著間歲頗爲州僚處而有之日月滋深室宇將壞而文人佳客不得極情於茲憤憤悱悱者久矣邑宰李清請而脩之以攄衆君子之意役不煩費財有羨餘人莫之知而斯美具也清皇家子名公之膺忠肅明懿以將其身清簡仁惠以成其政絃歌二歲而流庸

復者六百餘室廢田墾者三百頃浮客臻臻迨乎二千種桑畜養溢乎數萬官路有刻石之候吏厨有餐錢之資敦本經久率皆如是畧舉數者其餘可知矣豈必夜魚春躍而後見稱哉於戲以清之地高且才而勤精於政事何患雲霄之不致乎清之筮仕也兩參雋乂之列再移仙尉之任毗贊於蜀邑子男於吳興多爲廉使盛府之所辟薦則知學詩之訓間緝之心施之於政不得不然也縣稱繁舊矣今詔清爲望清當受代而邑人已軫去思之悲白府願留者屢矣真卿重重遠耆老之請啓於十連優詔以旌清之美也某不佞忝當分憂共理

之寄人安俗阜固有所歸雖有魯臣掣肘之患豈盡子言用力之術由此論之則水亭之功乃餘力也夫知邑莫若州知宰莫若守知而不言無乃過乎今此記述以備其事懼不宣美豈徒媿詞而已哉

吳興沈氏述祖德碑陰記

顏真卿

南齊徵士吳興沈君名麟士郡人也蘊道德晦於邑之餘不溪家貧無資以織簾爲業時人號爲織簾先生精於禮傳嘗自訓誥宗人吏部郎中淵中書郎約累薦徵爲著作郎高卧不起名重江表臨終遺教依皇甫玄晏棺中貯孝經一卷穿壙三尺置棺平土不設几位四時

地席玄酒而奠子彞奉而行之吳郡陸惠曉張融皆爲之誅徵士嘗制述祖德碑立於金鷲山之先塋年月淹遠風雨蠹蝕朽字殘文翳而莫分軋元中爲盜火所襲碑首毀烈嶽然將墮過江二十葉孫御史中丞震移牒郡國請其封葺或屬兵凶曠而莫脩忽有朴樹生於龜腹盤根抱趾聳幹夾碑巖如工造鬱若神化歌者復正危而再堅夫德無名遇賢而鍾慶神無質假物以申應沈氏積善既遠徵士植德既深天將興舊族乎吾知沈之復大也權檢校宗事十九葉孫前太廟齋郎怡拜泣松檟增脩舊塋感先碑之隕覆懼遺文之殘闕乃具他

石傳而貳焉崇其本所以尊先也建其新所以嗣德也以真卿江南婚姻之舊中外伯仲之穆謬忝邦刺見托斯文刊諸碑陰以傳無朽因改其樹爲慶樹以旌其美焉沈氏之故事具於家牒今闕而不紀時有唐大曆戊午冬十二月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士有牢籠太虛撒掖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間而理窟肌分者其惟玄真子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又著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

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迺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常誼爲作內解玄真又述大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爲宗觀者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搨河夫執畚就役魯

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表嫂徐氏聞之手爲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栢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遊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閤闔旌曰迴軒坊乃命評事劉太真爲序因賦栢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爲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爲席駿皮爲屨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榔桴杖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玄真配爲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

故魚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
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嘗問有何人往來答曰
大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
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
或閉目或背面飛墨應節而成大曆九年秋八月訊真
卿於湖州真卿以舫艦既弊請命更之答曰儻患漁舟
願以爲浮家汎宅沿沂江湖之上往來若雲之間野夫
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踈率誠澹然人莫窺
其喜愠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泥沙希跡乎道丈夫
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思德滋深曷以寘

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邈玄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
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煙波
論此身

杼山妙喜寺碑

州西南杼山之陽有妙喜寺者梁武帝之所置也舊置
在州西金斗山唐太宗文皇帝升極之六年春二月移
於此山山高三百尺週迴一千二百步蓋昔夏杼南巡
之所今山有夏王村山西北有夏駕山皆后杼所幸之
地也晉吳興太守張玄之吳興疏云烏程有墟名東張
地形高爽山阜四周即此山也其山勝絕遊者忘歸前

代亦名稽留山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橋南五十步又有黃浦亭並宋鮑照送盛侍郎及庾中郎賦詩之所其水自杼山西南五里黃蘗山出故號黃浦俗亦名黃蘗澗即梁光祿卿江淹賦詩之所寺東偏有招隱院其前堂西廈謂之溫閣從草堂東南屈曲有懸岩徑行百步至吳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按說文云它蛇也上古患它而相問得無它乎蓋往來之人築城以避它也有處竟陵子陸羽杼山記所載如此其臺殿廊廡建立年代並具於記中大曆七年真卿蒙刺是邦時浙江西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袁君高巡部

至州會於此山真卿遂立亭於東南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癸亥建因名之曰三癸亭西北於蘗桂之間創桂棚左右數百步有芳林茂樹悉產丹青紫三桂而葉華異各樹桂之有友徑以袁君步焉因呼爲御史徑真卿自典校時即著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畫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以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原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真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紹高篋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渾等脩之裁成二百卷屬安祿山作亂止其四分之一

及刺撫州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卷
事物嬰擾未遑刊削大曆壬子歲真卿叨刺於湖公務
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萼陸羽國
子助教州人褚冲評事湯衡清河泉太祝柳察長城丞
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脩後進楊
遂初崔弘揚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顏祭常介左興宗顏
策以季夏于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於茲山
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前是顏渾正字殷佐明魏縣尉
劉茂括州錄事參軍盧鏐江寧丞常寧壽州倉曹朱弁
後進周愿顏暄沈殷李蒲亦嘗同脩未畢各以事去而

起居郎裴郁秘書郎蔣志評事呂渭魏理沈益劉全白
沈仲昌攝御史陸向沈左山周閻司議邱悌臨川令沈
咸右衛兵曹張著兄暮弟薦為校書郎權器興平丞常
伯尼後進房夔崔密崔萬寶叔蒙裴繼姪男超峴愚子
頌顧往來登歷時杼山大德僧皎然工於文什惠達靈
暉昧於禪誦相與言曰昔廬山東林謝客有遺民之會
湘陽南峴羊公流潤甫之詞况乎茲山深邃羣士響集
若無紀述何以示將來乃左顧以求蒙俾記詞而藏事
乃銘曰夏王南巡山名是因梁主東睽寺榜攸詢形勝
天絕規模湯新避它城古垂釣臺堙棚以桂結浦由黃

申二庾迢遘三癸嶙峋徑列御史傳紆逸人紛吾著書
羣彥惠臻海韻源鏡自秋徂春編具貫魚學比成麟幸
托勝引亟倍僧珍庶斯見傳金石不泯

檄告西楚霸王文

狄仁傑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西楚霸王項
君將校等其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
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
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局棄蒙恬而齒劍沙邱作禍於
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塵
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貞符當

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
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
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
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
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魄
東峰收竄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
隅循草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帟銷盡羽
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

陸龜蒙記稻暈災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至吳興三月不雨至於七月常

汙均沮如者埃壙空勃權檝支派者八扉屨無所汙農
民轉遠流漸潤涸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怵怵然救暵不
暇僅得葩折穗結十無一二無何羣鼠夜出嚙而殭之
信宿食殆盡雖廬守板擊毆而駭之不能勝也若官督
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械束榜箠木饑頸
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是禮闕
而不行久矣曰鼠知之復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有貪而
廢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豈吳之士鼠與蟹更伺其
事而效其力殲其民歟且衛風以碩鼠刺重斂碩鼠斥
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遊將去汝適彼

樂土况乎上招其財下啗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
浪轉徙聚而爲盜何哉春秋螽蟥生大有年皆書是聖
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通於春秋又親蒙其災於是
手記

唐進士龔軺墓誌

杜牧之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移守桐廬路由錢塘龔軺
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龔秀才詩人
兼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及飲酒頗攻章程謹
雅而和飲罷某南去舟中閱其詩有山水間淡之思後
四年守吳興因與進士嚴暉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

士龔軺去歲來此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軺者軺命馬甚速始跨鞍馬驚墮地拆左脛自日卒予始了然憶錢塘見軺時徐徐尋思如昨日因知尚殯於野乃命軍吏徐良改塋於卞山南去州城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軺善亦不知其鄉里源流故不得記嗚呼何爲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死哉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二日記

送皇甫尊師歸吳興卞山序

梁肅

尊師以齊物爲心抱神爲事有年數矣外則質貌蒼古遺是非於耳目內則冲氣浩然卷虛無於橐籥常頌道德上下篇往來吳中諸山如浮雲獨鶴自適其適吾陋

且遁跡不暇又焉識其所以戊辰仲夏覲於山陰精舍於是方牧追右軍許邁之期下走作壺印禦寇之遇亦既合契於焉飽和百骸自理滓濁如洗先是師藏道書於卞山之下留止未幾忽焉將行不受一毫之施且輕千里之別有以見無待之情矣予欲脫形神于鞅絆蹈方外之逸軌有志未就心焉火馳命養空而遊相從於赤水之上師乎師乎斯言不苟也夫

吳興許氏溪亭記

權德輿

溪亭者何在吳興東郭主人許氏之作也亭制約而雅溪流安以清是二者相爲用而主人盡有之其智可知

也。夸目參心者，或大其閨閣，文其節概，儉士耻之。絕世離俗者，或梯構岩嶮，紉結薜蘿，世教鄙之。曷若此亭與人寰不相遠，而勝境自至。青蒼在目，潺湲激砌，晴煙陰嵐，明晦萬狀。鷗飛魚游，不驚不喁。時有歸雲來，冒榭棟。許氏方莪，鷓冠支筇，竹目送溪鳥，口吟招隱，則神機自生。利欲自薄，百骸六藏之內，累無入焉。有田二頃，薄於亭外。磁基之功，出於僮指。每露蟬一聲，秋稼成實，倚杖睨望，不覺日暮。歲食之羨，則以給樽中。方其引滿，陶然心與境會，則是非得喪相與，奔北之不暇。又何可動其中耶？夫舉世狗物，以失性而不能自適，且繆戾於動靜。

之理。君之動也，代耕筮仕，必於山水之鄉。故尉義興，贊武康，皆有佳聞，而無秕政。其靜也，則偃息於斯亭，循分食力，不矯不躁。庸詎知今日閉伏，不爲異時之大來乎？予知之深，故因斯亭以廣其說云。

蠶賦

陸龜蒙

荀卿子有蠶賦，楊雄亦爲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遊。熙熙藝麻績纊，官初喜窺官奪四五。民心乃離，大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鸞龍葩卉，官涎益嚙，盡取後已。

嗚呼既秦而烹蠶實病此伐桑滅蠶民不凍死

吳興靈鶴贊 事具黃錄齋中記

白居易

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腦火綴白翎雪開遼水一去緜山不回噫吳興郡孰爲來哉寶曆之初三元四齋天無微颺地無纖埃當白晝干與紫雲偕三百六十拂垓徘徊上昭玄貺下屬仙才誰其居之太守姓崔

陸文學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有仲宣孟陽之貌陋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才辨篤信福操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

疑之謂生爲瞋及與人爲信雖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必行也上元初結廬于茗溪之濱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扁舟往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其家惇露育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爲孝子自將援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

子執儒典不屈公用矯憐無變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
廁踐泥污墻具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
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問字於學者得張衡南
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做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
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求於寺中令其
剪榛莽以門入之然或懸記文字惜焉若有所遺灰心
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歎歲月往矣恐
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怨又鞭其背折其
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衣詣伶當者譙談三
氏以身爲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

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
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緝學工
書天寶中郢人酺於滄浪道邑吏召子爲伶正之師時
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捉手拊背親授詩集於是
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書於火門山鄒夫子墅屬禮部
郎中崔公國輔出守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
馬幫一頭文槐書函一枚云白驢幫襄陽太守李愷見
遺文槐函故盧黃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已之所惜也宜
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人過江子亦過江
與吳興釋皎然爲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

見人爲善若己有之見人不善若己差之苦言逆耳無所迴避由是俗人多之自祿山亂中原爲四悲詩劉辰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於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湖州法華寺大光太師碑

李紳

賢劫千佛生於後世法輪遞轉應現隨相或國王大臣宰官居士降生有地不以色相故如來言以色見我以

音聲求我爲行邪道故不以金色瑞相蓮花化生降胎示報以潛靈聖上人姓唐氏生於邑之安吉姓楊氏竒孕而夢協靈祥在媿而不茹暈血既生能言不爲戲弄未亂之歲思求佛乘發念法華三月通貫傳梵音於性稟精護念於神契經聲一發而頑鄙草心晝集夜持而七部圓滿音聲從容指顧間雅雖捷口利辨者皆隨慕念及登戒之歲僧儀首冠西遊長安祥風達於函關瑞相通於帝夢上人以持經爲國請闕請見肅宗皇帝召對禁中上拱而歎曰昔夢吳僧口念大乘五光隨發音容宛若協我嘉徵因錫名曰大光以瑞唐姓肅宗元年

降誕之辰會齋於定因寺因賜上人墨詔許以天下名寺持意經者住持令內臣趙思送於千福寺持經道場經日四七而吳音清亮常達聖聰上異其事令高力士以宣諭焉後居藍田精舍先期而寺僧夢天童來降稱曰大光經聲達於峯頂師既宴坐自見神手後天而降拊光之心師乃憶先達抱玉大師常志斯言今高法音當有神輔夕夢神僧乳見於心命光內飲自是功力顯暢神形不勞尋山探幽偶墜窮谷龍泉莫測淪溺其間心靈了然無所惑亂因以本經多寶塔爲誠願持十萬遍恍然出泉若有神捧紹後住資聖寺大師以慈親在

吳未答慈力表乞歸養恩未許還猶繫煩惱之念遂生無妄之疾策蹇強力將投於泉驢伏不前羣鳥拂頂心既時覺疾乃隨瘳昔如來雙鵲巢頂而定慧聖明大師羣鳥摩首而煩疑解脫廼以寶軸加飾首戴法華於千福寺行道日夜俟命有詔許還既止烏程崇脩寶塔日持法華偈以成徃願焉永泰元年浙西廉察使常元甫表大師爲六郡別駕道場將念之首大曆癸丑歲文忠公顏真卿領郡予先人主邑烏程予生未暮歲乳病暴作而不啼不鑿者七辰師至命乳母洗滌焚香乃即念法華至功德品遂起席而坐拱而開目師飲以杯水遂

命乳哺疾乃隨愈大師視而笑曰汝何願返之速乎因以法師易子幼名貞元中子甫弱冠再遊雲上舟泊之次大師已竚於溪側而笑戲拊如兒童焉子爲州將飲醉於館太師引宿於道場夜分將醒白光滿室朗然如晝覩太師宴坐妙音方闌若開毫相經音既息光亦隨歛於是午西邁辭大師於法筵撫子頂曰爾得徑山之言我則無以爲諭行矣自愛去留有時空王教平等者護念大師於永貞元年十二月黑月既夕示滅於法華寺之經院獸號鳥墜山木驚振異香飄馥二日不息是月告刺史顏防曰去矣人世無牽夢泡大師熙和暢達無

入不得隨機見教經行無闕維摩詰之儔也知機洞如藏往察來默而不顯晉寶公之倫也經通梵界瑞降天童靈相神光昭融顯見曇上人之徒也大哉明德慈悲護世通異相於王宮示法輪之寶重昏外識於黎庶懼色相之迷妄是以居若長橋動如浮雲隨鷗自親入獸不亂一衲四十歲無浣濯而居常香馥一鉢七十載資禪悅而睿體溫然予遭大師留駐於世而不覩大師寂滅之日年逾耳順昏寄塵勞無法舸以濟河悲火宅之迷室忝門徒者追畫梵宮時予烏臺舊僚天官卽敬君守郡吳興寄言刊石銘曰多寶如來聞經涌塔伴厄闡

教以弘正法受持三世以成賢劫或降忉利或生人天
金相不顯真如默傳明燭總焰水明分圓示抱金德資
於上賢體寶戒珠心惟法鏡懷寶不迷含光不竟希夷
要妙法凝清淨發諭開蒙藏機匿聖瑞協皇夢功天童
聲宣梵界響達宸聰降臨神手捧溺龍宮跡隱三昧心
符六通金粟分身普賢馳象譬喻言詞光明顯相仁滋
一雨功歸無量法性天高慈門海曠我昔嬰兒迷蒙疾
痼靡日沉魄近年師駐梵音耳聽神光目覩白馬先鑿
迷津莫翹鼓音已息慈雲不浮寶樹摧華祥泉涸流稠
林喪斧苦海沉舟色相歸空洪身無際莫測來往誰分

顯晦三表闡仁深乎宴締

湖州錄事參軍新廳記

楊夔

度材者定曲直於繩較物者決輕重於衡蓋繩無欺影
衡無私形故人所取鏡也今使五邑之吏枉正無所逃
千里之情毫厘無所差束其內外必蹈於規矩戢諸桀
黠知懾於刑憲斯郡主簿若繩衡之無私爲得其任矣
高陽許鑄以前秋曹掾端於讞獄詔寵之遷陟斯任自
兵興十五載事隳宿貫守國之法制稟朝之政令今日
由關而東郡亦無幾惟吳興遵國經體舊章上下謙敬
確然不渝然此數萬聚兵之所給固繫於土賦俾其役

不重歛不煩吏不苛民不疲萬目自正者全在提其綱
乎若制事以義制心以禮節不爲勢易忠不爲強奪靜
以督其下故其下肅恪以蒞其事故其事簡由是衆吏
畏而庶務集僅至於訟狎而刑置矣廣明中妖巢揭竿
以犯帝闕遂俾翠華有西南之狩梁鄭周陳之甲皆閣
手無所敵凡五改火鑿輿外駐甲辰年今太守以彭門
之師擒巢於萊蕪提其顛薦於成都明年春玉輦還關
遂以功收於吳興帝念殊庸位不配德詔加防禦以高
其位始開幕延賓增吏拓制度於是取督郵之舊署爲
防禦使院然後合工廩戶爲三掾之廳移居視印簷楹

迫則耳目沉居處蕪則思慮昏今茲視於前則淺而露
視於後則湫而隘得無沉與昏乎而又藂雜寺舍蔭翳
塔序列爵者亂其次援筆者喪其局交臂駢足褻體虧
敬乃命梓人擇材敞前檻豁南榮砥中堂嚴層局設外
屏以肅其入構環廊以莊其位撤舊增新壅隘咸革列
目之物罔不完美覩其顯暢則夏奪其暑居其奧密則
冬却其寒地斯清境斯勝足以豁聽視爽精神尊中和
之性增冲澹之趣矣君子是以知蘊智者於是敏負才
者應用周如水於器方員無所滯如緣於色玄黃無不
入如是則化圯爲完易卑爲高蓋出於餘力乎凡君行

已之道及物之利其察也鑑焉臧否無匿其信也潮焉朝夕不忒俗如其正吏飲其直叔向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於此而見矣斤塗畢役君以夔業於文且謂表年紀事春秋之曩志也茲廳之立既始於我而載祀莫記無乃取議於將來其爲我書之遂題於東墉以徵其始

烏程縣脩建廨宇記

楊夔

叔孫昭子聘於晉晉受邾人之愬執昭子寘於箕使吏藩之昭子不以拘爲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如始至故春秋賢之今有受九重之命收其民凋瘵者繫之以

緩訛敝者籍之以侈既以公館毀摧圯漏視而不治者無乃取議於君子乎丹陽余公蟾再尹於烏程降車之春察訟決獄之暇周視縣署其門傾其廳欹其墻圯其廡偃頽簷側楹倒移相倚風雨周庇公歎曰建之者何人壞之者何心既叨守邑其敢不力自慰以圖自脩乎然屬天未悔亂兵火猶熾專城而居者其可無備乎故儲軍數萬以戒不虞而軍須軍餼僉賦於縣務繁力匱久莫克舉公而宵分而寢五鼓而興行持坐惟不遑所安近起於時方克僦功於是節冗費之用資贖辟之金儻力於農休徵工以厚償聽斷之餘策犬以巡慰其勞

者勗其墮者設茗及飡日有省視於是工操斧斤如蟻
集臚傭運其材如水赴泝財以儉而蘊故其用給人
悅而使故其功倍不期年而衆宇昂新若換大門中門
脩大廳小廳東西門新押司錄事院建人吏祗候房砌
縣之外城凡百餘雉狃宅之周垣近一百堵脩衆僚之
宅五造廳庫之橋六疏西亭之汙池制公廳之什器有
遺罔不增構其尤赫赫者如每歲徵賦主胥類於廳之
西廡以其輸賦駢湊滿逸是虞乃增廡之一楹構欄甘
限其內外俾永絕罔耗此以見公謀之經久也縣之西
北隅舊有帳院蓋御史團集里書之所歲月綿遠崩侈

無幾每遇霖潦則束席就燥以避其沾濕亦有時矣加
以往來奔走泥渾之患舉邑是病無從可革公於是歷
揆其損以籌完葺正傾支摧增新易壞類夫重構復建
脩廊以達於都門雨有依暑有陰從役者不知其勞矣
此以見公情之恤下也公帑推敗上漏下濕周垣雖設
扁不爲固易所謂謾藏而誨盜也公乃擇堅以草枯選
宏而化陋厚厥垣嚴厥關此以見公志之防閑也縣之
園扉頽危莫甚彼犯大辟得繫者豺狼野心脫走是務
閉闔不謹垣墻不慎是遺罔於虎吻也且糞壤狼穢戾
其矜恤之意公乃剡積弊滌宿汙席以潔其榻食以茹

其餒此公之處心慮物也先是縣之秋曹掾蘇公頊釋
褐之官也始至兼戎曹遇上已節郡有角楸之戲郡守
出觀則司戎者職其事因乘小艇往來檢馭郡治之南
溪波浩洋而舟覆焉衆駭愕謂不可援俄聞空中有言
曰無損蘇公忽有翰流以出其舟許公存焉俗稱其地
爲蘇公潭大曆中縣令李昭故相國紳之先也相國誕
於縣署幼弄之歲墜於縣之東池逾數刻忽若有物翼
者出於池面相國畧不爲苦二者皆縣之故事而圖經
不載公乃檄請邑人太學博士邱光庭編輯遺事始著
於籍於是盡列其狀請言於弘農楊夔夔學於春秋固

當以紀功書績爲事公前任日崇脩先聖之祠爲文績
功刻石於縣令復紀此弘烈蓋以慰縣人之思也况公
以民吏之勤請不可拒絕由是採石勒之乾寧丙辰春
七日記

烏程縣脩東亭記

楊夔

故相國趙郡李公紳寶曆中廉問會稽日以吳興僧大
光有神異之迹爲碑文托郡守敬公建立於下山法華
寺會昌中詔毀佛寺此寺隨廢時縣令李式見碑述相
國先人曾宰烏程遂移立於縣之東亭迄今五十載其
碑毀折汝南周生以明經四命重宰烏程覩其廢逸遂

求於故老獲舊文比類於折碑所失者數字因重刻於石所缺文字不敢臆續蓋所以避不敏遵宣聖不知而作之戒也兼其傳舊云東亭之池始相國誕於縣署學弄之歲乳母惰於保侍俾相國墜於池人莫之覺食頃如有物翼出於池而家人方得拯焉衆方懾駭相國笑語無替於平日人咸異焉初有石數尺勒其事歲月綿遠石失其處故汝南生廣其亭濬其地再刻其碑重序厥由蓋欲存縣之故事也生中和初宰此邑及期而代居間閉關澹薄自得郡帥隴西公潛使人伺其所爲知其安於貧樂於道閱百代以自娛未嘗以缺乏爲撓由

是官有乏必俾承之而生所至以靜理聞癸丑夏復詔生宰烏程民吏忻忻再偶寬政閣鞭聽訟事簡庭閒君子哉汝南學古入仕有其經矣生家於陽羨數世以明經獲祿羣從昆弟並一舉而捷允浙右之士固以嚮風國庠聞其名咸推先焉夫善爲政者雖於人安而俗阜必當於事有立於意不忘以羽翼厥道也今徭賦既調風俗既安逋逸有歸悻子有依然後搜遺文刊墜碑此以見興廢之心也建新亭疏汙池此以見繼絕之志也於乎當大兵之後民厭於煩役克俾其民康其務無媿于令長矣生既立大光上人之碑遂命某紀其年月別

立於石且以旌斯亭之興有自也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沈仲淹

吳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諸孤問其墳墓曰貧未之塋滕侯傷之乃謀於僚屬卜善地揀良日具禮悉備以寶元三年二月塋于德清之之永和鄉大壯嶺君諱嚴字叔寬世爲本郡人其先食邑於沈後子孫失國而爲沈氏漢晉而下代著其人曾祖諱廷規祖諱廷誨父諱廷岫皆隱而不仕叔寬幼負器識服親之教明經屬文有聲於江表大中祥符七年秋郡國

敦遣首送於禮部明年春禮部校天下之才奏叔寬第四人天子命試於廷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者薦君洪州武寧之茗局外臺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而吏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權利歲金二十萬貫爲諸劄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會故參政蔡公居守南郡以同年之游惜其沉俊辟爲留守推官其年秋七月以疾終於官所享五十叔寬孝弟於家事其親未嘗遺顏色視親兄之孤必先於己子與人交篤於義信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及聞其亡皆

相弔云天與其才又賦其行而不及其顯以壽也悲夫
三子曰初曰邵曰郁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長適前
進士陳經次未笄長女之嫁蔡公不遠千里命齋金以
送之及君之塋又滕侯極營以意有以見叔寬感人之
深如此某同年之列最知其心故爲之銘銘曰叔寬叔
寬生兮可愛沒兮可傷友朋之望子孫其昌

張常勝墓誌銘

王安石

君湖州烏程縣人姓張氏名文剛字常勝好學能文孝
友順祥再舉進士不第年二十七熙寧五年九月九日
卒以六年二月五日塋於鳳凰山曾祖任祖維贈刑部

侍郎父先尚書都官郎中致仕女三人君妻子從父妹
也故君從予學銘曰才足以貴而莫之知善足以壽而
止於斯嗚呼逝矣爲銘以哀之

湖學田記

顧臨

夫患有術也養有道也一梁之渡人患之微者也而君
子取之得其術也一井之濟物養之薄者也而聖人取
之得其道也子產乘輿其爲力固勤矣而君子不取非
其術也冉子與粟其心固爲周矣而聖人不取非其道
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不費云爾所謂道者不在
乎大在乎不窮云爾夫豐而多費知愛於彼而不知愛

於此矣大而易窮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費則雖微可尚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吳興學著於天下當其盛時學者不可勝錄然常患惠而養之者不至也彼千里而來有及門而不能留者有留而不能久者將返則有戚然不足之歎自學初得賜田五頃而瀕湖多潦歲入無幾由今樞密胡公爲郡始爲辦學資漸以及諸生之寒者總胡公者或增焉然亦莫之充也嘉祐中臨管丞乏教授計其資十常不能及二三既數年迺會太守鮑侯軻恤其不及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謀諸士僚適聞秀州杉楊涇有民訟田頻年不決官將兩奪

之鮑侯喜曰吾謀得矣迺用書懇請於轉運使願得貸錢購所爭田以贖學者會轉運使賢樂聞其請遂用貸錢六十萬得田千頃其田當沃壤舊無燻潦之患以二年之入償貸錢然後率爲學糧歲可以食百員夫棟宇之固易隳也泉布之貨易耗也惟田之息可以沾及無涯語其始可謂惠而不費要其終可以養而不窮世有掠民脂血罔爲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藐而不顧噫不明乎善徒多費而易窮較今日之爲重可取也鮑侯去之二年遇今徐侯來喜其得惠養之道術而有資於名教然慮歲月之久有攘沒其美者乃使不敏著紀云

東禪寺記

魯伯能

故鄣爲古名邑崇巒遠峰盤礴秀氣深澤碧灣曲折浚流其流出於天目以入苕霅識者謂其山澤之勢雄深秀拔必有洩其靈者而東禪寺獨控東山之上屏山九疊鏡水千尋白雲糜空虛舟泛影過採芝亭攬飛龍之湖石泉漱其丹壑竹栢蔭其青崖雪擁寒梅月藏香桂天其或者假此於金天氏抑遺之以及其人乎昔李白之愛花巖靈運之賞石門境與人會疑若天成而茲山適未有愛且賞者况復記之耶吾嘗遨遊其間以爲其洞窅以邃可以作幽棲其亭翼以雄可以供遠眺至於

蔭萬竹之金容酌兩池之玉液皆足以滌塵襟而暢吟懷者也不知有能會吾獨得之趣者乎歎息無聊姑記之

安吉重修放生池記

胡浚明

甲子冬外臺計議欲置天下放生池上可其奏下州縣具舊存新創之又命儀曹訂以聞仁民愛物可謂至矣惟安吉雖存而荒穢弗剪殆非所以對揚休命予雖暫領邑事不敢不勉乃誅茆薙草增廣浚深召工重修放生池揭爲扁榜所以宣布聖天子之德意垂髫巷歌黃髮擊壤皆願記其事於石臣嘗觀唐肅宗詔天下置放

生池凡八十一所顏真卿作爲碑記以廣慈愛大抵溺於浮屠氏區區以邀福爲言臣竊不取雖然君天下者苟有仁心聞雖使林不槎枿敗不麋胎蒼而栖者林而哺者沙而翹者萃而唳者飛者鳴者嬉者念者喙哺者尾孽者各遂其性無天關之患雖不期於福而福自至殆所謂享國久長之道也

湖州路總管郝侯祠記

牟應龍

隋唐以來學者尚詞章遺經術宋慶曆間安定先生胡公始以體用之學教授蘇湖一新舊習朝廷下湖學取其法爲太學法召爲國子監直講四方英俊爭來受業

程子亦在其中伊洛之源蓋自此始先生卒塋於湖州何山晉何楷讀書堂之右蔡忠惠公襄爲之銘歐陽文忠公爲之表可考也郡以先賢體魄所藏視護惟謹立祠堂樹松檟每歲春秋守貳以下至於生徒皆出郊上塚以爲勝事蔡侯節又捐已俸即城西官地建書院以祠先生請區畫以表章之至元間墓地忽爲鄰僧所奪毀其瓦伐其樹碎其碑以絕省掃之路廣化寺僧襲其迹而動白晝率其徒數十人突入書院逐諸生而據其屋像設寓於游氏小亭者數年壬子求直於有司行省數命復還而彼悍然不顧許侯師可遂買地遷之城北

陽墓地固未暇問馬侯煦銳意復之弗果僅立祠瘞衣冠於曾玄墓上歲時望拜而已郝侯始至謁先生祠詢知顛末慨然守土之職風化是先生賢之墓未復事大有此乎即欲復之而未得其間會經界法行有土者皆得自實侯曰此機不可失也亟與達魯花赤迭理密失正議謀遣歸安宰李拱辰山長嚴與敬往視寺僧集衆拒之不得前侯躬率屬官往諭以理僧知墓非寺地始歸之遂命甃其塋域繚以垣墉揆日之吉偕同僚暨諸生行釋菜禮廉訪僉事撒德彌實巡部至郡美其事大書安定文昭胡公之墓八字使刻石置之塚上墓之失

三十餘年前是爲守者屢欲復之而不能侯談笑集其事自非見之明行之勇不誅於邪說不惑於浮議其孰能之不寧惟是凡郡政皆然惟公而當理故足以服人耳侯累任風憲常有澄清天下之志于一郡乎何有蔡侯始建書院時諸生即畫像而祠之許馬二侯因列其次侯復先生之墓其功尤大於禮宜得祠侯固不欲而衆志不可遏乃相與肖其容於絹素而屬記於予焉侯名鑒字子明廬龍人世擢科第名族也

郝公復墓之後至我

朝初定天下遣吏度民名田僧乘計帳未定復詭墓爲

寺地知烏程縣四明孫公成又發其隱復加封樹前
建亭堂三間以祀旁爲屋三間以棲守者上其事於
朝遂著爲祀令張羽有記

宋安吉州太守趙公雙節之碑

讀史至於宋自不覺色愠掩卷爲之嗚咽夷狄之禍無
代無之惟宋爲甚始抗衡於遼徒多歲幣中屈辱於金
徒主和議底極於胡元壞亂不可復救矣天地爲之反
覆彛倫爲之攸斁冠履爲之倒置開闢以來未有也方
伯顏渡江攻常州忿其不下屠之止留三人不仁哉虎
狼之性也古者侵暴不斬胎不殺厲不擒二毛元其何

如哉先是趙公良淳以宗室由餘干來守是邦覘國計
日非歎曰不知瞻烏爰止於誰之屋耳凡國民心勵士
氣蔑不以身先之未幾游騎馳突賊臣程鵬飛范文虎
二鷁瞿然鷹瞬爪攫備至遣使馳書招降公奮不顧身
唾罵裂書梓使者出而斬之已而兵大至日夜不解甲
宿埤上調度嚴切號令精明部將吳定國開門納胡兵
公知事不可爲徒步至州具公服佩印綬南向焚香泣
拜臣食宋祿當死宋土其妻 氏曰君能爲忠臣顧妾
不能爲節婦乎遂書几案夫婦同死節義成雙乃同縊廳
事後集芳軒於手傷哉於手傷哉州男女無少長罷市

巷哭不絕口豈非天理人心不容泯滅也夫宋亡死節之臣無算多讀書知理道者而夫人以坤柔貞靜之質當倉卒非常之變毅然就死畧無難色宋三百年養士之功化及閨門卒食其報夫豈徒哉其死也非徒死也蓋元入則宋亡宋亡則華其夷矣此春秋萬世之防也英魂秀魄沉淪百世之下

皇天震怒肆命我

太祖高皇帝恭勅絕式遏劉殄茲胡虜之膻風一復中原之統紀詔錄其忠節具載祀典春秋二序守臣行之豈惟有功於聲教有功於帝王天下後世也歟嗟宋德

不綱中原板蕩胡元入主天寶厭喪噫噫北兵如虎南冠如糜武功不競文化亦衰惟公忠純王室懿親此固人謀之不臧夫亦天與之弗申天柱折華統奚爲絕有臣如巡地維缺王迹奚爲貉有女如莘一朝同死萬世大倫毆犬羊而出境籍府庫而過秦烝哉非天生明天子曷由以臻

牟先生墓志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寺少卿獻之

子也淳祐丁未惠清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第而先生生清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英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友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舊族父諸弟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妄下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惠遊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

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迫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

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義相切劘若師友然達官顯人過吳興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咸咸服或以爲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考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率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強記如此亦故家之聞見習熟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學也居常或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舊或有餽問苟非其

義亦未嘗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二世矣而風度猶故鄉自號爲隆山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行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女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教授眉山陳琛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次適安吉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塋於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允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先是一年

集始免先太史之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門人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於世蓋及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畧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集矣其何敢辭乃爲銘曰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忤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緝彌縫嘻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互世不誣銘以信之

不其遠乎

吳興掌故集卷之七

吳興掌故集卷之八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賜閱

後學茅獻徵校

名園類

吳興山水清遠雖介於江海之間而去之甚遠雖有兵爭而及者甚少自漢以來避亂者居焉南渡來分列秀邱諸君子仕臨安者有幽寂之思競趨此爲遺後之計故名園衆多且臨湖諸山多竒怪石一時誇尚幾與洛中相並并陽老人所作癸辛雜誌多列爲

勝事予自嘉靖丁亥遊觀其間已餘二十年然未嘗見一花一石之處豈當時宦士習染偷安之意而今之民窮地僻其勢有不能者乎亦其朴俗務本其力雖餘而不爲靡麗固其本素者然也然洛陽名園之感不覺悵然而發故著之以見一時之盛云

南沈尚書園沈公名介字德和仕宋爲兵部尚書荆湖置制使園在南城之內近百餘畝內有聚芝藏書二堂大池幾十畝中有小山池南立大石各長數丈秀潤竒峭有名於時其後爲賈師憲所得賈敗獨此石卧沙中人謂石之妖者善敗人也至今其地有沈尚

書橋雖其地分裂尚有遺墟可識

北沈尚書園沈公名作賓字賓玉仕至龍圖待制寶謨閣學士園依北城奉勝門外號北村葉水心作記鑿五池三面皆水有靈壽書院怡老堂溪山亭對湖臺水心評天下山水之美而吳興特爲第一

章參政嘉竹園

沈氏晦巖園

南漪小隱

沈清臣晦巖園後爲章參政所得有地數十畝內有佳林堂懷蘇書院相傳坡守湖時常遊此其地本郡

官之南園爲楊漢公所創三園之一寶元中知州事
滕宗諒所重建後歸李寶謨後又歸之牟存齋端明
端明本蜀人故建岷峨一畝宮及碩果軒芳菲亭享
躬齋前枕大溪控曰南漪小隱

倪氏園倪正父尚書所居今之月湖即其處其園四傍
皆水易以成趣

倪氏玉湖園倪公別墅在峴山之旁取浮玉碧浪合而
爲名有藏書樓極幽經鉅堂志中有所謂兼山者此
地居兩山之中故因以名也

程氏園文簡程公許眷山人園在城東宅之後依東城

水濠有至游堂鷗鷺堂芙蓉涇又一園去城數里名
湖口有堂曰右居

丁氏園丁葆光之業在奉勝門內後依城前臨水蓋取
萬元亨之南園揚氏之水雲鄉合爲一園每歲郡將
勸農還必於此艤舟

丁氏西園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門外前臨苕水築山鑿
池號曰寒岩一時名士洪慶善王元渤俞居易芮園
器劉行簡曾天隱皆有詩臨苕有茆亭或稱爲茅庵
丁家

葉氏石林左丞葉少蘊之故居在卞山之南正堂兼山

榜曰石林精舍有承詔求志從好等堂靜樂菴愛日
軒躋雲軒碧琳池又有岩居真意知止等亭其鄰有
朱氏怡雲菴涵空橋玉礪石林之餘勝在此有大礪
從圓證寺左流出經其居蓋湖中勝地出於天然者
此爲第一

葉氏東園乃少蘊之族孫溥號克齋者所創在湖城之
東多竹石之勝

李氏南園李鳳山參政本蜀人後居雪因創此爲遊觀
之地中有傑閣有懷岷其扁乃穆陵御書

王氏園王之爵使君家於月湖之中規模雖小曲折可

喜有南山堂茗雪二水之所會茗清雪濁畧不相混
畢氏園畢再遇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門三面皆溪其南
則邱山在焉

韓氏園距南關無二里昔屬平原後歸周氏名曰城南
讀書堂萬松關太湖三峯高可數十丈

章氏水竹塢章農卿北山別業也

劉氏園在北山德本村富民劉思忠所葺

錢氏園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爲之岩洞竒秀下瞰太
湖手可攬也錢氏居在焉

孟氏園孟無菴第二子爲趙忠惠婿因居雪創別業成

趣

萬氏園倪正父云予嘗謂萬元亨公家便是仙境今試呼名盡畫仙境不過亭館山林竹石花木鶴鹿而已公家具有之非仙境而何但人在仙境中自不知之猶有他羨耳萬大以爲然豈獨萬氏雖吾小園人望之亦當以爲仙境也

俞氏園俞子清侍郎臨湖門所居爲之俞氏自退翁四世皆未及告老各享高壽晚年園池之勝蓋衣冠之盛事也

齊陽老人曰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衛清叔吳中之

園一山聯亘至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其大可知矣然予平生所見秀拔有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家爲奇絕蓋子清胸中自有邱壑又善畫故能心匠之巧峯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餽飭而犀株玉樹參列旁午儼如羣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視牛奇章何如耳乃於衆峰之間縈迴曲澗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聲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日傍植名藥奇草薜荔女蘿絲紅葉碧潭旁橫石作杠下爲石渠潭水自此溢出

潭中多畜文龜斑魚夜月下照光景零亂如窮山絕
谷間也

趙端肅和王園後臨顏魯公池依城曲亂植拒霜號芙蓉
城有善慶堂最勝

趙氏北園安僖王所建後歸趙德勤觀文其子春谷文
曜葺而居之有東浦書院桃花流水薰風池閣東風
一梅等亭正依臨湖門內

趙氏菊坡園新安郡王之業也乃分蓮花莊之半爲之
前臨大溪爲脩堤畫橋芙蓉柳夾岸照映水中植菊至
百種相望一水其宅在焉舊爲魯氏極目亭人稱曰

翁面魯家後趙氏扁爲天開圖畫

蓮花莊在月湖之東四面皆水荷花盛開錦雲百頃城
中所無也昔爲莫氏業後屬趙氏至子昂時猶寄情
其中人殆不知爲莫氏業也

趙府三園俱在南城下處勢寬闊氣象宏大後有射圃
崇樓壯麗尤特

趙氏清華園新安郡王之家後依北城有林田二項

趙氏瑤阜園蘭坡都丞之別業去城既近景物偏幽後
有石洞深邃其家有法書刻爲瑤阜帖

趙王蘭澤園園頗宏大因規爲墓地作大寺

趙氏繡谷園舊在秀邱後屬趙忠惠家一堂據山椒曰
雪川圖

趙氏小隱園在北山法華寺後有流杯亭引澗泉爲之
有古意經鉏堂志云自西門出十八里有法華寺寺
側即趙氏小隱園庭宇潔雅其漱玉森翠臨巨澗蔭
喬松水清見底游魚數十若行空中坐石上片時真
所謂坐茂樹濯清泉者獨恨城關之阻疑字返歸棹不
能終日耳

趙氏蜃洞一洞窅然深不可測亦忠惠所有
趙氏蘇灣園菊坡所建去南關不三里而近碧浪浮玉

景物殊勝山椒有雄跨亭

趙氏玉鑑園

趙氏慶源堂

趙氏梅園

張氏園

此四園在城外見經鉏堂志

林氏溪堂

楊氏水雲鄉見丁氏園下

鄒氏園

向氏園

此四園俱在城內見經鉏堂志

予謂邱壑必以本來面目爲勝天然林麓而下有泉池
雖一無點畫亦足爲好若徒採綴爲奇則既失其本
意而勞神損力亦非達士所堪也其在吳興尤不宜
爲此若具一艇逍遙容與於烟波之上四顧岩壑獻
奇競秀惟吾意所適不必登崇躡峻自有天然之樂
一二良朋贊嘯分秉竟日忘歸更爲佳絕不然則平
泉水石雖有遺戒所及祇取智者一笑而已
嘉靖己亥長谷外史徐獻忠識

吳興掌故集卷之八

吳興掌故集卷之九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古蹟類

夫世無百年之生而有千年之蹟士君子托興夷遠
委情周歷蓋有不忍泯忘者夫亦係諸其人也弔古
感世之士寧無所感發耶昔王右軍與客登覽烏山
輒慨然而歎曰百世之後誰知王逸少與諸君至此
乎嗟乎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微言逸表誰不愴然

思之述古蹟

烏程閣下生蓮花萬歲曆曰太和二年烏程閣下忽生蓮花方是唐憲宗中興諸道皆用兵而江南稍安息蓮本水產而生於閣下亦和氣所孕毓也

春申君故宅辨郡志載春申故宅在烏程縣南二十五里即下菰城新志亦以爲城邑皆非也按東坡隋書地里志黃州永安郡有永安城圖經謂春申君故宅蓋非是春申之居乃在吳國今無錫惠山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又張表臣曰黃之永安爲春申故城蓋始封也後楚併吳乃請吳之故宮都焉然行相事未

嘗去國所以有廟者後人作之也又史記楚封歇爲春申君賜淮北十二縣後十二年復獻淮北地請封於江東因城故吳墟以爲都邑今姑胥城內西北隅四縱五橫之迹可考則無錫已自不居况吳興非所封耶今所謂下菰城者蓋春申代吳時築壘屯駐之處其四壁門可証又按春秋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今下菰城正在衡山之南其爲屯駐之處無疑矣

顓頊塚按顏魯公吳興地記云烏程縣境有顓頊塚圖經云晉初衡山見顓頊塚有營邱圖今予考皇覽云

顓頊塚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山海經曰顓頊葬鮒鰓二處之陽今溫縣地不知顏公何不深究遽信圖經之說

黃浦誌以爲黃歇所開故名殊非也按顏魯公妙喜寺碑內云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其源出自杼山西南五里黃蘗山其澗因名黃蘗澗其北出爲浦因名曰黃浦其傳訛之久乃以松江郡治南所流大浦東北出范家河者亦名黃浦郡誌亦附爲黃歇所開其謬益甚

卞山楚王神廟梁簡文帝作碑記之盛言事佛不殺則

非項王矣湖人舊稱項爲卞山王或卞山別有項王碑自漢而來事佛不殺者惟楚王英耳雖荆王劉賈亦非事佛者卞屬故鄣爲丹陽郡管內爲荆楚之封耶或曰唐卽除有項王蔬食文則項王亦或嘗事佛者然簡文之碑未嘗一言及於項而卽除之文不過因簡文之碑而附會蔬食之意也又江總卞山楚王廟詩末云英威言幾何此當爲項廟也

歐陽亭在烏程縣歐餘山之陽越王勾踐之後受封此山之墟

沈亞之故宅在烏程西南一二里地名小敷山即舊誌

之福山見牧之弔沈下賢詩

朱氏怡雲閣見石林避暑錄記圓證寺大松三十餘株
夾道蔽日猶國初時故物石橋合諸澗經朱子怡雲
閣之前其深處水面濶四五丈張文規所謂金碧潭
者也其下流注朱氏子嵩之圃噴薄激射交流左右
去吾廬不滿三里

碧琳池按石林避暑錄云吾居東西兩泉西泉發於山
足翁然澹而不流滙而爲沼纔盈丈許溢其餘流於
外吾家百口汲者繼踵終日不耗東泉亦在山足而
伏流決爲澗經碧琳池然後會大澗而出傍澗取以

灌園皆此水也兩泉皆極甘不減惠山而東泉尤冽

珍珠泉在飲馬池之下平地居民以溉田可百畝

白雲泉在金蓋山北麓亦乳泉也見山墟

瑤席池在道場山上方

真珠泉在妙喜寺

烏程侯井在縣東北孫皓時所開

放生池唐貞元二年春三月詔洋州之興道泉山南劍

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西諸道迄於昇州之江寧

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

十一所顏真卿作放生池碑又乞御書題額

元張煮伏日陪吳興諸府公宴魯公池云芙蓉池上會
羣公滿意華筵笑語中虹影連蜷山外雨荷香淡蕩
晚來風歌催銀甲箏愈急涼入金尊酒易空我亦玉
堂揮翰手題詩合在水晶宮

相國池烏程令李晤誕相國李紳于縣署幼弄之歲墜
於治廨之東池逾數刻若有物翼出因名

蘇公潭烏程秋曹掾蘇許公頴釋褐之職兼戎務上已
節郡有角楸之戲司戎者乘小艇往來檢飭因覆於
城南潭中俄聞空中言無損許公因獲出無恙後人
因其貴而名潭爲蘇公云

貴涇浦在霅溪西南岸梁時蘇氏女遇五彩龜而生女
爲陳武帝后因名

太子滙在下山東吳封孫皓之父於此而皓繼吳統因
名其舊迹也地產楊梅

釣魚灣在烏程西北三里都官郎中張先釣於此因附
名

花渚在梅溪鎮吳越征西將軍吳瓌居此而構花石甚
麗因名

玉帶潮安吉銅山鄉許夫人墓前早晚兩潮高尺許
靜蛙池安吉西常樂寺側蛙鳴聒耳開山肇法師剪紙

蛙投之即止

四龍湖安吉東二里龍清觀左吳越王以望氣者言此地有王氣使人鑿之忽有四鵠飛出化爲四龍

蛟龍池天目山東南瀑布下注數里蛟龍時見於此

乳泉井長興鼓吹山下其色白煎茶甚佳

玉竇泉長興西南六十里深廣皆二尺色紺碧味甘唐

處士鄭遨與道士李道殷羅隱築室泉口號三隱

金沙泉顧渚山貢茶院側唐學士毛文錫記云將造茶

時太守具禮拜祭頃之發源清溢供御茶畢水即微

減供貢茶畢水即減半造畢水即涸矣唐貢茶水二

銀瓶宋初用一瓶其後茶與泉俱不供至元時水大發雖茶畢不減我朝惟供南京奉先殿茶耳

月泉在武康慈相寺泉出石隙形如半月舊有披雲閣

後易名清暑閣呂祖謙月泉疏云斷崖吐月纔出半

規古甃涵星尚懷全壁久矣寶奩之廢遐哉玉斧之

脩護此寒清板除氛翳名高詩社再傳和仲之符價

重帝城復值文饒之運

聖井長興東九里廣惠寺左有五井晉永嘉中陳氏所穿陳高祖初生時一井泉涌出家人汲以浴之後稱爲聖井

花瀨長興水口陸龜蒙云花瀨濛濛紫氣昏水邊山曲
更容村

五亭唐郡守楊漢公立於白蘋洲一曰白蘋亭二曰集
芳亭三曰山光亭四曰朝霞亭五曰碧波亭見白居易
易五亭記

歸鴈亭宋孫莘老治湖時作於天慶觀中道士山宗悅
乞名於東坡坡以歸鴈名之方是坡判杭州運司差
往湖州相度隄障利害因題曰蜀客南遊家最遠吳
山寒盡雪先稀蓋以自寓思歸之意
三癸亭在村山寺之東南顏魯公以癸年癸朔癸日建

方巽竹先

陸羽因以三癸名之故魯公詩云欵構三癸亭實惟
陸生故

溪光亭在歸安縣前開禧二年邑宰鄭昭先建

六客亭在郡圃中李公擇為守時張子野劉孝叔楊元

素蘇東坡陳令舉會於碧瀾堂子野作六客詞後東
坡與曹子芳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會於郡圃繼作
六客詞亭蓋後名也

鷗波亭在子昂故宅之左今為頌壽廟

車蓋亭殷康所建在車蓋山

毗山亭柳惲建

吳鉉亭故集卷九

古蹟

七

五花亭唐刺史常景先所建以唐選士用五花判事爲
常氏所建白故以名亭在岷山南麓

麗澤亭愛山亭俱在郡治治平三年張大寧建

雲繚亭在璉市

慶亭在長興懸脚嶺下建安二十三年孫權嘗擒虎於

此後沈法興將蔣元起與李子通戰慶亭即此

左顧亭在德清餘不溪上孔愉放龜之處

碧瀾堂攷堂乃雪溪館中堂名也杜牧之佐宣城時來

遊吳興爲書堂扁作雪溪館詩劉長卿南謫時亦寓

其中有作吳興自郡齋外允治中別駕之廳俱名爲

館惟雪館以待過從之客歷千百年來館名雖泯而
碧瀾之名獨存蓋重牧之也張廉有重脩碧瀾記竟
不知其爲雪溪館在宋時陳堯佐題碧瀾堂云茗溪
清淺雪溪斜碧玉寒光照萬家誰向月明中夜聽洞
庭漁笛隔蘆花

西亭在吳興郡西二里烏程治南六十步跨茗溪柳惲
天監十六年正月所建嘗與郡主簿吳均同賦西亭
五韻後邑宰李清重脩顏魯公有記宋天聖中縣令
方仲弓改爲浮玉亭

夢馬堂紹興三年朱勝非卜地於吳興華嚴山嘉會寺

前堊其母楊氏夜夢十騎入山留一馬繫於林中因請於朝改寺曰崇因薦福寺塚前起堂名以夢馬二吳讀書堂在花渚瓌之後裔可幾知幾兄弟讀書其中

叢桂堂在安吉東一里紹興間朱三思三省兄弟叔姪一門赴南宮者二十有七人鄉里榮之以名其堂

東萊讀書堂德清慈相寺後有謝夢生記

韻海樓大曆七年顏魯公脩韻海鏡源於杼山因建此消暑樓在郡南子城上今四城惟南樓猶敞蓋其遺也牧之佐宣城時來訪郡公崔元亮因題詩末云時陪

庾公賞指崔也

浮暉閣賈耘老所居在定安門內沈會宗詞云景物因人成勝槩無塵可礙等閒簾幙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閑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帶流水白雲常自在

苕溪漁隱云耘老水閣景物清曠會宗爲賦此詞址與水閣相近同在苕溪南岸予有句云三間水閣賈耘老一曲新詞沈會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績溪翁

鎮湖樓在郡城南

魚脯樓在儀風橋南境之東昔歲貢魚脯於此脩製至今爲魚樓界

金婆樓在魚脯之東金婆好道築樓以居遇異人得太乙養元之道後因尸解後有過洞庭者見之以隻履寄回啟棺驗之相合

管公樓在金婆左子昂夫人管氏奉先樓也子昂有記吳城吳夫概築城於長城東二里名吳城梁吳均有吳城賦

辛將軍故城皎然詩同李洗馬入餘不溪經辛將軍故

城一首按辛敬順郡之將也刺史獨孤問俗於上元

三年因寇亂遣辛築城金鷲山以防南寇

三城三圻在長興東臨太湖吳王屯戍之地步列三城水列三圻

晏子城在安吉西北二十里晏子鄉吳地志云晏子娶吳王女築城於此至今耕者得黃金狀如菱角中有齊字名晏子金事之有無殊未可辨但以晏子名鄉或有自也

四安城隋大業九年置鷹揚府於此而築城云名四安者吳興宜興故鄣廣德皆保障於是也

長城宮長興西二里陳文帝所居天嘉二年置於天寧寺後

隱安在菁山宋知州事葛勝仲別業也外有溪澗澄澈與釋贊能於此賦詩爲樂

釣臺長興西北三十里上有石壁如屏高五十餘丈陳高祖少時釣處烏程妙喜寺亦有何楷釣臺

清容軒在慈感寺勤袁楠字伯長號清容居士與趙子昂交讀書於此因名

愛山臺在郡廨內西北隅宋郡丞汪泰亨所建取坡詩尚愛此山看不足之句元張世昌有記

南園在定安門內宋寶曆元年太守滕宗諒因揚漢公五亭唐末廢爲倉乃於此仍築五亭鑿二沼以存其迹蓋亦漢公所置三園之一也

隱塢在安吉東銅山鄉相傳陶隱居曾居此

陸龜蒙別業在長興東地名陸滙龜蒙嘗仕爲吳興郡丞其家故在吳之甫里而置茶山於顧渚其自遣詩可攷

孔姥墩在烏程西北三十八里見列女傳

千金墟在歸安東南四十里統記云吳王濞鑄錢於銅峴山而置庫於此

三碑鄉城南七都至九都是也漢有三費碑在此因名
邱路在烏程南七里昔邱傑年十三鄰人胡氏築墻侵
其界傑乃夜移籬退三尺胡氏慙亦退三尺遂通行
路因以名之

白蘋洲考其名始於梁太守柳惲之詩至顏魯公為郡
始輯為八角亭後楊漢公遂拓為五亭至光啓中李
師悅乃廢而倉宋朝以為秀王大府至元泰定復為
倉李直方白蘋洲記乃謂吳江之南震澤之陰為湖
洲已謬至云洲在郡城東南則又似列於城外洪武
中土人有作記者乃云在江子滙之西尤謬矣

落石在安吉李衛公廟宋政和二年三月四日隕二石
於廟成化十七年八月甲辰復隕一石於殿後因名
為落石山

七賢石在何山寺中寺僧移湖石於此狀如石丈故以
名之皎然有詩

七石配七賢隱僧山上移石性殊磊落君子又高奇
跋禪服宜壞坐客冠可墮夜倚月樹影晝傾風竹枝
集質患追琢表頑用磷緇
佚火玉亦害塊然長在茲

採菱渡石沈監運得異石於葉石林之廢圃刻曰採菱
渡其陽字二行王摩詰石虛用中書皆有印文復刻
摩詰詩於下方云採菱渡頭風起策杖林中日斜杏

樹埧邊漁父樵花源裏人家此輞川舊物立於採菱
渡者有郡人陳潤祖記

李相石罇見峴山

二仙石壁在長興洛塢五代時高士韓必吳松煉丹於
此錢王遣羅隱招之遂隱去

白石洞天一在武康計籌山一在長八座山側唐韓湘
隱處洞與陽羨諸山通

石羅漢在安吉西南六十里香山寺

石匱在卞山東麓其高數丈相傳人不可開開必雷雨
大作

石板在天目絕頂以板計者萬疊今武康石有類此者
石屋在天目山中可容數百人

石倉在孝豐西四十里景溪其石突起如倉旁有小祠
東西石樓在孝豐西南淨竹院後

石麒麟在長興西北二百步大雄寺南陳始興昭烈王
明陵前高九尺

石磨見梅溪山

石鼓見夏駕山

石胡梯武康西南三十五里沈義登仙之處

磨箭石在昇山西南半山間

石人在德清縣南戴巷溪濱或以爲昔人隧道邑人呼
戴巷爲石人頭竹齋沈羸詩云檢點行藏歲月同石
人頭畔且從容向來奉口溪邊月此夜乾元寺裏鐘
陳朝檜在長興大雄寺殿前相傳陳武帝手植今江南
各寺院有老檜者即托名爲陳朝檜檜何必陳朝始
有之上海靜安寺檜亦其一也浮俗附會之陋大畧
相似

慶樹沈氏金鷲山之瑩麟士立祖德碑久而欲墮忽有
樸樹生於龜腹盤根抱趾聳幹夾碑巖如工造因名
爲慶樹見魯公碑陰記

雌雄木在東林山一開花不結子一結子不開花
銀坊孝豐之移風鄉古採銀處

仙人頂在烏程栖賢山之西葛洪煉丹處上有禪院山
下有石洞

火爐頂在東林山上亦云葛洪煉丹之處下有九井井
東有仙溪溪口有龜潭鳳潭西望葛仙山甚近豈洪
之迹不妄耶要之東林逼近人村非道家隱迹處或
因葛仙山傳會至此

項王走馬埒在下山

蕪林在孝豐彭祖墓云其不種自叢生也彭祖墓豈應

在此或錢姓子自相傳會耳

回仙祠宋沈東老名思字持正隱居東林山郡守秘閣
陳誠伯以東老名其所居之菴也亦因回仙之詩也平
生有至行尊賢禮士聞於四方以藥十八味釀為十
八仙酒以飲客一日有青巾道士自稱回山疑仙字人欲求
一醉相與論古今治亂佛老之說自日中至暮飲酒
數斗語東老曰聞公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多陰
功此吾所以來也既而擘榴皮寫一詩過舍西石橋
乘風而去有郡人劉一止回仙祠記

李衛公廟在安居唐武德中輔公柘據丹陽詔李靖及

趙郡王孝恭東討一戰而擒之邑人感公之德乃於
西山立祠奉祀惟謹歲或乾溢禱之輒應賜額封侯
始於政和自侯而公始於隆興至乾道五年邑士民
請封王爵以生前已有衛公之封非封王不足以隆
報乃封為輔世忠烈王見沈樞廟記

長興李侯廟宋潘丙潘壬長興南鄉人太學生也見史
彌遠廢濟王不平因糾鄉兵立之事敗濟王遇鴆丙
壬被誅因欲屠湖州彌遠夢中見李太尉求免遂追
回太統制一城生靈俱拜李侯更生之賜長興至今
敬事之

舞陽侯廟在武康上栢里按沈彬廟記謂樊噲故上栢里人從季母嫁沛人遂爲沛人云不知何所據松江沿海及吳淞江皆有神廟廟必以漢唐名臣鎮之如紀王廟即紀信金山廟以霍光之類以鎮沿海水患然水旱疾疫間有禱之而應者起於信心也

翔鳳林天目山東北相傳鳳凰嘗見於此因名見顏魯公石柱記

漢沈戎故宅在武康東北鳳凰山捨爲懷德寺宋治平間改爲皇覺寺

漢錢林故宅在長興西子山

漢樓船將軍金曼倩故宅在長興金山

秦程林故宅在長興縣南程氏橋即古之善釀者

晉建威將軍莫核故宅在長興城山

晉南臺御史尚書令盛聰故宅在長興東箬溪盛灣

南齊秘書郎沈密故宅在武康西二百步建元元年捨

爲齊昌寺宋治平二年改爲證道寺

謝靈運故宅在烏程東南今爲福田寺

施斌故宅在梅溪鄉今爲樂平寺

陳武帝故宅在長興東九里光大元年詔立爲天居寺

宋治平間改爲廣惠寺

章皇后故宅在府治東北陳永定三年捨爲龍興寺即
今之天寧寺

陳青州刺史管聚故宅在施渚上強村永定中捨爲上
強精舍

梁昭明太子菴在天目山有洗眼池相傳昭明嘗於此
讀書

梁吳均故宅在梅溪鄉青山

裴子野故宅在安吉永昌鄉

王文殊故宅在晏子鄉孝行里

蕭翼故宅在府治西北梁大同二年侍中蕭翼捨爲寺

舊名寶勝宋大中祥符改爲鴻禧

梁周弘讓故宅弘讓之弟弘政爲安吉令弘讓結宇山
中在縣南三十六里

梁江州刺史錢道居故宅在長興西九里捨爲清果界

梁駙馬都尉吳僧承故宅在長興東呂山

梁參軍駱秘道故宅在長興駱灣

梁水部郎沈著宅在德清南二十七里唐栖市大同二
年捨永明寺宋治平間改爲大善寺

梁戴可先宅在德清西一里吳羗山之陰

梁青州節度使沈子真宅德清東三十六里一夕鐘磬

自鳴堂前井出八道光有龍騰空而去遂捨爲八聖寺

伍子胥宅在府城西伍林村相傳子胥曾居此

唐崔元亮故宅在長興西崔灣

孟郊故宅在武康西二里地名孟宅保有井名孟井

吳言故宅在府治北唐中和二年捨爲寺刺史王鸞表

請爲景清禪院宋天聖八年改爲天聖寺

吳越驃騎將軍吳瑣故宅在安吉西半里捨爲羅漢院

宋治平間改爲常樂寺

吳興地記所載陵墓誌不収録具列于後

吳文帝陵

吳景帝陵

鈕皇后陵

已上俱在并山東北所謂西陵者

吳丹陽太守蕪湖侯太史慈墓

吳大將軍朱治墓

吳蕩寇將軍程普墓

晉侍中羅含墓

晉黃門侍郎潘尼墓

齊宣城太守邱靈鞠墓

梁司空康絢頌墓

陳五兵尚書唐宗墓已上俱在烏程

陳錢皇后陵

殷仲文墓已上俱長興

齊中大夫朱安期墓在德清新市鎮唐元和十年鍾斯

染請於刺史薛戎移建覺海寺

補

明月亭在武康明月洲上此條在左顧亭後碧瀾堂前

吳興掌故集卷之九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山墟類

自昔叙述山墟十不備一不但深山窮谷足迹罕及苟非名賢所栖泊則其地不靈非珍產所資化則靈亦不著故或有野市煙村而載錄不廢故霞峰雲壑而指顧無從者焉吳興故有吳均入東記張玄之山墟名及山謙之吳興記等錄雖疑信相半而考亦有

據近之脩纂一切刪削幾以混聞大失志載之義子
因檢括諸散見及足跡所及以為此編尚恨登陟未
遍不足為全書竢有聞見續諸其後

烏程縣山

蜀山烏程東湯山

高啟送徐賁蜀山幽居詩我因解蔽遠辭京君為脩
琴暫入城偶爾相逢春酒熟飄然忽去暮烟生山頭
學嘯猶聞響世上留詩不寫名西
礪煩詢張靜者年來著易幾文成

別鮮山烏程東

爾雅云小山大似鮮郭璞註云不
相聯也此山大小似近而不屬故名

冥四山烏程東俗因名之又名篠山

西餘山烏程東

輿地志云漢文帝封東海王搖之子為顧餘侯即此
古有西餘寺晉咸康中大夫劉造夫婦塋此又名晟
山

昇山烏程東

本名烏山以漢烏氏居此也後王羲之與客登之慨
然歎曰百世之後誰知王逸少與諸君昇此乎遂名
昇山顏魯公吳興地記云其上有吳均入東記漢書

烏程有歐陽亭昔歐陽氏始封於此

張來儀詩昇山橫道傍秀色佳有餘雖微千仞岡層
巒自縈紆右軍晉高士魯此睡如墟苔徑存遺迹千
載沒荒蕪想當登臨日俯仰凌八區放浪形骸外游
目多所娛惜無登高作儂彼蘭亭書我思見其人臨

孺山風躡一鳥程東二

漢徐孺子哭友人姚元起於此山下有孺子祠紹興

中重脩江都唐法記

張來儀孺子廟詩晴明出遊覽南山一登覽歷上有高士廟淒涼倚空碧殘僧散已久客至空歎息憶昔漢祚衰朝野方奔迫遂辭東湖墅艤棹此山側高名懸日月千古留遺迹洪州有高亭吳楚千里隔側身西南望悲風起悽惻

戴山鳥程東北十八里

譙郡戴顓遊居三吳衣冠之士與之遊者隨其所至即築室居之太守張邵素與之善為築於此因名焉

顏魯公癸亭詩旁瞻戴顓路蓋指此山也下有明義庵

張來儀詩譙國有高士寄志在絲桐一聞王門召破琴絕其音傳昔居斯山井竈邀難尋至今草木間清風肅虛襟子家依古跡結屋當東林擇里得所安懷賢思難任浮屠巧眩世廟廊冠其岑臺殿紛青紅僅足供登臨誰能構千古同此心

毗山鳥程東北五里

當城北水入太湖突然獨峙吳興之水口也

壑山一名隆山在城北五里

在鳳凰山東麓出脉里許平壤間突起二阜上生五色石英而紫英尤多

陳灣嶺下皆下山北支此

南石山十程北

北石山十程北

魚山十程北

下山迤東發至湖邊獨此山有氣泡如魚鱗山形亦

類游魚過此則為黃龍洞

黃龍洞二程北

此山怪石林立中一石最尊上大而未小危立如幢石旁竅洞深不可測歲旱禱之輒應云有黃龍居之亦林屋之別門也山谷書黃龍洞三字宋人題名處

近有磨去易題其名者旁有祥應宮東坡詩吳興連月雨金甌生魚蛙往問弁山龍曷不安厥家梯空上巉絕俯視驚一呀神井湧雲蓋陰崖垂蘇花交流百道泉赴谷走羣蛇不知落何處隱隱如繅車我來扣石戶飛鼠翻白鴉寄語洞中龍睡味豈不佳雨師少彌節雷師亦停過積水得豚猴看君推黃紬高卧放晚衙色龍亦飽豚猴看君推黃紬高卧放晚衙

玲瓏山

在卞陰嵌空奇峻畧如錢塘之南屏及靈隱柳林有洞曰歸雲張有篆於石梁濶三尺許橫繞兩石間名定心石旁有杜牧之題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又紹興癸卯葛曾卿林彥政劉無言莫彥平葉少蘊題名

章文莊公詩短鍾長鏡出萬峰鑿開混沌作
玲瓏市朝可是無崎嶇更向山林巧用工

賽玲瓏

去玲瓏二里近沈氏挾別爲之因名沈家洞大率此

山十餘里皆奇石也

元許德彰遊避洞云谿衍一窟貫中峰不費天丁斧
鑿工未信武陵隨澗入直疑禹穴與天通蒼龍穩卧
春無雨石燕爭飛夜有風岩底
倘逢驢迹在便於此地覓張公

西陵山十一里

吳太子和堊此子皓繼統追尊文皇帝陵曰明以其

在西故又名西陵

鳳凰山在卞山東北九里

形如飛鳳故名俗名仁王山非是上有宋張常勝墓
王安石爲之志山之東北有

國初溫祥卿尚書墓

礪山

即鳳凰南隔水小山山石可以作礪俗名爲礪山全
無意義此原與鳳凰山相聯梁武帝因鳥山出天子
之謠將吳興以鳥名山者皆鑿斷此其一也宋鮑照
有自礪山東望震澤詩或曰歸安西南六十三里自
有礪山考歸安之礪山止可北望震澤鮑詩言東望
此也

石斗山又名法華山

下有法華寺寺碑載樵者掘地得石函藏一童子舌
不壞上生蓮花一枝故以名寺東有石塢吳太史慈
所塋太平環宇記謂之石斗山僧皎然冬日遙和盧使
君幼平綦母居士遊法華寺高頂臨河亭一首唐刺
史崔元亮張文規俱有詩

鳳翅山

在鳳凰山旁皎然同顏使君真卿李侍御夢遊法華
寺登鳳翅山有詩在別卷大抵即鳳凰山之右旁山
也自此而西即弁山矣弁之前小山名蒼山今考所

謂法華寺者幾廢魯公碑斷棄荒莽中不堪讀矣

鷄栖嶺烏程西北八里

蒼山烏程西北十三里

卞山烏程西北八里

山廣百里雖四散各表為名其實皆卞也上多似玉
之石卞和嘗於此采石因名後以山形如弁因或名
曰弁產桃花石見皎然桃花石枕歌。上有楚王神
廟見梁簡文帝碑。杜牧有塋進士龔軻墓誌。有
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安州軍州兼管勸農
事騎都尉賜緋魚袋餘杭張昶字聖休墓。有宋給

事中劉一止墓。有丞相葉夢得墓。在圓證寺左

王母山

在南一支從圓證寺東葉石林墓前發出迤長者是也

干山

干山南平地發起有戎朝南平縣知縣陸崧墓其孫穩仕江西右叅政時所改

白龍山

在干山南盡處前臨茗水

温山烏程西北二十里

吳興記出御苻苻即茶也杜育苻賦云靈山維岳奇產所鍾厥生苻草彌谷被岡茶譜謂初生曰茶既長曰苻此當是常茶非紫筍類也然烏程自來無上供之茶或御字有訛

亭子山烏程西北五里

白鶴山烏程西北六里

山石精好可為碑板江東記云員邱山石精好不謝

吳興即此吳興記謂仙人姪紆化白鶴遊此因名

雙姑山烏程西北七里

墓山烏程西北三十里

吳興掌故集卷十

山墟

七

戚家山烏程西北

康山烏程西十五里北

山長九里。○有刑部主事唐君樞之祖知福州君墓在其首。○按察司副使邵公南葬其東。

栖賢山烏程西二

上有石洞土有各種毛筍著稱郡中其北有都御史張公永明墓父處。

烏菱山烏程西二

石城山烏程西

昔烏程人嚴白虎於此壘石城與呂蒙戰至今有弩臺烽樓走馬埒基存焉。

金斗山

梁武帝先建妙喜寺於此唐貞觀六年移於杼山

瓜山烏程西三

目山烏程西三

夾山烏程西九里

在夾山漾之南俗名雞籠山

蕭山

與夾山相迤及

下徐山鳥程西南十三里

敷山鳥程西南二十里

福山

易說卦山之東曰夷此在福山東故名

舊俗名小敷山談誌名福山與夷山相聯接唐人沈

下賢名亞之居此沈見杜牧詩今為先人撫松居士墓

楊灣山鳥程西南一里

徐山

暮山鳥程西南二十里

在福山迤南其相對者為南暮山

已上九山皆郭西灣之小山突起平壤者也

九霞山鳥程西南二十四里

即羅山之前岡與康山南首相及予之山房在焉於

此脩吳興掌故集其右一坪予之母陸孺人葬焉山

俱瘠土不堪禾稻予種藥草茶竹聊以供旦夕而已

羅山鳥程西南二十五里與剎山相望尖聳如羅剎兩角故名

其陰即名栖賢本一山也

楓樹嶺鳥程西南二十七里

羅山之西名朱塢即仙頂寺之後山又西為姜村姜

村西過脉處也自是而南為青山為剎山為趙村

吳興掌故集卷十 山墟

小刹山烏程西南二十六里

舌頭山

青山

刹山高程西南三十里

嶺上有刹山關山之西即趙村秀即有墓

趙孟頫趙村道中詩昔年干戈動風塵暗三吳長江已無險智勇亦難圖築壘依平山謀國一何愚植幹羣林空遺址莽邱墟至今蓬蒿下猶有白骨枯天陰萬鬼哭慘慘荒山隅興止自有數不敢問何如獨憐

野菊花立

九乳山

烏程西南三十里

山有九峰如乳

杼山

烏程西南三十里

高三百尺週一千二百步昔夏王杼南巡至此故名

山有妙喜寺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橋南五十

步有黃浦亭為宋鮑照送盛侍御及庾中郎賦詩之

所杼山西南五里為黃蘗山為黃浦所自出亦名黃

蘗澗即梁光祿卿江淹賦詩之所寺東有招隱院其

前堂西廡謂之溫閣從草堂屈曲有懸岩徑行百步

至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宅城蛇宅即此皆顏魯公

杼山寺碑述陸羽吳興記中語也近日郡志訛以黃

蘗山在衡山之南又訛以妙喜山與杼山相去三里

俱非也妙喜寺名梁武本以西南有妙喜國未嘗以名

山也

司馬嶺烏程西南三十五里

黃檗山見行山下

雲碧岩嶺烏程西南五十里

太平山烏程西南一里

響山烏程西南六十里

曹家山烏程西南六十里

金安山烏程西南六十里

吳膠山烏程西南六十里

吳興記云膠燒田也吳氏於此燒山為田土民始有耕山田者

峴山烏程南二里此下俱

山之首見者曰峴舊有五花亭五花判事本出於常氏三世為守於

此故以李相石罇李相素喜飲名此自魯公聯句者

名亭二十九人公之二子亦與焉內劉全白先以評事遊

湖後貞元為守裴循為長城尉吳筠入嵩山為道士

來此李萼先任殿中侍御史魯公辟為防禦副使左

輔元先因公刺撫州增廣韻海至五百卷至是來湖

三教俱集且不遺後進公之襟度如是真可謂之雅

集惜未有勒之石者近時亦有諸大夫林居者社集

浮玉山烏程南五里

吳興掌故集卷十

山墟

十一

徐賁浮玉山詩浮玉山前路樓船泊渚沙蘋香風際
草杏色雨前花間鳥兼湖淨游絲趁岸斜不因來此
處那得賞春花

車蓋山

烏程南七里

晉太守殷康建亭於此趙孟頫葬其父與嘗於此

九里山

在車蓋之南

鮑山

與九里山隔道場浜口俗以鮑叔牙遇管仲於此附
會不經之甚

宋魯鞏鮑山詩雲中一點鮑山青東望能令參政張
兩眼明若道人心似矛戟山中那得叔牙城

翼子都御史張廉俱葬此山西南面

道場山

烏程南十二里

唐中和間如訥禪師得道居此頗著靈異建伏虎道
場後吳越王建十聖殿始改為真正寺宋改為護聖
萬壽禪寺山巔浮屠見朱或萍洲可談云熙寧癸丑
先公登第天子擢居第一為權臣所軋改居第二大
父頗不平道場山老僧言此非人事道場在州之離
方文筆山也低於他州故未有魁天下者僧乃丐緣
即山背建浮屠望之如卓一筆既成語州人曰後三
十年出狀元矣其後大觀賈安宅政和莫儔相繼為

廷試魁

東坡道場何山歌道場山頂何山麓上徹雲峯下幽
谷我從青山水窟中來尚愛此山看不足陂湖行盡白
漫驚青山僧不龍蛇蟠山出屋底清池照翠席塔前合
號驚入雲月裏仙人親手植出山回望翠雲環碧瓦
抱桂縹緲間白水田頭問行路小谿深處是何山高
朱費縹緲間白水田頭問行路小谿深處是何山高
人讀書不歸山山對酒空三歎我
今廢學不歸山山對酒空三歎我
何山十烏程南

山以何楷所居得名故有何楷讀書堂山有僧寺寺
右為安定先生墓元初佛教盛行僧徒無忌乃踣其
表而夷其道會至正間經界法行總管郝公鑒始復
之洪武初遣使度民田僧乘計帳未定復詭墓為寺

地四明孫公成知縣事發其奸復加封樹因上其事
於朝遂著為祀今有張羽記及牟應龍郝侯祠記

蘇軾何山明雲含老樹雨送歸舟自嗟塵
客一溪風底事孤僧亦白頭
土先衰何底詩去秋遊道場
王十朋飛何山詩去秋遊道場
眼未暇飛何山詩去秋遊道場
津播穀催農務欲作山行偶逢風伯怒肩輿出城
南乘輿訪幽趣藏佛屋深迹躡陳朝故老松不記
記年脩竹拱莫知數鳥鳴說法池花落日已暮小谿何
公堂木拱安墓青山看未足回首日已暮小谿何
處是歸誦
蘇仙句

金蓋山十烏程南

郡志訛以為即何山何山與道場联接為北一支金

蓋是南一友汪藻作讀書堂記云東曰道場西曰何山金蓋故在道場之東南自不容混其北麓有泉山多雲氣名曰雲泉其南面有尚書閔公珪墓誌又訛指為衡山

軻山烏程南十四里

金蓋北出小支金蓋如車而軻附其旁也

衡山烏程南十六里

金華東出過官澤水只為衡山此山作橫諸山中惟魯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只此俗呼

金蓋之南面為衡山此為東衡山誤也

錢山

從衡山北出為錢山

元黃潛錢山望菰城詩云所欣漁棋居乃與緇錫并種竹有萬竿結茆無十楹老僧解人意蹤履能相迎芳草被行徑朱藤暗石肩蕭條空階暮日照莓苔青猶嫌所歷早未極遊眺情

潘塘山

從錢山北出為潘塘山北臨碧浪湖東只餘不溪也

西塞山烏程南二十五里

西塞久無定論唐詩紀事謂陶現至西塞山下泊舟吉祥佛舍郡志乃謂嚴尚書震直墓在西塞山皆以郡城之西言之新志又以城西南之二十五里則與

妙喜相近尤非劉孟熙以爲磁湖鎮道士磯即張志和所謂西塞山前者也此當有據故經鉅堂志云西塞郡城南一帶遠山是也山水明秀真是絕境其謂之西塞者下菰城爲屯兵之處坐西向東故也然謂之前則不必在山下近菱湖處是已

平峰山烏程南三里

姑山烏程南三里

吳幹山烏程南三里

費家山烏程南三里

石頭山烏程南三里

溪東茅山烏程南四十里

市山烏程南四十里

菁山市上小山也

南陽山烏程南四十里

白虎山烏程南四里

菁山之南右山也

葛仙山烏程南五十里

職方圖志云葛仙煉丹之處在天下二十有三烏程居其一上有丹竈藥臼

菁山

與葛仙山相聯菁者菁茅也宋高宗南渡駐驛於常照寺故橋道尚存其東塢有秀王墳及清河郡王張俊墓宋學士牟子才墓

張來儀菁山石梯閣與方二彛徐士貢周二復夜生詩云忽逢晦日驚春盡為俯高窓對夜分獨鶴旁酬西崦寺樹老僧定入上方雲泉聲落澗空中辨花氣穿林暗裏聞莫道暫時留愛賞移家終擬避塵氣

歸安縣山

施山東五里

潘山東六里

河口山東五里

喬木山近河

夏家山東七里

孟家山東七里

沈長山東八里

餘安山東五里

湖跌山南五里

一名長超山有漢蒯子訓遺迹上有宇文公諒墓

東林山南四里

又名具錦峰上有浮屠下有祇園寺東老之迹備見

回仙觀下

謝家山南五里

吳興掌故集卷十

山墟

十六

分水嶺 西南五里
 桃花塢 西南五里
 震山 西南六里
 礪山 西南六里
 石門山 西南六里
 頂山 西南七里
 廉山 西南七里
 母潭山 西南七里
 馬鞍山 西南七里
 山北屬武康

銅山 西南九里

與安吉武康接境

龍池山 西南一里

天泉山 西南一里

獅子山 西南一里

首枕大溪岡巒盤踞如狻猊北屬武康

方山 西南一百一十五里

其山粘埴多陶器北屬長興

莫干山 西南一百一十五里

上有鑄劍池磨劍石北屬武康

侯石山南六十里

鳳山南七十里

見山南七十里

濮山

見經鉏堂志以為可遊賞處

厥山東南七十五里

入東記云吳有陸厥家於此

靈山東南八十五里

含山東南一百八十里

山有淨慈院其巔浮屠其下多出筆工凡四方製筆

稱吳興者皆含山人也

長興縣山

白石山東南八十三里

穿石山東南六十三里

夏駕山東南三十六里

夏王杼南巡至此而名夏禹受成會稽因卒塋焉其

後省方之轍相繼而至故武康之禺山烏程之杼山

皆以南巡得名其上有石鼓鳴則三吳有兵故又名

石鼓山

嘉靖間工部尚書安成劉公麟塋其父武畧將軍贈

太僕寺卿蒼於此因卜居呂山

董畧塢棟南三里

贛船山棟南三里

石井山棟南三里

槍旗山棟南三里

山多卓旗之迹

呂山棟南二里

吳將呂蒙討山賊嚴白虎屯營於此

挺花山棟南二里

何石山棟南二里

茶磨山棟南二里

白鶴山棟南三里

獨姥山棟南三里

在太湖旁與烏程接界

羅浮山棟南二里

陽烏山棟南五里

上為陳朝陵寢

揚阜山棟南五里

雉山棟北五里

山形如郡王冠陽烏山自此生去唐名長興為雉州

者以此梁武帝以童謠鑿破諸以鳥名山者獨此不鑿

隔山北對十里

爬兒山北九里

山桑塢北二里

郭轉堆北二里

陳墓嶺北二里

桃花塢北二里

香蘭山北三里

盧家塢山北三里

藪香山北即湖菱山

義鄉山北六里

晉太守周圮舉義兵平石冰陳敏等賊乃割長城西

鄉立義鄉縣於陽羨以此得名

鼓吹山西北

陳文帝居鄉時縣令到仲舉聞縣後鼓吹聲則帝必

至因名

馬鞍山西北十里

伏龍山西北十里

地有姬姓者居因附會姚崇墓於此

雞籠山西北二里

菹中山西北二里

在忻湖之西

了白嶺西北三里

富塢西北三里

宋熙寧中有富人徐隆居此

雷塢西北二里

箬峴山西北三里

孔堂山西北三里

橫玉山西北三里

朱堆山西北四里

堯市山西北四里

山墟名云堯時洪水居民於此作市皎然詩堯市人

稀紫筍多只此

顧渚山西北四里

相傳吳夫槩於此顧望原隰可為城邑故名唐時其

下有貢茶院傍有金沙泉汲造紫筍茶有司具禮祭

始得水事迄即洄至元十五年中書省遣官致祭一

夕水溢可溉田千畝賜名瑞應泉諸題茶山詩惟袁

高一首有惜民愛國之意見文苑

大官山小官山西北四十五里

顧渚左右諸山或為茶園或伐薪炭惟此二山林木深茂未嘗樵採故曰官山大山上有虎頭岩下有石門可往來張文規詩誰云隼旆吏長對虎頭岩

明月峽

與顧渚相聯屬絕壁削立於大澗中流亂石飛走茶生其間者尤為絕品張文規所謂明月峽中茶始生是也

西顧山西北四十九里

一名吳望山山墟名云闔閭登姑胥臺湖五湖顧見

此因名

赭石山西北五十五里

橫嶺岡

南川山

鳳亭山

斫射山

在顧渚山左

池子嶺北已上俱西五十里

楊嶺西北五十里

徐嶺西北六十里

吳興掌故集卷十

山墟

啄木嶺西里六

山多啄木鳥唐時吳興毗陵二守造茶會宴於此有
境會亭白居易夜聞賈常州崔湖州茶詩境會歡宴

詩規文

懸白山西里六

西噎山西里六

澗泉北流而西向峻狹激射有聲故名

懸脚嶺西里七

白峴山西里八

揚店之水出於此會為合溪

五峰山西里一

有松雲菴山巔有洗心亭陳博士虞寄有報德寺碑
云四鶴齊飛五峰相映

白蓮山西里二

為子山

南衡山

戍山西里三

夫聚築戍城於此梁太守張崧與沈峻皆於此築戍
以捍侯景

靈山西里七

吳興掌故集卷十

山墟

嘉靖間刑部尚書顧公應祥堇親於此山

大福山西八里

這山西十里

閻山西十里

飛雲山西二里

中有風穴雲起輒散其下有飛雲寺有石泉沙渚松

門竹岩之勝亦產茶

彭耆山西三十里

岩山

時有白鹿見亦名白鹿山

山

上有釣臺

洞山西三十五里

洞深三丈

禪子岡

金山西四十里

大洞山

洞深險莫測中有石床

青峴山西六十里

多生竹箬終冬常青茶經謂啄木青峴茶味與壽州

同

蒼雲嶺

合溪之源出此

佛子現山

石間山西七十里下同

黃巢岡

蒼蒲山

茅山

青塢山

青冬嶺

相王嶺

三鷓岡

晉謝安墓遷於此

閔嶺西一百里下同

龍目嶺

上有石岩中有二穴其光可鑑所謂龍目者也過嶺為廣德州界

南嶼山西南一百二十里

四安山西南八十里

南華山西南七十四里

吳興掌故集卷十

山墟

二十五

望山西南六里
巧石山西南六里
胭脂嶺

唐吳筠於此煉丹

牧馬岡西南五十里

瑞芝山

八座山西南四十里

在方山之南唐吳珙吳頊吳崧皮光業林升羅隱韓

必何肅居此時號八友因名

方山

高四千丈南屬歸安陳文帝爲信武將軍自長城遣
二千人夜下方山津投京師只此山有大雲寺寺後
小池清可見底久雨不溢旱亦不涸因以清泉號其
鄉云

午山西南十里
餘干山西南七里

梁陳故事云梁武帝時童謠云王氣在三餘乃於餘
干餘抗餘姬三縣爲厭勝法陳武帝生於長城故有
餘干山餘罌溪餘漁浦豈有天意乎

天井山南三十里

吳興掌故集卷十

山墟

二十六

銀山南四十里

吳山南四十里
吳王送女至此因名或曰梁吳均唐吳筠皆居此因名

黃山南四十五里

常都山

青山南六十里

其中有石竇東通洞庭冬夏常暖山色如黛故名

吳均與施從事書云故鄣縣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干天孤峯入漢綠嶂百重清川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吟水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順物悟衷散賞風雨如毀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順物悟衷散賞

大布山吳均有採藥詩

佛子現山又見西境

昔人見山有白光掘之掘之得石佛數寸因名

白虎山

小兒山

安吉州山

青峴山東北三里

即東晉山入東記云東晉欲立城於此

點燈山東北十里

下瀕大溪漁火時時照映故名

吳興掌故集卷十 山墟

王磬山東北十里

又名崑山吳興地記云安吉有崑山考之梁僧曇諦卓錫於安吉東北十五里得一璞扣之有磬聲因名

王磬山又以玉出崑名崑山

皎然兵後早春登故鄣南樓望崑山寺白鶴觀示清
道人易忘羈時得無倦春歸華柳發世故陵谷變擾擾
上心悠悠夢中見蒼林有靈境杳映遙可羨春日倚
東峰華泉落西甸鐘聲在空碧幢影搖葱蒨編想山
中煉事期如會而別離芳月積岐路浮雲遍正印入
精煉事期如會而別離芳月積岐路浮雲遍正印入
事外宜我心門人間豈子戀身遺世自薄道勝名必賤
耳何所娛

梅溪山東北三里

地多產梅凡烏梅佳者出於此其流水曰黃溪市之

東多大山因泛名梅溪山也山根一石聳立高可百

餘丈名石磨遇風雨則雲氣轉動如磨云其旁有石

門中生石耳

青山東北三十里下同

見長興

長盤山

在浮雲山下有宋樞副莊緯墓

純孝嶺東北三里

古桃志云黃巢之亂邑人石昂負母避此

吳興掌故集卷十

山墟

二十八

浮雲山棟北四里

上有七十二墩久旱生浮雲即雨

銅峴山棟三里下同

高一千三百丈有鳳凰山之東

鳳凰山

高一百四丈廣七里中有隱塢云陶隱居嘗居之

閔頭山

有仙洞深五丈中有石碁枰

銅山

三山棟南六里

一水東南入烏程一水北至長興一水西北入州境故名

白楊山棟南二里

上有兩穴為採銅處

霧山南十里

山多雲霧故名山下有寺吳越時建名祇恒寺宋治

平間改稱大明後改霧山寺

冠萊公詩青紅樓閣枕寒溪門外大垂斗柄伍啼鳥
不知春向背落花依舊水東西半橋霜月光相照一
帶松烟色未齊誰謂百年
榛莽地香雲今日繞輪蹄

平目山棟南二里

吳興掌故集卷十

山墟

二十九

陳節婦都氏葬於此其子良謨舉進士仕至叅政公
生十月而父守謙卒力教其子以道義以至成立其
節行不媿古人兵部尚書王廷相爲表於墓

芝山

石馬山南三里

上有洞洞陽龍池大旱不竭

石虎山南十里

有石狀如虎踞於道旁孝豐出入之途

石鼓山

與石虎相屬下有溪其聲如鼓

仙人洞南四里

深三十二丈

天井山南五里

山半有潭深峻如井泉水傾瀉冬夏不竭

浮門山縣西南十五里

又名蜈蚣山

獅子山西南十七里

落石山西三里

山高二百五十丈廣五里時有殞石因名下有李衛
公廟沈樞有廟記廟後兩廊宋伯能_魯有記

二五二

金鍾山

與落石山相屬上有施將軍廟

董嶺水

唐周朴有董嶺詩規文苑

南華山西三

石門山西四

在梅溪之西

吳均與顧章書云梅溪之西有石門山森壁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鳴鶴唳水響猿啼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

浮石山縣北二十里下同

濱於大溪其旁有石屹立溪中其上如蓋若水中浮出也

烏山

與浮石相並當兩溪之衝

石郭山

上產楊梅在六朝時以供御其山九隴狀如龍又名九龍山上有石城其陰有石竇

湖南山西北十里

白石山與湖南山相屬

吳興掌故集卷十

山墟

郭公山西北十里

上有郭文先生祠文居此山見一虎張口相向文視其咽中有橫骨乃探去之後獲薦鹿之報其碑文曰高山岿岿峻瀨潺湲澗生林下雲興岩端先生存沒

安於此山

卽閣山西北二十里

卽閣者倉廩之異名晉史景純紀言姜維寇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卽閣訖而復轉行至此。此山之形似倉廩故名

玉泉山西北二十里

孝豐縣山

天目山縣西南六十五里

高三萬六千丈廣八百里其巔有仙丈峰千丈岩東南有瀑布下注匯為蛟龍池東南一峰曰翔鳳林上有平地方一千五百尺東西峰各有天湖如天之兩眼故曰天目湖中有異形之魚當是潛龍也產有龍鬚草靈壽壽藤

天目東峰從臨安入踈谿可行高峰和尚道場在焉

趙孟頫有大西峰從孝豐入深僻不易鍊然有題張鍊師天目山

所居

西峰上有十二潭為龍神所都人往稍深只有風雨
雷電或雲氣一縷稍見只致不測或旋風吼怒此山
之靈氣也山中寒氣早嚴山僧至九月即不敢出冬
來多雪三月後方通行上有紫陽觀梁大同五年建
昭明太子勒碑記當時恩獎之盛傍有石室可容千
人

東坡聞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
聞山下如嬰兒聲因作詩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
電若為神山頭只作嬰兒
語無限人間失著人
元張來儀詩東西峰對峙麋鹿日成羣四月猶飛雪
半山長是雲洞香仙藥遍天黑聖燈分千古錢唐勝
登臨慙
素聞

佛子山西踰七十里

吳興記云山有石室中有小石莊嚴不倚儼然如佛

亦名佛嶺

柴山

高七十二丈見括地志

桃花山西踰五里

桃花石出於此唐改安吉為桃州以有此也當時重

此石故以琢為石枕諸器然見

苦山西踰四里

輿地記云此山高二百丈周三十里遊者苦其峻極

故名

金石山西南三十里

高一萬八千尺廣三百里山多黃石赤土

鷄罩山西南三十里下同

石新郎山石新婦山

橫龍洞西南四十五里

上有飛瀑懸岩

大帝山西南五十里下同

在天目龍王廟後

石門山

內有獅子岩高二百丈

黃沙嶺西南七十里

千丈岩西南八十里

獨松關

在孝豐於潛之間建炎三年金酋完顏宗弼自安吉進兵過此歎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度哉

八貢山西南二十里

磅礴鎮靜為四山具瞻山有尖峰縣治學宮皆面之有天井石洞洞可容數百人有朱砂洞高二尺濶六

尺深不可測以竹竿採取紅磔如硃故名

大溪山南三十里

高八百五十丈周四十五里

廣茗山南三里

即天目之陰別起峰岫多生茗草茗水出焉蘇子瞻表忠觀碑以茗水出於天目之陽者不究其源也

古浮石洞南五里

宋紹興間有僧智先得龍牙於此因結不朽菴名為

龍牙洞

京山縣東南五里

碎石嶺東南十里

浮玉山東南十五里下同

此即古浮石洞也上有普惠寺生有異獸狀如猴四

耳虎身牛尾音如犬吠其名曰彘

宋郡守葛勝仲古浮山有路出

木杪飛華屋之詩只此

南嶼山

與浮玉相屬其高亦三萬六千丈其上有白水池一

白水山中多蘭草

塞前山

在化度寺後上有石棋盤

古浮山

在南嶼之南石能浮水有洞深窅下有普慈寺

上俞嶺下俞嶺

馬駒嶺東南三十里

鳳凰山縣東五里

東山

在鳳凰山之北峭拔南來為縣之左上有竹塢泉四

時不同

喝仙嶺縣十

武春嶺

紫坑嶺

佛嶺

高圻嶺

倒石塢

長坑塢

七賢塢

五峰山縣東北五里

相傳樵採見二人奕因名其鄉以表之而又名奕山

泥墓嶺東北六里

吳興亭故集卷十

山墟

目連塢東北同五

靈岩

上有小龍池下有百福院

堂子嶺縣北一里

大塢北二里

張家塢北七里

虎山北三里

在安吉州境險峻不可越成化間致仕縣丞許芳鑿山麓通道以便往來大司馬彭公澤以分巡行部贈詩嘉之

師高山北五里

上有積雪炎月不消山之高寒如是

敢山南華山西北十里

康山

獅子山西北三十里

大會山

玉華山西北六十里

金曜山

金曜與玉華相對封吏部考功司郎中吳松葬此吳氏世居其下好德而文科第不絕

塔子嶺

西里北

郭笑山

西里北

金雞嶺

西里北

調風嶺

西里北

橫山

里北

吳氏有先世墓

太陽山

縣西

大嶺

西里

石門塢

西里

涼風洞

西里

石岐山

西里

又名金峰山在金曜山之後吳氏所居處相聯接

武康縣山

紫山

縣西

又名銀山一名永安

響應山

西里

隨人聲大小相應故有大響小響之名下有龍湫水

色正碧名玉石響又名大響岩前有小泓名小響貞

元中于頔改玉石響為碧玉潭于頔葛勝仲皆有題

刻有定光院在岩腹中小池上有濯纓亭又有一壑

軒院後綠石磴抵谷中有斷崖瀑二十餘丈下有漱玉亭

餘英嶺西五十里

餘英之源出此梁沈氏族居之處後有五峰如屏

深峴山西二十里

山下有流水深數十丈

場山西二十里

山墟名謂場氏居此

茹芝山西二十里

上臯山西三十里

車巖山

石柱山西三十里

高大山

范塢山西五十里

石城山西七十里

高九十六丈廣四十五里其上平行可城可耕巔有

池不盈畝大旱不竭昔人嘗於此壘石爲營上有尚

書左僕射姚顛墓及吳太常姬信墓

石嶠山西七十里

山頂有石嶠長丈餘下有石嶠村

中山西南二里

馬頭山西南七里

佛坐山西南二里

馬頭塢西南二里

晉咸和七年石勒將韓雍寇吳興詔遣中郎將趙引敗之於馬頭塢只此

箬峴山西南三里

山產箭箬俗名箬嶺

龍口山縣南十八里下同

前村山

千人山南二十里

金山南三里

高一百三十丈廣十八里土色正赤上有泉

孤山縣東五里

秀峰山東南十里

禺山東南二里

本防風氏所都後以夏王禹南巡至此而名宋太師揚和王存中墓

湖上山東南二里

天根山東南三里

吳興掌故掌集卷十

山墟

四十

計籌山 東南三十五里

越大夫計然於此籌國計其中有岩幽窅而夷曠曰

白石洞天其下有計村或計然所居也山有昇玄觀

元鄭元祐宿通玄觀詩褰衣度松聲泉石注斜照采

薇入山阿白雲起岩微仙人駕青牛冷然下虛峭瑤

璣鼓春風空歌發微妙劈麟觴玉醴服之五情瘳前

林忽暝色海月涌圓嶠天高帝清寒萬里入遐眺

峽玄通闕磴道歸蘿葛孫

黃山

鳳尾山 東南十五里

金斗山

翔鳳山 東南十五里

登勞我思木杪憂長嘯

煙霞塢 縣東七里下同

寶溪劉穎士秀叔之別墅也林麓之勝號稱洞天中

有龜岩有亭曰藏春岩前瀑水下灌岩谷聲激如雷

有橋亭名挂雲

宋直秘閣鄂岳安撫大使成無玷墓在此

石協山

天將雨此山必雲上岩有石井雲所從出也

宴山 東十里

雲岫山 東十里

封山 東八里

吳興掌故集卷十

山墟

四十一

防風氏所封之地天寶六年改名防風山上有風公洞祠又名風渚山

秋山東十里

楊冢山東二十里

烏卜山東二十里

龍山東二十里

豸山東二十里

在風渚湖中縣西北十五里亦有豸山

鳳凰山

山下有皇覺寺晉吏部尚書沈嘉墓

南山縣東三十里

沈壁山東五十里

山有九峰逶迤相接沈氏自東陽徙居於此

仙臺山東八里

餘英志謂黃初平煉丹處山頂有臺臺北有逍遙堂

沒山

在仙臺之北亦以初平故事俗訛為楊梅山

黃隴山東十五里

山墟名亦附會初平之迹俗呼為王母山按初平在

金華山中脩道今載於此不知何據

壩頭山東北十里

獨蒼山東北三十里

葛官山

小山

鳳翅山東北十里

獅山東北九里

烏回山縣北三里

即平田小山也

鳳味山北五里

餘英志云其山有三一在北首枕郭林溪為鳳味一

在縣東北懷德里為鳳翅一在縣東南千佛寺側為

鳳尾

獨孤山

世傳唐獨孤及嘗宰是邑作亭其上故名

几山

東有莊井歲旱灌田不涸

竹孤山北十里

金山北十五里

一名金車頂其土赤色山岩有泉產魚如金色談志云昔有人夜見山頂有光如燈鑿之得金數百斤故

名

郭林山

晉郭文隱處也此山在安吉與山連界故名同

青山

馬鞍山

宋朝議大夫劉士英衣冠墓在此劉仕太原通判金

人入寇死節

招賢山

縣西北七里

山麓有毛公醴泉

白鶴山

鶴

西北十里

高六十五里一名鵲山

銅官山

西北十里

山下有兩坎名銅井深數丈方圓百丈即吳王採銅之所井旁有石燕洞天寶六年改名武康山

雙髻山

西北二十里下同

石山

南齊書云沈道虔隱居於此有石山精廬

天泉山

西北三里

一名唐鏡山山麓有泉涓涓不竭蔭注田間賴以常稔以為天之所賜故名

計峴山

西北二十里下同

山與烏程界

仰面山

石廂山

莫干山

上有劔池磨劔石為武康八景之一

德清縣山

官莊山

有大理丞何彥猷墓

司馬山

有宋翰林學士方淑墓

馬鞍山

有宋知樞密院沈與求墓

積穀山

縣西二里下同

有保慶寺

玉塵山

有白石洞天

文墅山

西十里下同

文林山

有紫極觀

吳憾山

縣西南一里

吳興掌故集卷十

山墟

相傳吳王夫差憾勾踐之傷其父奉兵伐越築壘於此

唐李光弼偏將辛旼亦築城於此以平朱覃姚廷等賊吳越王又築此屯戍號奉國城今隔溪名城南界首名奉國

市亭山

縣南一里

按德清在三國時名臨水後併入餘杭後又併入武康後又改爲臨溪其在宋齊之間正併入餘杭時故德清之市亭山即爲餘杭之舍亭山也王敬弘隱居吳興之舍亭山即此也郡志誤以臨水爲臨安臨安

在山中未嘗臨水且臨水後爲臨溪可攷見矣

赤土山

相傳昔有望氣者謂此山有貴人氣因斷後山今馬厄河是也

丁山

南三里

望洛山

南二十里

入東記云永嘉中洛人過江者昇此山以望洛因名

吳羗山

縣東南一里

吳興掌故集卷十

山墟

四十六

吳羌避亂於此人以名之其麓有乾元寺其陰為龜溪其南有元峰觀梁武帝書釋迦寶殿四字柳公權大中乾元之寺張即之書大明光閣四字其陽有沈麟士墓皎然有題吳羌山破寺詩觀文

德清山縣東四里

一名烏山山墟名云烏巾居此後改德清因縣名也山有兩峯前曰殿子後曰省山

東衡山

有趙子昂墓史官歐陽玄撰神道碑

東主山縣東北三里

陳書云侯景圍臺城右軍將軍沈恪為東主山主晝夜與其徒拒戰以功封東興侯而名之其東有五子

石又名百寮山

張來儀登百寮山詩湖鄉風景三秋後佛界軒亭四望開碧水翻從城裏過青山直到縣門來魚商酒市晴偏集釣艇蓮舟晚共回自古登高能作賦生中誰是昔賢才

茅山縣北十五里下同

蠡山

因范蠡得名

葛山縣北十里

上有葛公壇

吳興掌故集卷十

山墟

四十七

敢三山東北二里

山有三峰其中曰敢山左曰龍山右曰鳳山其下有漾或云吳闕澤曾居此因名

囚女山東北三里

高十丈周四十五里入東記云後漢青州刺史姚恢與海昏侯沈戎卜居柯田山恢女是我子婦密報戎戎先居之姚因囚女於此三世不復養女山東有漾亦名囚女漾今人改山名為齊晉山

石壁山縣北一里

一名百寮山與東主相聯此則稍北也巉絕不可登

其陽有慈相寺寺有月泉東萊讀書於此

下坦山北八里

金紫山北十里

郡人丁氏塋此贈金紫光祿大夫因名

下蘭山

縣之舊治在此天寶中始遷於百寮之陽

張家山

宋右丞相吳潛塋此

金鷲山縣西北五里

漢述善侯沈戎塋其下有金鷲飛集三鳴而去因名

其下三村爲上初鳴中初鳴下初鳴以表異也梁沈麟
士述祖德碑在此宋淳祐間別少師塋此改名金鰲
山

大壯嶺西批

有范仲淹所撰寧海軍節度堂書記沈嚴墓誌

方山西批

十里

宋兵部尚書沈介塋此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



燕山李松頌首再拜奉書

長谷先生足下北日讀



公所撰吳興掌故采摭亡佚補綴漏遺整
齊故事足備考鏡詳矣備矣至水利一帙
尤有功于蘓常松秀數州奚啻吳興而已
也蓋今上流天目諸山洪水時發加積陰
恒雨連數月不休則䟽淪之功全在吳下
願雖嘗置水利一道然止轄浙不及吳則

必動多掣肘故今誠有意斯民為
國家計久遠請改

勅齟法察院留上供錢穀數十萬募民及
給沿湖若浦田戶食考古宜今務成永利
期三年事竟乃得代轉勿為浮言勢力所
撓奪著在令甲以為常庶幾察史奉

朝令以專行臬臣假臺力而共濟

公意以謂如何竊睹野記載元至正間張

士誠嘗下是州僭改元而以其壻潘元明
為右丞鎮之其後王師攻之弗克至用奇
兵由湖大錢港毘山溪入郡城元明被執
伏誅如此則前港若溪之關係湖郡利害
不細矣不知可因以設險控扼如古浮梁
橫絙之制否或者別有津要可講求而豫
待者乎今雀鼠輩所在而是湖尤藪窟出
沒無時弗易訊察試與守若令之哲且達

者商而廣焉是亦或一道矣簿牒叢委語不成倫唯

明公裁而教之幸甚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一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水利附田

吳興當澤國上游其為民政莫要於水利故安定先生之在湖學特設水利一齋以教士人當時劉彛遂以水利名於官後世乃不講此是豈有用之學哉且太湖受天目諸山之水其治之之法不患於源之不通而患其流之不泄故蘇松興利之處即吳興去害

之所由也近來自吳江垂虹堙塞之後而吳興之害加甚爲政者要思其泄水之處不必全仰於垂虹則凡所以思患豫防多爲之慮立必守之法資無窮之利庶幾不媿於安定立教之意則東南民力雖窮猶可勉爲奔命以供其役此區區屬望之念尤所加切故詳其采錄而附以臆說云

梁昭明太子水災疏

昭明太子因吳興郡水災當漕太湖以瀉於浙江大通三年上書曰伏聞當遣王奕等役上東三郡人丁開濬溝渠道泄震澤使吳興一郡無復水災暫勞永逸必獲

厚利未萌難睹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入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恒役之民即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皆不奏聞今征伐未歸強丁踈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人盡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爲變更深且草竊多俟候人問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敝不審可得權停待優實以否武帝覽疏優詔諭免

宋宜興進士單諤水利書

蘇常湖三州之水爲患滋久以謂視之自溧陽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一身五堰其首宜興荆溪其咽喉百瀆其心震澤其腹旁通震澤衆瀆其絡脉衆竅吳江則其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陽九經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人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腹滿而氣絕視之猶不謂之已死且未築吳江岸以前五堰之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十年之間熟有五六自吳江築岸十年之間熟無一二謂視熙寧八年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恆汙之甚是時苗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旁小港因

不過旱皆爲泥沙湮塞與平陸無異雖去震澤甚邇迄今其田即未有可耕之日昔邑尉阮洪上書監司乞開百瀆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則百瀆雖遇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此隄橫絕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溢而不泄每五六月間湍流汎急視之則則吳江岸之東水常恆於岸西之水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可見矣又觀岸東江尾茭蘆叢生自築岸以來沙泥漲塞昔湍流奔涌之地今爲民居民田吳江於是

歲增舊賦蓋築岸之後水勢遲緩泥沙增積而生芟蘆則水道狹而流泄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芟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后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橋礮各開二丈每十橋則開水面二十丈千橋共濶水面二十丈隨橋礮開芟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蠟安亭二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古有孟瀆等一十四瀆皆泄衆水北下江陰入江今存者無幾二浙糧船不過五伯石運河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勝舟以一十四瀆立爲斗

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以制水若江無隄防則水必泛溢而浸灌江陰之民田矣宜興縣西有夾苧干瀆泄長塘河東入瀟湖由大吳等瀆及白鶴溪而北至常州運河由此經一十四港北大江今皆名存實亡僅開夾苧干瀆通流則西來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熙寧八年歲大旱太湖水退數里中有卹墓街并知昔爲民田則湖之寬廣倍於昔矣昨檢正張諤命局吏張慙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將欲疏鑿慙以爲若開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諤曰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

則其流亦復歸海勢則然也又觀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自吳江東至青龍洩水入海昔監司恐走透商稅遂塞此江其害實大又聞青龍人戶情愿出錢開濬官吏未與施行諤觀合開三州諸港濬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或謂昔人創望亭奔牛呂城三堰慮運河之水不制故節之以通漕運自廢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諤曰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通江湖道未嘗堙塞運河之水慮其走泄是以築堰自築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使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無害今若泄江湖之

水而二堰不復則運河枯竭而糧運不行此灼然之利害也或曰高原陸野皆有塘圃蓋古之人蓄水以灌田今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蓄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諤曰昔置塘蓄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不泄則置塘爲無用之地若決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不可不開以蓄水猶堰之不可不復此亦灼然之利害也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耶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洩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不知其利而反以爲害諤觀溝瀆知古人之意曲折宛

轉皆非徒然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庶幾三州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獻忠讀此書知東南水利莫詳於此今昔雖有少殊而源委蓄泄之大勢固猶同也今世吳江隄岸日益堙塞視諤建議之時其相去又不知幾何矣疏鑿之功既不能復舉則湖州泄水之利自有不容以不講者夫溧陽五堰西受高淳宣城引入九陽江諸湖之水東注震澤此單諤所謂上源之患也我

朝高皇帝鑿通漂水石河引而北注而於五堰築成堅壩似乎太湖之患可息矣然太湖之源實出於天

目及宜興以西諸山方春夏水發之時洪流奔放悉注太湖五堰之患雖息而湖州之害固不免也今吳江隄岸既不可復鑿豈可不思其泄注之政哉湖州運河東達平望幾一百二十里太湖之水半泄其間自運河以南諸溪港會同北流餘不諸溪及運河之水一派皆南出於石門一派出於皂林一派由嚴墓東南出嘉興一派東出王岡涇一派出平望其間港汊經泄之處爲民間所占日漸狹小而上源諸漾積受洪流之處漸至填塞爲蘆埂圈築爲藕蕩者又不知其幾也是可不爲厲禁以防關閉之患哉大抵歲

多南風則水患多在姑蘇歲多北風則水患多在吳興此又分外所加之患也防患之道自宜周詳故宋軋道二年詔漕臣王炎相視開掘浙西勢家新園草蕩菱藕諸陂及岸際園築耕種者所至令守倅縣令同共措置淳熙三年御史傅淇言近臣奏請園田堙塞水道之害務在禁止此乃拔本塞源之要術然豪右之家未有所憑依而肆意園築者聞浙西諸縣江湖草蕩計畝納錢利其所入給據付之望條約諸縣毋得給據與官民戶茲皆前朝防患之道及今禁約猶可消滅未來之患若視爲末務等於故常而不

加之意則吳興他日之患更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吳興水利與蘇松不同蘇松有海潮淤塞之患不盡出於人爲吳興本無此患惟禁絕有力者園築之患足矣有司民之仁念者幸加意於此

宋史才言園田利害

紹興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太湖之利也近爲瀕河之地多爲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隄彌望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汎溢而民田盡沒欲乞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

宋陳正同

紹興二十九年知平江府陳正同言相視到常熟諸浦舊來雖有潮沙之患每得上流迅湍可以推滌不致淤塞後來被人戶圍裹湖壤爲田認爲永業乞加禁止

宋監進奏院李結三議畧

蘇湖常秀自紹興十二年以來屢被水害議者皆歸於積水不決之故第以工役浩大事皆中輟臣有管見治田便利三議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司農丞列亶云古人治塘浦濶深者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非專爲決積水若隄岸高厚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

田五七尺而隄岸尚出於塘浦之上三五尺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自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此古人治低田之法也若知決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濬不過積土於兩岸之側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五七年填淤如舊乞詔監司守令相視諸州水田塘浦緊切去處發常平義倉錢未量行借貸與田土之家令就農隙作堰車水開濬塘浦取土脩築田岸且民間築岸所患無土今既開濬塘浦積土自多田岸既成水患自去此臣所謂敦本之議也。又以爲百姓非不知築隄固田之利

然而不能者或因貧富地同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
吝而因循不治非協力不可百姓所鳩工力所有有限必
賴官中補助官中非因饑歉難免募民興故曰非因時
不可

宋郊置治田利害畧

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古人因地之高下井而爲
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於江水南北爲縱浦以通於江
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其塘浦濶者三十餘
丈狹者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古人使
塘深濶若此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高厚是以禦湍悍之

流故古之隄岸高者二丈低者一丈借令大水江河高
於民田隄岸出於塘浦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自高於
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流矣故三江
常浚而水田常熟又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古人田
各成圩圩各有長每年率逐圩之人脩築浚治故低田
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溝常通也年紀綿遠古法隳壞
水田之隄防或田戶行舟之便破其圩岸以爲涇澳或
人射下脚而廢其隄或官中開掩減少丈尺或田主但
收租課而不加脩築或租戶利於易田而故欲滄沒或
張捕魚蝦而漸破古隄或一圩雖完旁圩無力而連延

隳壞或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

元都水營田司集江湖水利畧

太湖納湖州宣州諸溪之水而南北東江海之岸皆高水積其中勢若盤盂設遇雨潦則環湖低田悉皆滄沒若欲導泄積水在時時檢點太湖東北兩岸通江河之道不致閉塞可也蓋環湖低田利在洩潦兼沿江旁海高田亦仗湖流奔注衝散潮沙使江河通利乃可引潮澆灌諸小湖在太湖迤東及北者甚多皆能接泄太湖注江達海若上源所注不急則潮沙注湖漸成淤澱圍

裹成田由是湖水與渚浦漸遠而所泄益微若非就圍田多開湖渠及時脩浚諸浦則此湖之塞恐不止於是也

元周文英三吳水利

蘇湖常秀之田高下不等大率低田十有其七高田十有其三吳越錢氏之在東南專享此利嘗詢之高年云兩浙未納土時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又有撩淺夫專爲田事道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是歲熟錢五十文糴米一石自歸宋之後農政不脩田園河港大半墮壞今江浙之米比之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重困

矣

元潘應武言水利

浙西道自歸附官慮哨船入境擄掠鄉村將河港釘斷吳江長橋係太湖衆水之咽喉橋南龍王廟後被築塞五十餘丈沿塘三十六橋實鄉村衆流之脉絡多被釘斷亦有築爲垣者所以水流不疾不能滌去淤塞

國朝夏忠靖公原吉治水奏

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湖杭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爲浦港埋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

江諸浦蕪其壅滯以入於海按吳淞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踰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漲塞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河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南北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傍有范家浜至南踰浦口可徑達海宜

浚令深澗上接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每歲水涸之時
脩築圍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爲便

獻忠深考吳淞江所以堙塞之故蓋海水有潮沙之
害必太湖東下之流迅急方可敵住渾潮潮必易退
退則併上流急瀉蕩滌淤沙不致停住今吳江長橋
既多堙塞則水流不疾而潮沙停滯不能蕩滌而去
日復一日遂致漲塞如此夏公親履其地博采衆見
遂將吳淞上流引入婁江而以黃浦改入范家河誠
爲達權通變之法利至今黃浦通利雖吳淞東半截
竟堙而夏駕以入安亭江以達於婁江至今猶通自

後惟照此加工疏濬自然太湖之水可泄以免湖州
宜興之患矣若好事者不深究其本末利害必欲開
通吳淞使與黃浦會而入海則不惟工力煩難將併
黃浦堙塞則東南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愚嘗以人
身比之吳淞與黃浦如人兩足吳淞之塞已廢其一
而黃浦尚堪達海如人雖跛一足猶可踉蹌而行也
若爲庸醫併廢之不甚可惜耶

或曰開通吳淞工力雖大何至既通而併黃浦塞之
此必有說予曰黃浦與吳淞其勢相敵此盛則彼衰
者也往時吳淞通利時黃浦之勢甚小及吳淞既塞

而其勢始大至於今日則與錢塘江之迅急相上下耳若開通吳淞則其流直出黃浦曲轉之勢不容不緩况吳江長橋及寶帶橋之流入於吳淞甚遲而入黃浦甚_速紆若欲挽回其勢非百千鉅萬之錢穀不可辨與其費出不訾而復致黃浦之塞曷若省其費而安之耶况今松江二縣之稅黃浦所利者居其八九吳淞堙塞之患止居其一二與其抹一二之害而廢八九之利此不待智者可辨矣

吏科給事中葉紳請治水奏

臣惟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嘉湖杭約其土地雖無一

省之多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若水道不通爲六郡農田之害其所係亦不輕矣蓋天目諸山之水潴爲太湖而太湖又由江河以入於海昔人於溧陽則爲堰埧而過其衝於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則開江河以導其流惟是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易於堙塞故前代或置開江之卒或設撩淺之夫歷歲既久其法廢弛遂致諸湖巨浸壅遏於中江河故道淤漲於外土民利其膏腴或堰而爲田或築而爲圃上源之來者不衰而下流之去者日滯是以川澤浸盈經冬不涸園田沮洳終歲不乾加以秋夏淫雨決旬山水橫發滄沒田疇漂

淪廬舍固其所也方弘治四年一潦五年復潦幸而六年頗收稍得蘇息而今歲大水視昔尤甚六郡人民流離苦困不可勝言只今撫按等官相繼論奏伏望 聖明以糧儲爲國家之大用水患爲東南之大害於廷臣之中選差有才力通曉水利者一二員重其委任即日前去會同撫按官講求民瘼設法賑濟俟民心稍定然後指定地方分投相視自源徂流一一按究然後度其經費量其事期大加浚治務使下流得以宣洩而上源不致汎溢

愚讀此疏切中江南利害當是時即

命工部侍郎徐賁疏通六郡水利惜徐公不能加意其間止應故事將各處河港通行一浚殊無以副委托之重議者惜之

沿湖港淩考

太湖舊有沿湖隄防而泄以諸淩淩有斗門制以巨石甚固門各有牓板旱則閉之以防淩水之走泄有東北風亦閉之以防湖水之暴漲官主其事爲利浩博後漸堙廢頗爲郡中之害東坡水利奏云太湖受諸州之水先治吳江南岸茭葑蘆葦之積則水東瀉而無壅滯之患諸州利矣自今觀之吳江茭葦屯結成田長橋諸洞

門悉皆堙塞比來十水九堙民力尤困吳江之患卒未能除而沿湖諸淩不可不加之意也

按大錢小梅二港總苕霅西南衆水以入於湖港之最大者也大錢以東皆從橫港注入諸港直至吳江界西金港顧家港官瀆港張婆港及宣家楊瀆泥橋寺橋計家等港先素流通止因其舊而脩之也

陽淩沈淩羅淩大淩新涇淩潘淩諸淩謝淩和尚淩張淩幻湖淩西金淩東金淩趙淩許淩楊淩義高淩陳淩薄淩五浦淩蔣淩錢淩新浦淩石橋淩湯淩盛淩宋淩喬淩湖淩已上名淩者因民建議以便水利

者也

已上三十八港淩俱屬烏程按脩湖淩記云湖淩三十六其九屬吳江其二十七屬烏程惟計家港近溪而濶獨不置聞紹興二年知州事王回脩之又改二十七淩名曰豐登稔熟康寧安樂瑞慶福禧和裕阜通惠澤吉利泰興富足固益濟又皆冠以常字今久廢不牒成化十年添設治農通判李智漸加脩治民多賴之今廢此官可惜

添設勸農通判縣丞議

忠按成化九年添設蘇松常嘉湖五府勸農通判所屬縣縣丞各一員近復革去今世冗官理應裁省者甚衆

惟蘇松湖三府勸農官獨不可少所謂勸者專管水利以興農功者也蘇松在震澤下流淤澱日甚加以海潮漲沙日積故吳淞江已爲平陸今之爲郡邑者誰復以水利爲念哉而稅額日重加派不息今之蘇松視昔之蘇松何如也吳興居於上流其入太湖之水既爲吳江所遏塞則其南向之流所係亦甚重而圈爲菱藕之蕩塞爲桑麻之區日已加多苟無專官治之其誰已哉以徒以區區冗官之議槩例之更後五十年浦溲漲塞高下俱病非費數百萬不足以議其成功也

山鄉水利議

予寓吳興以來屢見各縣山鄉旱災不收大受饑困山鄉平田既少一遇早暵泉流枯涸計無所資坐以待斃有司者徒見下鄉平田頗有潤色不肯特爲奏免糧稅予按視其地皆坐不知水利之故元儒梁寅有鑿池溉田之議其畧云畝畝之間若十畝而廢一畝以爲池則九畝可以無災患百畝而廢十畝以爲池則九十畝可以無災患予嘗至上虞之下溉湖觀之方知梁子之議可行而永久利民矣有志經國者當相視一鄉之中擇其窳高仰者割爲陂湖先均其稅額於衆利之民次營別業以補失田之戶大展陂岸使廣而多受雖亢旱之

年不至耗涸從高瀉下均資廣及沾潤一番可以經月雖有凶災不能及矣况陂湖之利魚蝦雜產芡蒿叢生貧者資以養生富者因而便利大雨一注眾流復積前者既瀉後者既蓄山鄉水利無愈此者故叔孫之芍陂汝南之鴻却陂古人成績可以引見自非爲民父母者力主其事愚民誰肯割其成業者乎至於下鄉之田亦有高亢不通資灌者莫若照依北方掘鑿大井上置轆轤汲引之利亦足自辦民可樂成不可謀始出力任事雖存乎人必須奏留久任方可成功此又監司者之責也

畢士安奏免偽額考

錢氏納土時將一應派料混入根額之內故其田稅每畝有五斗之數是時畢士安守台州將錢氏舊籍上奏得免偽增之額故浙東至今輕省朝廷因畢之奏乃命王方贄來均稅額以一斗起科即今世民田之額及一斗四合官田是也其餘重額係職田及賈似道所買公田及抄沒田也

兩浙田稅考

錢氏國除後朝廷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其擅自減稅方贄悉畝稅之一斗兩浙

之通法兩浙既已爲王民豈當循僞國之法上從之方
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五子皆貴而孫珪至
宰相

又按揚東里桂岩集序云錢氏立國大限一畝稅至
五斗其歸宋也只以僞增之數上之以自取重遣陪
臣江漢臣來獻漢臣慮其厲民無已也以其籍沉諸
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久而始釋凡隨錢氏來者
皆得官獨漢臣竟以廢斥死太宗因其籍無據且聞
田額不均因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永均吳越
稅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

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之仁恩耳永只方贄也漢臣三
衢人其後二家子孫皆榮盛

吳興均糧考

吳興自來田額煩瑣大爲民患正德末年太守劉天和
議將官民田各均爲一則民甚便之嘉靖二十年又據
太守張鐸申文奉行均糧事例又欲將官民田共均爲
一則其夏秋二稅不分金花銀布麥折鹽糧馬草均以
折銀名色駢派一項其里甲丁田均徭銀力等差民壯
力役每年隨糧帶徵此議簡易可以經久施行惟有地
山二項亦欲均以銀糧要見每田一畝該糧若干該折

銀若干該絲若干每地一畝該糧若干該折銀若干該絲若干每山一畝該糧若干該折銀若干該絲若干此則不可行也夫以湖蕩中得利之地派入糧銀猶之可也若山鄉陸地旱多利少而欲派入糧銀其害可勝言乎至於山稅之輕尤非地比若用加入糧銀則山鄉無復可居之民而棄爲虎狼之宅盜賊之區而已爲今之計將田上止派糧銀二項合官民均之可也將地止派絲兼鈔亦合官民均之可也其山止照舊額合官民絲鈔均之可也其湖蕩浮地今世得利亦厚此則斟酌均之可也大抵民之稅額江南獨重其浮地雖有遺利而

而仁者之政寧失之寬則化國之日舒且長矣要當以宋時王方贇爲法庶幾長民之意

官民田地該均爲一則議

按所謂官田者乃宋朝之職田學曰與賈似道之公田及抄沒入官之田也其在劉公均田之時徒見官民之名似不可混而不知官之爲名皆前代所存之舊名非今世所當檢括者也竟使官田得免徭差獨使民田受累甚非均平之政

鹽口考

宋制兩浙歲計丁口官散食鹽每丁給鹽一斗使輸錢

百六十有六謂之丁鹽錢然其原實始於南唐李氏有國時制爲鹽丁之額吳越徭之而宋不復改以至於今也至皇祐中許民以紬絹依時值折納謂之丁絹自鈔法既行之後鹽盡通商而民無所給每丁仍增錢爲三百六十謂之丁身錢大觀中始令三丁納絹一匹當時納賤未有陪費其後物價益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錦一兩皆取於五等下戶民甚病之浙江俱困而湖州尤甚故紹興間湖守陳之茂因請拆絹以五千爲匹仍不以添丁增賦乾道八年烏程令余處恭仍乞以七丁科一疋自是爲例民以僅蘇至我

朝仍其舊額謂之鹽口於田賦上帶科而人不知其所從來故予考其始末著之於此李氏雖有鹽給實爲作俑我

朝視宋已爲輕政惜無究其源特爲達白之無徇亂國錐刀之末可也

江南綱運考

我朝江南白糧綱運每四月發舟八月抵京蘇松常嘉湖五郡惟湖最先往往督運官到京受賞攷之宋太宗朝曾致堯爲兩浙轉運使上言去歲所部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太

宗以江南頻年水災蘇常特甚致堯所言刻薄不可行
因詔戒之使倍加安撫勿得搔擾太宗愛養元元之意
固萬世可法而湖州運輸之勤自昔已然亦可嘉矣

巡撫周公忱官田減科則例

按文襄年譜有減科一節正統元年從巡撫周忱奏浙
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
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其二斗一升以
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其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
斗於是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
今查考松江一府官田原額故在未嘗減則則他郡可

知不知年譜何所據而編入也或公有奏稿而未及奏
行或既上奏而未下者即今五郡重額民實不堪若欲
以官民一則均糧誠恐既均之後理無可減之法有憂
國之計者按其年譜請之于朝然後以一則均之斯其
爲利民之策矣

歷代水利治績

晉吳興太守沈嘉重開菽塘因改名吳興塘

梁吳興太守柳惲重浚青塘後人思柳公德政易名柳

塘

唐開元中烏程令嚴謀達重開菽塘

貞元中于頔爲刺史州有湖陂舊可溉田三千頃久已廢塞頔行縣命脩復隄岸歲獲秔稻蒲魚無慮萬計元和十三年刺史于頔復長城縣方山之西湖溉田三十頃

元和中刺史范傳正命縣令權逢吉疏湖中水利諸堰以復古跡

宋知州王回脩計家港

已見沿湖港濼條下

康定中晉陵胡宿知州事政多惠愛嘗築石塘百里以

悍湖水既水州人思之名曰胡公塘

政和中章援知州事於郡東南重建長橋建炎末郡人

易木以石且築渚中流拆橋爲二南名甘棠高壯可通大舟北仍名長橋

宣和中知德清縣趙景東建餘不溪橋

淳熙五年知武康縣蔡霖以新溪沙積漲塞自泚港口

廢舊港徙水道東北注五里合長安大溪邑人便之

慶元間知武康縣丁大聲以後溪淤塞不利舟楫募民

浚之自龍尾橋至獅子山長一千二百丈

洪武二十八年置安吉縣劉家西鄉等項及開五沸石

山等溝

天順四年邱璿知湖州以長橋歲久圯壞鳩工重建三

洞環之翰林檢討方謨有記其畧云郡城之南有水橫貫於南北曰雲溪溪之上游曰長橋舊名伏龍其下之水一自天目之陽出餘抗經德清會銅峴諸山水入定安門一自天目之陰入苕溪薄城南亦入定安門二水合流橋下漫衍爲江子滙從臨湖門直趨太湖每春夏霖潦暴至則深廣倍常故橋屢圯屢脩比年以來遂偃仆而不可支矣景泰癸酉郡守程侯謀及歸安令李君役工方興屬時饑廢其功遂輟天順改元河南岳侯來守如前工直俾裕其力橋成三洞覆以砥石上翼以闌其高二十四尺立於水者如

之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一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二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風土

今天下風俗惟江之南靡而尚華侈人情乖薄視本
實者競啗鄙之吳興在七郡中獨號稱朴厚夫朴必
少文采文采或闕其下者纖嗇而寡情上者好相軋
而爭此亦湖俗之敝也然其民務本業守素行有古
昔之遺風焉君子之蒞茲土者循其俗而拊之去古

之治亦當不遠矣畧述其槩作風土記

吳興士宦可法者數事致仕而林居不役輿皂以傷民財自其鄉入城有司雖間有遣撥去則歸之

城中士夫凡問候出入類駕小舟一二奚僮相隨或至不張蓋者

親賓留饌止以常數不過爲檢設

衣服多以紬絹不事綺飾

會集止以契濶慶弔不爲嬉遊飲蕪陸博棋奕鮮所藏設

喪葬送者雲集其費一出於親知所辦隨其力之大小

以邀送客至於粧戲結綵之費稍近馳騁賢者更斟酌近禮風俗益厚矣

有親喪者贈奠之禮舉不敢受云不敢以吾親累及人此俗頗佳然既却之人而又厚其答禮則又過矣至於親知之家雖知主人辭却而必備物以行之似亦過情率素之俗當無周委如是

婚時遇暮夜知眷之家各助燈燭此尤厚俗雖有酬勞而臨事閒豫

尋常酒席或四人合一桌奢靡之情見之亦盡消矣尋常食供必設燥餅其餅直甚薄大抵以鹹水發麵鹹

能消人冒氣小兒多食多生痞癖北京餅餌大率類此故小兒無不病痞者

食啖凡可久藏者必糠火薰炙雖茶茗亦然其地水氣多雖久用火物不病山中人薰果不測客至即以充豆茶中多以薰果濟其香味

冬月類坐火箱曉起衣着及暮夜卧被必出其中北京地寒多坐卧火炕然北人多病盲而湖人不然者北人好飲燒酒孕婦溫鬱熱毒也

山中夜必燥浴寒暑無間此不但薪水易辦亦資澡水肥田也坐火箱雖有鬱熱而水氣散之故少大病

七月望日盛爲盂蘭盆會好事者浮水燈爲水陸會吳門更盛於此

元日家具糕勝香燈供之正堂三日或至半月者蓋事門戶神甚謹不敢以家鬼先之

每朔望女婦設茶果堂中茶多至三十碗者云供土地神供畢或通飲餽于鄰媪

常以膏汎粥事神按齊諧記云吳人張成於宅東見一婦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地神正月十五可作白粥泛膏於上祭之當令蠶百倍今其供當出此

土地神家有塑像着地供之此我

朝高皇帝私行到麵店坐席皆滿惟餘供土地一桌親移之地上云土地須在地上坐以桌讓我喫麵明早召同席蜀中生始知

駐驛之故自是供土地皆土上也

喪禮時制二十七箇月爲終先王三年之期人子之情終有未自安者湖人終制之日出外素青服而家居素服若心喪者直至三年方通用吉服此於禮法兼盡三吳之善俗無過此者

湖俗不重冬至祀先之外別無燕獻蘇常亦然惟松人重之若論先王以至日閉關靜養陽氣則至節自該

重松人閉關三日頗合此意但燕獻太繁靡費金穀又不若不重者爲勝也

湖俗重十月朔墓祭與清明畧同霜露感情不能自己固孝子情也正合古禮

勤儉二字湖人立家可以無媿其地不通商賈多務本力穡終歲無復閒暇之時方得免於饑寒之困凡衣服食飲率多野朴以茶飲一事言之湖人上戶視松人中戶猶薄自中戶以下至有不費茶錢者茶本土產而朴習如此隨時蔬菜厨料備足村居野老間一得肉而未嘗乏蔬松人藏蔬乃時時缺乏其勤生可

知矣且田中所入與桑蠶各具半年之資故雖荒札
止半年耳蠶熟又抹卹也若松人禾稻一不熟即束
手待斃而用復不節雖有紡織之工亦不能救况城
市鮮耕織似湖城事田桑者之多耶

薪炭湖所產價亦省於他郡湖人用炭止以供蠶事冬
寒家具火箱竈下餘燼皆足供用鮮用炭禦寒者

酒以烏氏程氏得名然其味甚薄豈所貴以薄爲道耶
浙東亦有此醞名爲茆柴酒以茆易燎而白酒易醒
故貧賤者用之而不貴不似湖中日用也

吳都賦云戶藏煙浦家具畫船惟吳興爲然自今鄉居

宦士誠有然者城市絕少然春遊實非西湖所及西
湖竟成遊市且不能遠汎士大夫或與諸女郎雜沓
而至頗亦厭觀吳興山水環帶南北憇越無不自適
所至清遠不相步襲芳煙滿懷汀草自綠可謂真境
然所謂家具畫船者鮮於登覽見之俗尚送壆大小
畢集吳都所云始不虛耳

湖中遊山與他方異他方崇山峻嶺勞費僕馬湖城去
峴山僅一里金蓋道場僅十里弁陽陸步五里其諸
碧巖黃龍與玲瓏諸洞壑皆去水非遙蕩漿擊空容
與自適止取照袋氈囊酒榼食壘足矣照袋以携文

房氈囊備更衣照袋以烏皮爲之四方有蓋併襜五代士人多用之勝沈存中遊山具多矣

姜堯章云吳興號水晶宮荷花盛麗陳簡齋云今年何以報君恩一路荷花相送到青墩亦可見矣東坡守湖時與王子昆仲及子邁泛舟遠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塔其詩云環城三十里處處皆佳絕蒲蓮浩如海時見舟一葉然湖人務本力穡雖士人視此境界只尋常耳皆不知其樂也往在吳門見白蓮遊甚盛雖女郎相携必竟日夕予感之爲作吳中白蓮花賦二郡民俗只此一事已大率可見

湖人語音多縮爲商音雜出微聲山氣盤薄使然故其俗嗇而不好首事大抵北人多宮音南音多商蘇人輕清之極又雜出羽凡地氣圓人而聲以通之皆不能逾其常有逾而特出者不爲方輿風氣所囿必貴人也

湖人稱魚曰隅晉郝隆爲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賦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便云媪隅躍清波溫問媪隅是何語答言蠻人名魚也溫曰何爲作蠻語曰千里投君始得蠻府參軍何得不蠻語予按南人語類如此者甚多未必蠻人爲然隆止以蠻參謔耳

湖人好飲白酒暑中間煮熟或入竹葉或荷葉芳烈而清名爲碧香清東坡有送碧香酒詩云碧香近出帝子家鶩兒破殼酥流盎豈坡用此法爲白酒破荒耶古人名酒爲白墮只白酒也

予喜湖俗儉朴故備述其事然皆丈夫事也至於閨閣則甚豫不似松人婦勤苦松人中戶以下日織一小布以供食雖大家不自親而督率女伴未嘗不動冬中亦無坐火者湖中雖有苧綿之工計其年勞不抵松人一月大率與吳門相似吳中女郎類嬉遊而湖不然耳

近來村莊流俗以佛經挿入勸世文俗語什伍羣聚相爲倡和名曰宣卷蓋白蓮之遺習也湖人大習之村媪更相爲主多爲黠僧所誘化雖丈夫亦不知墮其術中大爲善俗之累賢有司禁絕之可也

湖俗初婚之夕有相者於洞房外或花筵唱曲此大不佳士人家或無此而率化其習亦士人事

湖中聘親之初即大加財禮吾松初聘甚省約至臨婚大禮方有奩銀士宦之家無至百兩者其諸禮文皆不似松中之簡便遺嫁率稱其家未嘗因禮文重輕而上下想於兩浙中松其最善也

湖人少服羅綺最爲雅俗而綿紬之品與松之細布寧
紹之精葛皆堪士服視羅綺更覺可厭薄矣但不知
去後守此恒俗否

吳興往時善斫鱠縷切如絲簇成人物花草雜以薑桂
故東坡云運肘如飛看斫鱠隨刀雪落驚飛縷山谷
云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筋南都撥
心麩作槐芽温淘摻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
蒸子鴛吳興庖人斫松江鱸鱠繼以廬山康山_王山谷水
烹魯坑聞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
賦亦足以一咲也觀此則吳興斫鱠名遠矣而今皆

不一見

湖中收租斛視常有加至三升者其俗大率收租極大
納稅名官斛糶冬未極小習俗已成不以爲異見夷
堅志載湖州沈二八用大斗量租爲陰司所錄其理
或有之然則亦可警矣其間豈無公平識達之士變
易其風者乎吾松素無此故異而書之末簡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二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三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物產類

吳興介在蘇杭之間水陸饒沃之產實過兩郡然蘇杭之業率多浮末吳興獨務本力故蠶絲物業饒於薄海他郡邑咸藉以畢用而技巧之精獨出蘇杭之下雖其勤力有餘而纖嗇遺陋者尚多故其民雖無素封之奉而饑疲困苦亦稍減少是皆逾於技巧之

未多矣作物產記

蠶桑

蠶桑之利莫盛於湖大約良地一畝可得葉八十箇每一箇爲計其一歲墾鉏壅培之費大約不過二兩而其利倍之自看蠶之利復稍加蠶而其勞固已甚矣湖人看火大都聽命於天時而古法則以人力勝之古人立蠶室甚密止開南北窓以紙窓藁簾重蔽之南風則閉南窓北風則閉北窓內設火炕五處蠶姑以單衣爲寒暖之節單衣覺寒則添火單衣覺熱則減火一室之內自地至屋無不暖之處故天時不能損

其利也今湖中所謂蠶室甚草草一不能禦風二不能留暖氣傷熱者則殭死傷冷者則破囊古人下腐刑於蠶室恐風中其瘡則其閉密可知

飼蠶備葉荒有二法葉少時以白米粉摻於葉上餌之其絲更光白而紉又秋葉未落時採完好者晒乾爲細末常置暖處蠶時遇雨葉濕則以乾末摻葉上均其水氣兼乾葉易飽難饑

授時曆每年蠶室方上不可動土興作

蠶神出蜀郡圖經曰九宮仙嬪蜀之先本有蠶蟲魚鳧之說

居康山以來見鄰家養蠶自出火後即布於地上以土
坯闌限如筐不須番替每日止散葉其法甚便及上
山時亦不用火詢之菱湖人云不用火者絲縷終不
如着火之光且火暖亦易成繭

野史記烏鎮大族伍氏因蠶多葉少將十餘筐瘞之田
中還途見一大鯉躍入舟中載歸經皂林巡司異其
行急詰之見舟中有人腿一隻縛解按察司拷掠不
勝訴出瘞蠶之故命驗之則所瘞之蠶變爲死屍恰
少一腿乃併其主抵罪物之寃報雖若誕妄然固可
戒也

禾稻

湖耕深而種稀其土力本饒沃種不稀者至秋多病蟲
嘗見歸雲庵老僧言吾田先用人耕繼用牛耕大率
深至八寸故倍收

湖之老農言下糞不可太早太早而後力不接交秋多
縮而不秀初種時必以河泥作底其力雖慢而長伏
暑時稍下灰或菜餅其力亦慢而不迅疾立秋後交
處暑始下大肥壅則其力倍而穗長矣

吾居山中往往旱荒乞得早稻種吳石岐大參家糯紫
黑色而稜者白往時宋真宗因兩浙旱荒命於福建

取占城稻三萬斛散之仍以種法下轉運司示民即今之旱稻也初止散於兩浙今北方高仰處類有之者因宋時有江翔者建安人爲汝州魯山令邑多苦旱乃自建安取旱稻種耐旱而繁實且可久蓄高原種之歲歲足食種法大率如種麥治地畢豫浸一宿然後打潭下子用稻草灰和水澆之每鋤草一次澆糞水一次至于三即秀矣

山藥

山藥本名薯蕷以山土所宜故名山藥種忌大糞濟寧州以牛馬乾糞種之然黑土不如黃沙土平地種者

無益予以供早旦下食兼作東坡玉滲羹及作酒方在本草

蔬菜

白頭菜極肥大而短即杭之黃矮菜予在四明一種名雪裏菠言其抽臺早也脆而佳吳中箭幹菜極宜醃藏

湖中諸佳蔬易辦而美惟茄不如松江之肥大其餘皆可以養老省擊鮮也敬直老人曰老人有性喜茹素不忍害物者菽水之奉在佳蔬藥菜料理如法殊益於人杞菊芡木等苗嫩時採食之或者或蒸或炒或

罨悉用土蘇鹽豉加鹽下醢甚良蔓菁作齏甚妙不
斷五辛者春秋嫩韭四時採薤甚益菜豆紫蘇胡麻
俱能下氣

湖人不甚食薺薺和肝氣明目夜則血歸於肝肝氣和
則血脉流通津液暢潤東坡與徐十三薺羹書以爲
天然之珍雖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羹美天生此物
以爲幽人山居之祿

湖中多蓴鰠孟希云永興湘湖蓴菜三月盡採賣至秋
則無人採矣孟希此語止一方之見耳春酒蓴如亂髮
成本此則猶常菜不足異秋蓴長丈許中止一二尺

生冰甚滑一二尺外皆棄物且春蓴嫩不可作羹秋
風之思在此一二尺間耳以菜體計之宜永興之不
知採也

湖俗務本諸利俱集春時看蠶一月之勞而得厚利其
他菜麥麻苧木綿菱藕蘿摩姜芋各隨土宜以濟缺
乏逐末者與之推移轉徙山中竹木茶笋亦饒故荒
歉之年不過減其分數不至大困吾松小民仰足惟
佳谷一熟而已至於平地可以桑麻汙卑可以菱藕
悉棄不經理何其愚甚也

蔓菁根能濟饑若蘿服止主消食蔓菁臺苗可作菜子

可作油諸葛種之蜀中有自也

茶

唐制湖州貢茶甚多歲造顧渚茶一萬八千四百斤大曆後又有進奉上品茶建中二年袁高刺郡進三千六百串并詩一章

我朝太祖皇帝喜顧渚茶今定制歲貢止三十二斤清明前二日縣官親詣採造進

南京奉先殿焚香而已未嘗別有上供此自來進茶輕省之日也

兩浙茶產雖佳宋祚以來未經進御李溥爲江淮發運

使章憲垂簾時溥因奏事盛稱浙茶之美云自來進御惟建州茶餅浙茶未嘗脩貢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乃自國門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貢餘悉入私室溥晚年竟以賄敗竄謫海州而進茶遂爲例矣

陸羽茶經湖州生長城縣顧渚與陝州光州同生白茅縣脚嶺與襄州荆南義陽同生鳳亭山伏翼澗飛雲曲水二寺啄木嶺與壽州常州同生安吉武康二縣山谷與金州梁州同今時茶品已定與唐時不同大抵南產優而絕無用團者紫筍旗牙雀牙之品大著

矣羽所謂常州即陽羨也與顧渚故同而湖茶亦必先顧渚其他亦未必如羽所云

杜鴻漸與湯祭酒書云顧渚中山紫筍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實所歎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然則唐人所進類非佳品觀此書可知矣其後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官

茶經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天下益知飲茶矣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竈突間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茶復廣之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茶權始嚴皆貞元間事也

羅峽在長城之西鄉由合溪至其地四十里地多羅姓其茶粗枝大葉立夏始開園採摘其味太厚必藉煎法始成佳品

世說王濛好茶人至輒命飲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唐人茶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患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

筍

吳興城西栖賢嶺十四五里之間專種毛竹筍竈雀有重至十五斤者其種法稀留竹本每年鋤二次林中

並無草根吳人所啖皆是未出土者見地有氣眼只知下有筍用刀掘出其白如玉出土者方爲蘇松口料也

深山梅溪以上皆荒山筍然地遠不能及時遠致作筍
糞賣之極軟滑可供盤飧名酸筍

嘗見山僧作筍粥幽尚可愛。山僧煮筍用大塊云薄則味脫大塊久煮令軟其味自全

吳僧贊寧筍譜天目山筍五月生盡六月其筍色黃今人以天目筍脯見饋其色綠少有黃者又聞不但早取且有煮法旋湯使急轉下筍再不犯器即綠矣

贊寧寄問天目舊友山中所出伊僧報詩云山中人事

盡天眼中脩定我本無根株只將筍爲命

筍亦有毒須用姜或茱萸醬制之一說滑利大腸而益

於肺謂之刮腸筍一云竹實少陽之氣而剋脾土

湖人移竹俱在五月筍後癸辛雜志云種竹法當於筍後竹已成竿即移先一歲者當年八月便可行根來春便抽筍搃有烈日不過早晚以水澆之無不活者但須記取南根多留宿根而斲其稍耳

梅

石湖梅譜云古梅會稽最多四明吳興亦間有之其枝

虬曲萬狀蒼蘇鱗皴封滿花身又有苔鬚垂於枝間
或長數村風至綠絲飄飄可玩初謂古木久歷風日
致然詳攷所產雖小株亦有苔痕蓋別是一種予從
會稽移植十本一年後花雖盛苔皆剝落殆盡惟湖
之武康所得者即不變此風土使然會稽隔一江湖
蘇接壤土宜亦異用也

安吉之梅溪以梅得名而烏梅特爲名產他方所製取自
殘落安吉特摘完者爲之其得名亦徒然也

筆

湖俗出筆工遍海內製筆皆湖人也其地名善理村村

有含山山巔浮屠其卓如筆孤邱無從故出筆工然
得法者亦少嘗見米元章一帖云馬元京師人京師
筆工不善殺毫不能筆無墨池故轉製枯竭元遊四
方備能之其至姑蘇也僕頗用焉觀此帖則其法可
知矣元時趙子昂所用馮應科爲一時絕藝作史者
然以子昂書錢舜舉畫與應科筆爲湖州三絕則過
矣崔豹古今注云筆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然海南
有以鷄毛爲筆山谷嘗用之唐人有以胎髮爲柱者
齊己寄仁公詩云內爲胎髮爲秋毫綠玉新裁管束
牢老病手疼無奈爾却資年少寫風騷

硯

思陵翰墨志云宋虞蘇論文房之用有吳興青石員研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今茗雪間不聞有此石豈昔以珍今或不然或無好事者發之抑端璞微玩既用則此石遂爲世所畧

桃花石

安吉在唐武德中改名柁州皎然送安吉康丞詩云君吏柁州尚竒跡柁州采得柁花石則名州之義本以柁花石爲當時所重又皎然有柁花石枕歌云卞山幽石產竒璞荆人至死采不着然則柁花石又出卞

山

松黃

松之精有三用茯苓松脂與松黃也松黃酒服之輕身療病與脂苓之功相上下今吳興多取用松黃而不能采脂苓又養老新書云松蕈去赤皮取嫩白者蜜漬之畧燒令蜜透勿太熟極香脆劉司空南坦翁自呂山寄王履吉松英藥餌履吉復詩云坦林畫永園松蓋弁壑春陰長藥苗寄我遠從丹洞口報君惟有白雲謠今予在吳每清明時采食殊得其力兼得煉松脂法及東坡茯苓沙法惜二物無古松可取止於

市中搆得之松脂煉白如玉苓用密團置罈中煮三炷香即成沙矣

菖蒲

山澗幽僻處多石菖蒲性幽不可近塵土及烟氣養老新書云夜檠間置一兩盆可以收煙不薰眼此非知蒲性者一經油煙則色暗無光久則泥爛塵土着亦能憔悴天暖常以清泉濯之無清泉則承黃梅雨水大缸置之幽處時時濯洗冬則置淨室三月下旬方可移置庭除覆蔽日色然後茂美見友人一本經五十年其根自相糾結更不籍土石止以清泉清養之

其服食方見本草久服輕身聰明不忘延年藥也

菌蕈

湖中大旱乏食見其采菌蕈食之予止其有毒山人云凡色大紅及黑白者俱不可食惟淡紅色者無毒予讀夷堅志所云簡坊大蕈及金谿田僕至殞命者十四人癸辛志載感慈菴僧得奇蕈事死者十餘人凡蕈之奇且大者有毒無疑蕈受濕熱之氣謹疾者宜詳之兩河初夏生麻菰即蕈也極大者亦不可食惟種出者無毒種以爛楮木數寸碎之埋土中以米泔灌即生不出三日矣閩中種香蕈法見王氏農書

楊梅

吳興記云故鄣縣北有石郭山上產楊梅常以供御石郭山在今安吉西北十里今之佳者生下山東太子滙俗云北山楊梅南山李城南庚村特產雀李也楊梅根須以草灰禦其冬寒方茂結

蕨

予見湖中被荒時教之採蕨其苗曰蕨箕春初可作菜其根深者至三四尺每根二斤搗取粉水澄細者可充一夫一日之食自九月至二月可採至三月穿芽則根虛不可食可救半年荒也元人黃君瑞歌云信

哉鄉民蕨作糧三月懷饑聚頭哭蕨箕開葉不可食蕨根有粉聊鉏鏡觀此則三月以後不可食矣蕨性極寒損胃氣須雜米粉食之否則病黃

魚

湖魚佳者莫過於魴土名鱖每大風起湖中即備得之郭西大龍溪中得者更佳

春三月一種小魴名鱖沽大者三寸亦時也

鰻乃寄生非胎卵物也烏鱧鬣上春深有細蟲即鰻也稍能游泳即脫去松江秋深鰻始盛謂之落鰻湖中止食春鰻鰻至秋涼始去湖入海

銀魚亦蜆蚌口上寄生安吉州梅溪之下其品上美
烏鱧極多產湖人少食者葆光集載雲人漁者將箬籃
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箬上將鐵叉射之
不中看箬內有小鱧漁者知其子也隱候之良久復
至求出其子漁者悟而祝云若有變云當放爾子其
魚乃吐黃氣一條上有一僧長數寸其氣高二丈餘
頃乃沒漁者駭而放之因棄業於金山寺爲僧湖人
好傳其事故鮮食者夫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漁人一
念佛心已生其所感亦機悟也

秋深時湖上人作裹鮓小魚加香料米粉荷葉包裹熟

過可食名荷葉鮓唐人李頎漁父綠水飯香稻青荷
苞紫鱗正謂此也

相傳太湖產紫鬚蟹自爛溪以東至分湖皆可得之昔
人謂蟹腹有真稻芒霜降後入海輸與海神此大誕
妄蟹子未成時曰黃黃中有細骨黃依以生非稻芒
也入海則黃化爲子而芒亦漸長至春深散子則芒
亦輸出蟹腐矣好事者傳會大率如此不但蟹芒也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三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四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雜攷一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瘥能以響言者言于此而聞于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與對言不覺其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至十數里其鄰有責息于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還即畀還之

其人亦自不知所以然也史

齊武帝永明元年有沙門自北携赤火而南云以療疾
貴賤爭取之灸至七炷而疾愈吳興卽國賓客以還
鄉邑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依法灸卽瘥先是魏地
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至是禁之不止

梁大同三年吳興生野稻饑者利焉

宋天聖元年六月蘇秀等州湖田生聖米饑民取以爲
食

至正壬辰春三月二十三日湖州黑氣亘天雷電以雨
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堅固破而食

之若松子仁人皆云娑婆樹子閏月十二日復雨杭
州亦然歲九月十日紅巾犯省廿六日犯湖州儀
鳳橋四向焚戮特甚追思雨核時橋四向爲多此先
事之異也

夷堅志載吳興太守袁玄瑛將之官占者告曰至官當
有赤蛇爲妖不可殺至郡果有赤蛇繞銅符面上玄
瑛過殺之後果爲賊所害

石香昔有老姥在卞山拾一大石光彩可玩偶墜火中

異香聞於遠近收而寶之

見洪翁香譜

珠羅漢湖州邵宗益獲大蚌剖而視之有珠狀如阿羅

漢偏袒左肩矯首左顧如行脚僧衣紋畢具奉之慈
感寺中寺僧作光明道場時憲使楊應誠刺史莫強
中通判商霖翰濤咸同瞻玩珠忽躍入溪水浮翔波
面光彩照耀後溪涸沙明索而獲之建閣藏焉劉濤
有記刻石寺中出韻語

鶴氅毛隋大業二年煬帝詔作輿服儀衛課州縣送羽
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
巢民欲取之不可得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
毛投于地見隨

義馬兖州畢再遇宋開禧中用兵有功致仕居雪城北

有馬號黑大蟲駭異獨再遇能御之再遇死家人以
鐵絙羈之適岳祠迎神聞金鼓聲即嘶奮而去家使
徒卒數人收之諭曰將軍已死汝莫生事馬聳耳以
聽泣然出涕長鳴數聲而死有義馬傳

赤麟元泰定三年九月初八日長興平遼鄉王俊二家
牛生一犢口目俱赤遍身鱗甲龍頭牛尾生下即鳴
滿村牛皆鳴三日死見元史

張確遊雪上白蘋洲見二碧衣女携手吟曰碧水色堪
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
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蘆影暫相從確遂之化

爲翡翠分飛而去見夷志

水戲按統紀云清明日撓彩舟於溪上爲競渡之戲謂宜田蠶按藝苑雌黃云南方競渡其舟輕利謂之飛鳧又曰水車又曰水馬相傳始于越王習水戰荆楚歲時記則曰五月五日爲屈原投汨羅人傷其死並以舟楫拯之吳興止是寒食爲此者崔元亮爲杜牧之張水戲即此

兜娘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見小妓兜娘子京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于京口絕非向時容態感之作詩曰十載芳洲采白蘋移舟傍景賞青春當時自

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解悞人

吳興八絕統記云吳範善曆數知風氣劉淳善星文趙達能算嚴武善圍棋宋壽能占夢皇象能書曹弗興善畫菰城夏姬善相徐陵作烏程孝義寺碑曰八絕之伎依然即此

吳興三絕張文規詩以吳興苧布及白蘋洲及明月峽中茶爲三絕一時感遇之興也舊誌以子昂書法錢舜舉畫妙爲絕誠當顧以馮應科筆雜入爲三其汗士大夫甚矣

笠澤太湖之別名以湖中洞庭高起如笠之中高也

五湖即是太湖以吳江吳縣無錫宜興長興烏程皆可入而名也古時宜興併屬烏程晉以周圮三定江南有功因于其鄉立義興郡以旌之則范蠡扁舟五湖時未有義興也或曰五湖不但太湖如吳興古有欣湖吳江有鸞脰湖蘇松有陳湖澱湖併太湖爲五亦宜

項王碑陰述顏魯公題云西楚霸王當秦之末與叔梁避仇吳中蓋今之湖州也雖滅秦而宰制天下其魂魄猶思樂茲邦至今廟食不絕其神靈事跡具竟陵子陸羽所載圖經大曆七年真卿蒙刺是州十二載

姦臣伏法恩命進真卿上都尅期首路竟陵是誌予以故碑顛趾嘗因仍草莽已而復之真卿乃命再加崇樹以紀之時則仲夏方生明之日

項王廟事諧史載之甚詳云鬼物之于人但侮其命之當死者及衰者耳羽神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孔靖爲守獨居之無害蕭慧明旬日而卒蕭琛着履登廳至聞叱咤聲而遷其廟不顧且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以是觀之慧明之死期將至二人者福未艾耳今雪城之北門名霸王門祠號霸王廟廟有雍熙四年宣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懌文撰碑霸王

名門者項王出軍北去鑿函門而耳方是吳興屬會稽郡史言會稽而不及吳興者以是

按史項氏避仇吳中因而起兵其神靈栖泊亦因父老相怜之念然當時未嘗立廟故爲厲以殺郡官理或有之其後狄梁公檄告而撤其廟亦過舉矣

顏魯公碑陰米元章題曰魯公爲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甚衆德宗問杞對曰真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憎服臣常父事之今遣使不爲賊憚則辱國陛下當自斷之遂遣宗族餞于長樂坡公既飲而躍上梁跳躑謂衆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

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嘗會我于羅浮山此行幾是歟次汜水恍遇陶咲語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于賊賊平家人啟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塋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奕即而觀之問曰子何所來賈曰洛陽其一咲謂曰幸托書達吾家許諾即扎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知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已空矣時元祐三年九月子遊吳興適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

像其英氣仙骨凜然如在嘗閱洛中紀異載公前事
吾爲刻于碑陰以貽續仙傳者襄陽漫士米黻記
宋徽宗取弁山奇石置之艮山名曰艮嶽凡石之大而
穿透者難于致遠湖州山匠有巧法先以膠泥填實
衆竅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令圓混日晒極堅
實始用大木爲車致于舟中抵汴然後浸之水中旋
去泥土此法奇甚

吳興向氏在宋時厚族三世好古多蓄法書名畫古器
物其名明者駸而誕名畫千種各有籍記長城人劉
暄字困道多能而狡獪以計取其籍獻之賈秋壑遂

按圖索之凡百餘種皆六朝神品遂酬以異姓將仕
郎後任嘉興推官以賊罷死

弁陽老人志載甚詳云至其家傑閣五間悉貯書畫
奇玩佳研凡數百隻古玉印數十盒有雪白靈璧石
高數尺卧沙水道悉具而聲尤清越希世之寶也景
定間其祖若水墓爲賊所劫棺上榻一榻盡貯平日
所愛法書名畫

宋倪尚書名思經鉅堂雜志云雪川城內外遊賞去處
凡四十二所每日一遊則日日可度每歲一遊則可
閱三十年日遊太頻勞費可厭歲一遊太踈今酌其

宜每月往一處一月之中又擇良辰美景具山肴野
蔌或邀一兩賓携子弟同行

城内

顏魯公祠堂

莫氏蓮花莊

莫郎中園

魯氏極目園

林氏溪堂

楊氏水雲鄉

萬氏南園

鄒氏園

慈感寺

沈尚書園

晦巖園

葉氏園

趙氏北園

俞氏園

向氏園

城外

程氏園

道場山

何山

峴山

趙氏玉鑑園

趙氏慶源堂

法華山

仁王山

湖跌亭

荻岡寺

趙氏小隱園

思溪寺

西余山

趙氏梅園

弁山觀

石林

黃龍洞

賽玲瓏

小玲瓏

太湖之濱

張氏園

東林山

菁山

濮山

德清

長興

武康

湖城在唐為二十四里元季張士誠遣潘元明築而小之周一十二里六十步其併省處在西門外直抵大溪入清塘一路尖地則當時城形似上水龜其省去即龜之首也自元以前城中多壽考今世鮮近百歲

者然城太寬則難守然三百倚太溪惟西多陸地守者尤須加意于此

唐宋以來諸節鎮所轄四城分為四廂以錄事參軍治

之即郡主簿之職也故當郡邑之權甚輕止於勸農

興水利以供賦稅而已吳興自昭宗乾寧三年李師

悅有平定黃巢之功始陞為忠國軍以李師悅加節

於此始置錄事司見楊夔錄事參軍新廳記後周顯

德四年改忠國軍為宣德宋景祐元年改宣德軍為

昭慶至理宗寶慶二年改昭慶軍為州節鎮雖廢尚

立安撫司如今巡撫之任然不住扎吳興故錄事司

廢矣元至正十四年改安撫司爲總管府仍以四府
置錄事司張士誠據有吳興始罷之以四廂分屬二
縣

吳興先有原鄉縣原鄉之廢在唐貞觀元年併安吉原
鄉入長城爲一縣至高宗麟德元年復置安吉則原
鄉併在安吉而原鄉之名遂泯所以名爲原鄉者以
縣在山中多高原故也郡志以安吉舊治在天目鄉
而不知其爲原鄉也今復建爲孝豐

孝豐縣立於弘治二年知府王恂奏畧云切照安吉縣
孝豐天目魚池靈奕廣茗浮玉移風太平金石九鄉

僻居深山道路阻險不伏催科一遇年荒搶掠爲患
本鄉原有城郭一所俗名舊縣基址見存乞照舊添
設一縣等因子按吳寶鼎元年以吳郡之永安餘杭
臨水陽羨及丹陽之故鄣安吉原鄉於潛九縣置爲
吳興郡故鄣即今之長興以南安吉以西地也原鄉
在安吉之南即今之孝豐也所謂舊縣基址猶存者
即原鄉縣基也今之長興東境當時併屬烏程至晉
太康元年始分爲長城縣其南境即故鄣地至太和
二年長城縣錢洪聚黨作亂于原鄉山中即此地費
鳳碑云鄣土不庭黔民作慝亦此地也唐武德六年

輔公祐稱帝于丹陽此地應之至永樂十二年安吉梅富二作亂于此自是屢致不靖孝豐不可不設其原如此

烏程之西陵乃吳太子葬處郡城在其南故往往以陵陽名之如許渾雪溪云誰堪從此去雲樹滿陵陽如李涉在維揚見吳興劉全白員外之愛姬名宋態者作詩云陵陽夜宴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皆指此也宋朝牟巖寓居城南因名其詩曰陵陽集今人遂不知有陵陽之名何也

宣和中艮嶽始興大役聯轡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峰特

秀者不特封以侯爵或賜之金帶且各圖爲譜然其工獨出于吳興謂之山匠亦朱勔之流也吳興北聯洞庭多奇花石而弁山所出類亦奇秀故四遠爲山者多取之今槩名爲太湖石云

磁湖鎮道士磯即張志和所謂西塞山前者也

經鉅堂誌云頃年奉使到北方大率平野絕無山水晴明塵障空雨則濘沒膝然後知江南之爲絕境而雪川尤爲清勝蓋平波漫流有水之利無水之害羣峰環列秀氣可掬卜居於此殆復何如諺云放你生放你命放你湖州做百姓此乃唐末五代之語是時天

下皆被兵獨湖州獲免至于本朝太平又二百年靖
康建炎復免兵厄今尚有唐末五代時屋宇夫爲湖
之百姓猶爲至幸况爲士大夫乎

顏魯公吳興地記刻之石柱所載有陳氏五主屏風陳
高祖竹帳在長城姚萇尾扇施世英金鍾在安吉
此皆先代遺物留傳於世者然魯公何至刻而記之
宋時并山西南有隆報寺故中書侍郎林彥振功德院
也後寺爲其族人所廢有達官方卜築以賤直取寺
基之半主僧法瓊有戒行屢談因果之說勸止之恬
不以介意他日瓊夢遊冥見主者指示賤買隆報寺

木人姓名俄獄卒擁達官至備受慘毒瓊覺急詣其
家則聞以疾服藥數日果不起

經鉏堂誌東林山七十年前有善相者云官不過正郎
錢不過十萬歷數前輩信然今僕官中大夫或謂遷
居城市之故然沈甥家貨已過十萬豈山川與時變
遷耶倪文節公自志如此至我朝東林陳氏官至
大理正卿則當時相者之言亦所見未盡耳

唐陶現彭澤人靖節裔孫也開元末家崑山汎遊江湖
與益雲卿輩共載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有崑崙奴名
摩訶善泅水至西塞山下泊舟吉祥佛舍見江水深

黑謂有怪物投劍命摩訶下取之久之肢體殊裂浮
於水上峴因流涕作回棹詩詩見藝文類

安吉建縣自唐已然見三朝野史及癸辛雜志云史彌

遠因潘丙潘壬扶立濟王乃改長興南鄉於安吉以

潘合安字丙合吉字以古人名鎮其地此殊未深攷

錯龍盤記碑刻天聖寺殿柱塑有二龍一日老僧曉起

見二龍戲於池僧叱之二龍復盤於柱但東西相錯

非復舊處子昂讀書其中因作錯龍盤記嘉靖諸生

爲太守立碑乃磨去其文用之識者惜焉

倪尚書居山約曰予營兼山本以藏拙已就粗安可以

忘歸諸兒之意春戀挽留又難遽絕今與汝曹約每

月二十日在山十日在家獨甚暑甚寒兩月則全在

家恐山中不便也山中不可獨須子弟一人侍置曆

輪流四子每人一旬周而復始其當旬者飲膳之類

專一掌之其餘在家有效時新各隨其意多少不拘

無亦不責其或有商議事合要來此不必當旬自宜

前稟自六月爲始各於旬下書名如當旬有私幹兄

弟那容攷倪公晚公居玉湖園在峴南兩山相夾處

故名爲兼山也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四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五

雜攷人物餘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舊誌表吳興著姓曰沈錢卹鈕其所見甚不廣沈著於
武康爲沈戎之後錢著於長興爲錢林之後卹爲卹
俊之後著於烏程惟鈕姓無可聞者僅於卹墓攷見
劉宋時有御史中丞鈕滔之名然非聞人也及陳武
宣皇后章氏云本鈕姓此外別無聞者若以寄姓一

后論之則唐太宗賢妃徐氏爲徐孝德之女齊映之
女弟堅之姑嶠之祖姑諸名士接踵於世不可取重
乎至於陳達自劉宋時爲長城令六世仕宦而霸先
崛起爲偏安帝系至其後世宦達及后妃甚多乃獨
遺之何也作史者以識見爲一長不有以乎自予論
表之諸所著率多遊寓若有吳季子之後散在三吳
爲秦伯之子孫首當表著其次則陳則徐則沈則卬
則錢可也况吳羗避王莽之亂同梅福東隱於吳後
人因指其所居山曰吳羗山則其著於吳興已自久
遠雖無季子自當表見

沈麟士與沈約同鄉而門族踈遠約嘗簡麟士云獨往
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衷興
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遙然沉溟自遠幽貞之操義
高篆策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
名山既鄉內所豐清川亦坐卧可對不出戶庭而與
禽鳥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
宿願冀幽期可托克全素履與尊弋釣泉臯以慰閒
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

沈約梁武受禪多出其力然止遷尚書僕射而不用爲
台司遂與徐勉書曰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

有限勞役過差縱此凋竭歸之暮春起居行止努力
支事旁觀歷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
須過自束持方可黽勉解衣一卧文體不復相關帶
常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勉為
言之帝以其言皆怨望不許放歸其竟後加進

晉沈充字士居少好兵諂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為車
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眾就王含謂
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
首傳京師

卬靈鞠初領驍騎將軍卬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

掘頤榮塚江南地方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
忽引諸僮渡江妨我輩塗轍

有人勸沈雲禎仕沈答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
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
日損作玄損賦以絕世

武康沈警字玄機美風談善吟咏為梁東宮常侍名著
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驥激之語曰玄機布席顛倒
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楚陷沒入周為上柱國奉使
秦隴途過張女郎廟行旅多以酒肴祈福警獨酌水
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岩谷雖致之非遠而薦

之畧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
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辭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
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
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城無月明遂感女郎降靈綢
繆唱和今錄可讀者一首然類唐人語恐亦文王托
之言也 隴上雲居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
衡山烟霧裏空看鴈足不傳書

齊武帝永明間吳興人茹法亮爲中書舍人時舍人四
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俱藉寵納賄法亮嘗於衆中
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辦百萬蓋畧言之也宰

相王儉歎曰吾雖有大位而權寄豈及茹公耶

李季蘭詩俊美可頌而情致散蕩多少牽系讀其集可
一長嘖當時皎然詩名獨重于諸君子正有立行可
嘉其答季蘭一首云天女來相識將花欲染衣禪心
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二人情事不煩深辨

葉少蘊言余家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
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噬日復蠹敗今歲
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多予手抄日取所喜觀者
數十卷命門生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是舊得釀法極
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渾醴不減玉友梅晚涼即

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佳事况
有此釀忽憶歐公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
酒十分慨然有當於心

石林云子見大父時家居及燕見賓客多頂帽而繫勒
帛猶未甚服褶子帽下載小冠簪以帛作橫幅約髮
號額子處室中則去帽見冠簪或用頭巾也古者士
皆有冠帽乃冠之遺製頭巾賤者不冠之服耳勒帛
亦垂紳之意雖施之外不爲簡褶子本半臂武士服
何取於禮乎或曰勒帛不便於播笏故稍易背子然
須用上襟掖下與背子垂帶子大觀間見宰執接堂

吏押文書猶冠帽用背子今亦廢矣而背子又引爲
長袖與半臂製亦不同褻賤者巾衣武士服習俗之
久不以爲異古禮之廢大抵類此

獻忠攷冠服之制其苟簡之甚莫如今自胡元入主
以來雖經草正至於平居冠服猶循舊其帽六瓣而
齊以橫簷所謂海青者兩截而簇以細摺此皆胡服
也至嘉靖初士人始有戴方巾服直掇如中單之製
其初人甚非之至于朝士申爲嚴禁行之郡邑痛爲
除草蓋習於胡服之久願以復古製者爲非嘗入朝
中見達虜及土蕃之帽及土虜蕃之皮衣始知今世

之服帽染於胡人之俗而士人不甚省悟可咲之甚
郭林宗巾折一角人爭仿之則冠之兩角古制可見
中單雖似今之直掇而腋下縫合各有一帶垂而互
穿以約定裏衣古之所謂衣褐者如道士所服斜領
交裙即今之直掇也古人內用巾而外用冠巾如今
世道人之結巾下垂兩帶其外又加冠今士人乃以
小冠爲冠直以頭巾外飾如所謂東坡和靖諸製直
可以燕居代冠矣昔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 巾單
裙則是直著短衫而以裙束其上王獻之書羊欣練
裙朱公叔絕交論謂西華之子冬月葛衣練裙蓋古

人不徒衣袴必以裙襲之是上衣下裳之製也

宣和中吳興妓張珍奴色華美性澹素每夕沐浴更衣
炷香告天求脫甚切呂公幻作一士訪之珍奴見其
風神秀異殊敬之既而即飄然去明日又至如是月
餘終不及亂珍奴曰荷君眷顧甚久獨不留一宿豈
妾鄙陋不足以奉君子乎士曰不然人貴心相知何
必如是且汝每夜告天實何所求珍曰失身於此又
將何爲但念入是門中強施粉黛以假爲真歌謳艷
曲以悲爲樂本是一團臭膿皮袋借僞飾以惑人每
歎世之愚夫不自尊貴過我門者覩我如花情牽意

惹留戀不捨非但傷財多致殞命妾雖減容交歡得罪逾重唯昕夕告天早期了脫士曰汝志如何不學道珍曰陷於此地何從得師士曰吾爲汝師可乎珍即拜扣士曰再來乃可遂去珍日夜望不至深自悵恨因書曰逢師許多時不說些兒個安得仍前相對坐懊惱韶光空自過直到如今悶損我筆未竟士忽來見所書續其韻曰道無巧妙與你方兒一個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關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士乃以太陰戀形丹法與之珍自是神氣裕然若大開悟臨別作步蟾宮坎離坤兌分子干須

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固閉煉庚甲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說道先生姓呂珍方悟是先生即佯狂丐於市投荒地密脩其訣三年尸解而去

趙公碧瀾者宋宗室也老而益貧二妾方少艾慮無以安其心因遣之去咸弗肯嫁數置肴酒致殷勤焉公於其卒也覆諸水曰慎無再見昔吾忍愛以去爾爾弗吾忘祇攪心耳既而各與其父母俱至而泣曰妾家每歲足可養贍願執侍終身爲尼以報主恩公遂復留之他日公死果如所言公有寡女復資育之

姜堯章論琵琶品云石湖老人爲予言琵琶有四曲今不傳矣曰漢索梁州轉關綠腰醉吟商胡渭州歷絃薄媚也予每念之辛亥之夏予謂揚庭秀才於金陵卽中遇琵琶工解作醉吟商胡渭州因求得品弦法譯成醉吟商小品實雙調耳

譜云又正是春歸細柳暗黃千縷暮鴉啼處夢逐金

去一點芳心休許琵琶解語

葉清臣欲堯母永安太君夢有秀才來謂云松蒲落處卽是穴翌日至倪塢適有松蒲墮前遂卜地於此遷至王村見廟像恍如夢中

謂者作渴

淳熙元年夏六月湖州旱在城寓公相率作醮禱雨榮陽郡王趙禹錫少保爲之主盟道士談靈悟伏章趙盛服端立不覺如夢寐間竦身行青碧雲氣中一金甲神人持節引至殿關門外止令少候神人獨入俄復出導詣廷下遙望上帝服黃袍坐龍椅儀衛如王者趙再拜而上秉笏當前歷奏下方閔雨之意昏不答而首肯乃趨下再拜而出神人亦導前遂巡與伏章道士遇旋驚而悟一炬宵然少頃燈燭熒黃始知身立醮席神爽氣定乃願同列曰髣髴有所感侯至壇前焚香默謝方敢

說翌日亭午膏雨如傾周西郡境 夷堅志

茶譜記胡生以鉸釘爲業居近白蘋洲旁有古墳每茶飲必奠酌之忽夢一人曰吾姓柳平生善爲詩而嗜茗感子茗惠願教子爲詩胡辭以不能曰但率子意自當有致矣後遂名何鉸釘詩及觀唐詩紀事載何生名令能圃田隱者所居列子之里與茶譜所記迥別今兩存之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五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六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雜攷三 宦餘

王子敬守吳興時有帖云吾十一日發吳興遠兄弟感戀無喻慶等不可言比奉告故多患姊經劇感頓憂馳益深適諮議十六日告風疾故爾反側餘可行未東動靜不寧吾宜速吳興丞別兄進猶戀罔勞亦劇惡馳情二女晚生皆佳未復華姜疏故惡故足當

視華也汝兒女並可否

按黃伯思刊誤曰梁中書郎虞蘇表云逸少爲會稽子敬爲吳興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迹今郡志所載別無可錄存此帖以見意云

晉陶範小字胡奴侃第十子也爲烏程令時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宋張邵爲吳興太守暴疾報至家其子景眉步跣冒雪三日半至郡入廟奉諱氣絕吐血久始蘇

謝玄少時從叔父安在吳興日久一日與王僧彌集王

舉酒勸謝謝答之矜傲王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偈耳何敢濤張

梁武帝時吉玢字彥濟馮翊人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奸吏所誣當死時玢年十五擊登聞鼓乞代父命初疑人教之廷尉盛陳拷具玢色不變乃貫其父丹陽尹王志舉克純孝玢曰父辱子死吾分所宜若應此舉則是因父買名固拒而止

漢謝夷吾字堯卿會稽郡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魯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

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至月餘果有驛馬賫長印綬言暴卒

唐湖州別駕蘇無名天后時賜太平公主鈿合寶物直黃金千鎰盡爲盜劫天后責洛陽長吏三日限長吏責兩縣二日限縣責吏卒游徼一日限不獲者咸死計無所出途遇無名請至縣曰得盜者來矣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歷官所在擒奸擿伏有名此輩應先聞之故見請爲解厄耳長吏大悅聞於天后願無限日月且寬府縣仍以吏卒盡付臣天后許

之乃戒吏卒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輩皆衣衰經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而報我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徹奠即循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曰得之矣因使盡執諸胡而發其塚視之皆寶物也天后問何策得之曰但識盜耳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盜但不知葬處今當拜掃計必有迹哭而不哀明所瘞非人也相視而笑喜墓無傷也向陛下迫促府縣賊計急必取而逃之天后曰善賜金帛遷秩二等

唐劉彥回其父 爲湖州刺史僚屬從銀坑回得一大
龜曰壽當千歲其父不納復送坑所後彥回爲房州
司士山水暴至一家惶恐未有所之俄有大龜似欲
引路乃從之而行歷十餘地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
夕夢龜曰昔在銀坑蒙 使君救脫之恩故今奉報
崔元亮守吳興時朱灣謁之爲典客所阻乃投書而去
書曰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而可到驪龍之珠潛瀟
澗而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獨奈之何灣自假道
問津而來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再詣執事三趨戟
門門人謂灣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僕實非公

若言私公庭無私以茲交戰彷徨信知庭之與堂不
啻千里况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
玉而難得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
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溪上風便囊
中金貧望甘棠而歎自引分而退也

安定先生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
爲高弟凡綱紀於學彝之力居多熙寧三年召對上
問從學何人對曰從學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
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
生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子仁義禮樂

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垂法後世者文也
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其用也國家
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
以風俗偷薄臣師瑗嘗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
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功學
校始自蘇湖終於太學出於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
今學者明夫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
曰其門人今在朝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薦孫覺之
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亮皆陛下之所知
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於民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

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
歎美之不足者也上說

唐開元十六年帝自擇廷臣爲諸州刺史許景先治虢

州源光裕鄭州寇泚宋州鄭溫琦邠州袁仁恭杭州

崔志廉襄州李昇期邢州鄭放定州蔣挺湖州裴觀

滄州崔誠遂州凡十一人行詔宰相諸卿御史以上

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錦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

令題座右帝親書且給筆札令自賦賡絹三千遺之

宋王介字中父衢州人以制舉登第平生所嗜惟書談

語多用故事知湖州日判司理請覆檢官狀云督郵

所由得此狀遍尋督郵無知者乃復入白之介曰督郵即錄參也據爾如此全不讀書聞者皆笑

宋余端禮未十歲衢婺大水與里人共處一閣閣將沉空中云宰相在內可護之有頃一物龜鼉負閣達岸賴以全後宰烏程決事風生鼠輩膽落至光宗時拜相

汪彥章守湖時為建炎初中 宦踉蹌至新市

輒寺居寺僧 相過存問時餽肴酒語次問僧姓湯與其妻同姓遂為親戚一日告宦曰金人且至盍圖避耶某山間有菴血肉在焉共處可乎宦欣從之虜

既去僧曰駐驛不遠公當速往注授因贈鏹二百緡使行乃留妻孥於菴中而去翼日舟中睡覺乃泊舟太湖邊四無人居舟人語啐啐乃取巨石磨斧扣其所以則曰官當自為之所宦惶惑未忍引決乃悲慟作書自沉焉後舟人有赴郡自首者曰僧納仕宦之妻舟人每持之需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月明中戶內窺見僧持斧以是自首汪謂僧固當死舟人受賂殺命官其刑同其妻請以亡命告身易度牒為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蹇材望蜀人爲湖州倅北兵之將至也毅然自誓必死
乃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大銀
二笏鑿竅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者望爲埋葬仍見
祀題曰大宋忠臣蹇材望日繫銀牌腰間伺北軍臨
城則自投水中且遍示鄉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甚憐
之丙子正月旦日北軍入城莫知蹇所之謂必溺死
矣既而北裝乘騎而歸則先一日已出城迎拜矣遂
得本州同知

元鄧文原僉浙西廉訪司事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
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人

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
身者也兄懇於官官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
伏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
長也刀傷右脇福兒素用右手傷宜在左何乃右也
鞠之果得直殺人者

唐杜牧之佐宣城時遊湖州刺史崔元亮大張水戲使
人縱觀牧間行其中閱竒麗得垂髻僅數歲者以財
聘之約期十年過期則別嫁不須待後牧刺湖訪其
人已嫁生子矣作歎花云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
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六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七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雜考四 記異

郡志災異附見郡紀內紀不盡者檢錄於後

唐天復三年三月浙西大雪平地三尺餘其氣如烟其

味苦十二月天大雪江海冰

天祐元年九月壬戌朔大風寒如仲冬浙東西大雪吳

粵地氣常燠而積雪常寒

齊武帝永明四年二月丙寒大風吳興偏甚樹葉皆赤
晉元帝大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饑

吳孫亮五鳳間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

室所表爲大瑞而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
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晉太康九年正月會稽丹陽吳興地震時吳興地西屬
丹陽東屬會稽

晉太和六年六月吳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大饑

明帝太寧元年吳興大水

宋文帝元嘉七年十二月吳興大水

十二年六月吳興大水

齊武帝永明九年吳興義興大水

梁武帝大同三年秋吳興生野稻饑者利焉

唐永貞元年秋浙西旱

○寶曆元年浙西旱

○長慶四年太湖決溢蘇湖大水

○太和六年二月蘇湖大水 三年同

宋紹聖元年秋蘇湖秀等州海民害民田

○咸平元年春二年春治平八年夏紹聖四年夏浙東

西頻旱

○乾興元年蘇湖秀水壞民田

○天聖四年九月兩浙雨水壞民廬舍

○大觀元年八月蘇湖常秀水災

○宣和二十八年蘇湖常潤大水災

三十年五月湖州安吉於潛山水暴出壞民田廬桑人溺死甚衆

三十二年浙西山湧暴水壞民田廬

○隆興元年浙東西大水蘇湖及崇德爲甚二年七月蘇湖常秀大水浸城壞廬田圩軍壘舟行塵市累日人溺死甚衆越月積陰苦雨水患特甚

○乾道元年六月常湖水壞圩田大饑流殍不可勝計州縣爲糜食之

二年八月湖秀大水壞民田廬積潦至於九月禾稼皆腐

六年五月湖秀大水城市有深丈餘者大饑

○紹興二年春兩浙福建饑米斗千錢時軍餉煩急民益艱食詔漕廣粟以賑又漕江東西上供粟給軍餉以寬浙民

○紹興三年八月甲申地震平江府湖州尤甚是歲逆豫隘鄧隨等州金虜犯蜀此臣犯君夷犯華之應也

○紹興四年六月淫雨害稼蘇湖二州爲甚

○紹興五年夏十八年二十九年秋三十年秋隆興元年乾道六年夏七年秋淳熙二年秋兩浙頻旱

○淳熙三年五月淮浙積雨損禾稼麥八月浙東西連雨

○淳熙六年夏秋湖水大水壞民圩田

○淳熙九年浙西湖州及浙東諸郡大饑種粒亦絕令

常平使者賑恤之

○淳熙十四年夏湖秀大旱

紹興四年四月至五月浙東西霖雨壞圩田害蠶麥蔬

粒

五年浙東西自去冬不雨至於夏秋大旱既又霖雨害稼

○慶元四年秋浙東西荐饑多道殣

○嘉泰元年浙西郡國大旱荐饑令常平使賑之

○嘉泰八年浙東西饑

○嘉定八年八月辛丑湖州火燔寺觀及民廬三百家

○嘉定九年四月至八月大雨浙東西災

十一年浙西大霖雨

十五年浙東西霖雨爲災十六年五月浙西尤甚

開禧元年夏浙東西不雨百餘日大旱
八年春夏兩浙大旱十四年又旱

○開禧六年湖州屬縣皆大水

○嘉泰六年六月旱

○嘉泰八年秋東西

○嘉泰元年浙西

○嘉泰四年浙西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七

○嘉泰六年六月旱

○嘉泰八年秋東西



吳興掌故集跋

不佞私徵家世為吳興字之厚
之友其控邑乘所載山水之
清遠人物之詭麗兵刑財產
之煩簡登耗試一未問茫無
所置對一日從友人葉頭以掌

故一集心竊羨之及竟讀此
為雲間徐長穀先生所撰次
慨然心慕焉乃人共博雅長
者集中耳目所覩記在什五
得未有者什一而所編著叢
前人未逮者什三卷吳故水

國也而先生言水利獨詳注
漕兩法防冰及樹杪諸大家乘
樓櫓僅得免深沒廬舍不可
勝計先生云自吳江垂虹堙塞
之後水患殆日加甚迄如左券使
愚從先生言諸泚水為害每勅

民不得填塞為憂板園築為藉
蕩浸尋為陵岸而時加省視疏
其血脉前日之害應亦至此惜^福
數十年之後特憶先生之言如
突已燃矣而始議徙上新學及
也且也吳真賦役實煩平日益
疲肉且盡不足啖矣正統間周
文襄公以蘇湖減稅請始蘇至
免八十餘萬石他郡亦有老先
生特紀其事揣先生激旨直欲
為吾民請節特未可路身嗜先
生以一杯之土加意吾民乃尔而

吾郡薦紳士大夫寧獨不為樂
梓叢一言異日援文表存子得稍
從末減則寬一分受一分之賜且
請之郡邑大夫以暇備活水道
決壅去滯不至如前以云為豪
滑浸肉之骨而出之沮洳吾儕

小民嘗不呼唐祭亦不復覓山
菊芳也先生注香九原可作願
與執鞭惜其書漫滅不可久後
授之梓懸之園門敬邀先生之
惠且以明先生不忘吳人吳人
亦不忘先生報既成而題數言

於簡末

旅蘆後學茅獻徵彥

先父識



舊曾見刊本項曰輯廣德志郡境與長興相接復浞合友借閱是書
留數月始還幸免善忘如過眼寶山依然字手也壬子正月二十日耕厓刷廣樂

